

藥城集

三

樂城集卷第四十

戶部侍郎論時事六首

論陰雪劄子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
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
農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為未也則釋
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為矣而天意不
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
為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
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煥燬秦之末周
峻刑暴斂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是
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今豈
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責已
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失苟以為
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
聞商高宗雉雒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
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為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
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代邢夫親任
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為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誠得其時當其辜耳臣
竊惟近者天地之變常半歲苦旱半歲苦陰陰陽之
氣一有過差浸淫爛熳而不能及今雨雪既甚久而
不止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和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日
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上下觀望化而
為一監司之臣以不執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釋酒稅為優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
治事以辦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薰客是非以不事
事為安靜以不別白黑為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
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臣猾
吏乘其間以侵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
其實則虐也陛下誠欲消復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
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凜然知有所畏苟
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浸淫爛熳往而
不友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扑以縱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
易回也待臣罪地官以簿書米鹽為職出位而言罪
在不赦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致位

於此豈欲責臣 齟齬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萬
死獻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轉對狀

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臣
待罪地官以財賦爲職朝夕從事今於半年耳目所
接或于利病敢緣虞人守官之義庶幾百工執藝以
諫謹條具本職三事昧死上獻

一臣伏見本部一月出入見錢之數率皆五十餘

萬貫罄竭所得僅給經費而已稍加佗用輒
干求朝廷方能辦事有司惴惴常有闕事之

懼臣聞古之爲國皆食租衣稅而足降及近

世始有鹽鐵酒稅之利凡郊廟朝廷祿士養
兵裨邊睦隣百色取具於此蓋天之所生地

之所產足以養人自三代漢唐至於祖宗之
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萬里耕稼

相屬而以不足爲憂臣實怪之孟子有言無
政事則財用不足臣愚無知意者朝廷之政

豈有所未立故耶臣觀諸道監司自近歲以
來觀望上下無復厲精之實妄意朝廷以不

親細務爲高以不察姦吏爲賢於是巡歷所

至或不入場務不按有罪卽縣靡然承風懦
者頽弛權歸於吏貪者縱恣毒加於民四方
嗷嗷幾於無告其他害理而傷化者非臣之
職臣不敢議也若夫兩稅征商酷推無故虧
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職也欲乞陛下下持降
指揮令本部左曹具諸路去歲三事增虧之
數其非因水旱灾傷特以寬弛不職而致虧
欠者擇其最甚黜免轉運使副判官罰一以
勸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趨也如此施行庶幾
財賦漸可治矣

一臣聞漢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爲政漢非無尚
書而唐非無卿寺也蓋事不在耳先帝法唐
之故專任六曹故雖蕪置寺監而職業無幾
量事設官其間蓋有僅存者矣頃元祐之初
患尚書省官多事少始議併省卽曹所損纔
一二耳而寺監之官如鴻臚將作舊不設卿
丞者紛紛列置更多於舊中外之議以此疑
惑以爲朝廷爲人設官非爲官擇人此言一
出爲損非細其於治體非臣所當議也而至
於京師廩給之厚出於本部故臣願明詔有

司減去寺監不急之官以寬不貲之費而已
一臣聞財賦之源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
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
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晉州比
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
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
雖異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
及特縱捨田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
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
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
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皆困故內帑別藏
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弄故臣願
陛下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椿之物歸之轉運
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
江綱船之類一經掣劃例皆封椿夫闕額禁
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之費罷此給被
初無封椿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損於舊而
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
窄船運糧其費特甚重複刻剝何以能堪故

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
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
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上供有期
戶部亦有賴矣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請戶部復三司諸案劄子

臣以愚拙待罪戶部右曹俛仰幾歲訖無云補竊嘗
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制既殊利害相
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
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胃案以爲軍
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前件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
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
然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猶爲諸司所
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
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它司可比推原其意非以
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
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
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
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

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羣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論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於筭矣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凡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復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所有不相爲用而轉運司始不勝其弊矣近歲嘗詔罷外監丞識者趨之旣而復故物論所惜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止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止隸提刑司欲有興

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頃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須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使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修造歲有料例遂令般運堆積以分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十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備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而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之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凡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凡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譏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而工部工拙可得

而考矣事在本職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貼黃三司設案舊職今分隸膳部尤禱寺雖所掌飲食帳設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當如上三案分隸戶部

論開孫村河劄子

臣爲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縉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事有一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驚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爲深憂羗人困窮旋聞款塞惟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稍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與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啓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

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固執開河分水之策雖權能大役而兵功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爲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輒起舉動善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爲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爲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榮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埭減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爲害公私捐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榮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埭減失此大利

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漕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埋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爲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厚累尺宿麥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君立家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爲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兵夫稍芟其數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稅完復爲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爲東流之患哉此思冀以北漲水爲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爲塘水以捍胡馬之衝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已無幾矣其爲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爲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爲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圖畫而知此河入虜界

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爲矣又臣訪聞今崇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板築之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放凍來歲春暖復調就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若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耻於不效而堅持之於上小臣急於利祿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纔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默誰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畫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取進止

貼黃臣訪聞河北轉運司今年應副開河費
用錢七萬三千餘貫糧一十七萬餘石稍草
一百五十二萬餘束方穴傷之後極力剗削
先了河事後及經費極爲不易若使今年不
興河役則上件錢糧稍草別將應副他事已
自有餘深爲可惜雖已往之事不可復追而
來年不可復使河北重有此費

再論回河劄子

臣頃聞朝廷議罷回河來年當用役兵開河分水臣以爲天下財賦匱竭河朔災傷之後民力未復未堪此役輒奏言不便旣而採察衆議聞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到闕昌言於朝曰黃河自小吳決口乘高注下水勢奔快上流堤防無復決怒之患而下流湍駛行於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請不役一夫不費一金十年之間保無河患大臣以其異已罷歸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張景先三人重畫回河之計三人利在回河雖言其便而亦知其難成故於議狀之未復言若將來河勢變移乞免修河官吏責罰都下洶洶傳笑以爲口實蓋回河之非斷可知矣然近日復聞內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復故道終爲河朔之患外廷踈遠不知此說信否然衆心憂懼深恐羣臣由此觀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職在財賦憂責至深不敢畏避誅戮願畢陳其說方今回河之榮中外譁之孰矣雖大臣固執亦心知其非無以藉口矣獨有邊防一說事係安危可以竦動上下伸其曲說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盡達是以遲遲不決耳昔貞宗皇帝親征澶淵拒破契丹因其敗亡與結歡

好自是以來河朔不見兵革幾百年矣陛下試思之此豈獨黃河之功哉昔石晉之敗黃河非不在東而祥符以來非獨河南無虜憂河北亦自無兵患由此觀之交接夷狄顧德政何如耳未聞逆天地之性引趨下之河升積高之地興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爲設險之計者也昔季垂孫民等號知河事嘗建言乞導河西行復禹舊迹以爲河水自西山北流東赴海口河北諸州盡在河南平日契丹之憂遂可無慮今者天祥中國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決溢漸及虜境雖使異日河復北徙則虜地日蹙吾土日紓其爲憂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過計以爲中國之懼遂欲罄竭民力導河東流其爲契丹謀則多爲朝廷慮則踈矣議者或謂河入虜境彼或造舟爲梁長驅南牧非國之利臣聞契丹長技在鞍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繫橋當先兩岸進築馬頭及伐木爲船其功不細契丹物力寡弱勢必不能就使能之今兩界修築城柵比舊小增輒移文詰問必毀而後已豈有坐視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設虜中遂成此橋黃河上流盡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戰艦養兵聚糧順流而下則長艘

巨纜可以一炬而盡形格勢禁彼將目止矣巨竊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陳此說意其謀已出口重於改過而假此不測之憂以取必於朝廷耳不然豈肯於天下困弊河朔灾傷之後與數十萬夫費數千萬物料而為此萬無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興勢不止預約功料有少無多官不獨辦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數倍公私費耗必有不可勝言者矣苟民力窮竭事變之出不可復知飢餓相逼必為盜賊昔秦築長城以備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設險巨恐河不可回而民勞變生其計又出秦下異日雖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數年以來休養民物如恐傷之今河已安流契丹無變而強生瘡癥以擾之非計之得也故臣願陛下斷之於心罷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決小吳於今九年不為不久矣然虜情恭順與事祖宗無異陛下誠重遠大臣姑復以三年觀之事又情見大臣之言與天下之公議可以坐而察也臣不勝區區憂國之誠于犯斧鉞死無所避取進止

貼黃朝廷雖已遣范百祿趙君錫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其議事勢甚重中外誰不

觀望風旨百祿等雖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為身謀能以實告也故不避再瀆復為此奏非陛下斷之於心天下之憂未知所底也

三論固河劄子

臣近者聞有內批降付三省言黃河若不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初聞此旨中外無不驚愕以為黃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橫議欲壅令復東異同之論方相持未決而此旨復降臣下觀望誰敢正言方衆心憂疑之際旋聞復有聖旨收入前降批語羣臣釋然咸知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深得古先聖王改過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樂告善道之意然臣竊聞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樁京東新法鹽錢三十五萬貫指揮河北收買開河梢草繼又商量調發來歲開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復疑何者朝廷近遣范百祿等按行河事利害若開河之議可行無疑則安用遣使若猶遣使則開河之議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門而一面收買梢草調發役兵則是明示必開也形欲令使者嘿喻欲開之旨臣雖愚暗竊恐非陛下虛已無心欲來公議之意也伏乞速降指揮收回買梢發兵二事

使范百祿等明知聖意無所偏係得以盡心體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誤國計今中外財賦匱竭見錢最爲難得新法鹽錢不屬戶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輕用況河北灾傷之餘明年大役決不可興雖如今歲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財傷爲害已甚將來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使猶當計校利害寬展歲月調兵買稍皆非今歲所急若范百祿等以開河爲不便則聚兵積稍七草輕脆稍經歲月化爲糞壤皆非計也况所用稍草動計千萬一時收買價必踴貴若止令和買則所費不啻必非止三十五萬貫可了若令配買則河北灾傷之餘民間大有陪備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慮也臣受聖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竊不自量再三千與國論罪當萬死不敢逃避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戶部侍郎論事時三首

乞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竊見木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米鹽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爲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因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饑饉因之以師旅其爲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于費用錢物者隨事者許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

樂城集卷第四十

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救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爲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取進止

貼黃勘會項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然所減已約及二十餘萬貫不爲無補今若事無大小並量行參酌裁損則爲利必大伏乞聖慈早賜施行

論侯僛少欠酒課以抵當子利充填劄子

臣竊見今月二十二日勅滑州蒲城縣百姓侯僛少欠酒務課利等錢特許將子利並充欠數已拘收抵當契書依舊在官仍許納錢收贖所欠課利等錢與均作七年送納仍免差人監催餘人不得援例巨竊以民間欠負合催合放皆有條法上下共守凡有寬

貸皆先經戶部勘當於法無礙然後施行未有如侯僛之比直自朝廷批下聖旨更不問條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衆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竊疑性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應千欠負之家皆懷不平之意已具狀申尚書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訖臣今竊聞侯僛係皇太妃親戚二聖篤於恩愛特爲降此指揮疎賤之臣不當更有論奏然臣職左右曹專掌坊場法度祖宗條約當與天下共之不宜以宮禁以私輒有撓敗臣恐此門一啓官中遞相扳援其漸可畏臣若失職不舉其罪大矣竊惟皇太妃供養二宮動循禮法外廷雖疎未聞有過差之事今侯僛所欠不過萬數千緡耳若以私親之故出捐金帛以濟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傳誦無復間言公法既完國勢增重其於太妃盛德亦非小補也臣不勝區區守法愛君之心欲乞追還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以私愛害公義干冒鈇鉞俯伏待罪取進止

貼黃契勘人戶承買場務如有拖欠官錢已拘收抵當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納官兼拘收抵當亦合依條出賣今所降聖旨有此違

礙

再論裁損浮費劄子

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賁近下至官曹胥史旁及官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官掖浮費名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己爲人無所不可其欲裁損官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郎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爲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前

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干犯銖鉞取進止

翰林學士論特事八首

論黃河必非東決劄子

臣去歲領戶部右曹以財賦不足而開河之議不決河北費用不貲曾三上章論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孫村以東故道高仰勢決難行是特大臣之議多謂故道可開西流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祿趙君賜親行相度以人情論之符合大臣則易爲言違皆大臣則難爲說而百祿等既還皆謂故道不可開而西流不可塞何也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趨下可以一言而決故百祿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權要效其誠說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議皆以爲當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頻併河流暴漲出崖由孫村東行以理言之蓋河上每歲常事耳其都水監勾當公事李儒與河埽使臣因此張皇申報以分水爲名欲因發回河之議都水監從而和之亦以僥倖欲成回河之役臣竊以爲此輩類多小人不知遠慮河若安流則無以興起功役功役不起則

此輩差遣請受不可僥求惟有河事一興則求無不可而況大臣以其符合已說樂聞其事乎臣竊聞見今河道西行孫村側左大約入地二丈以來而見今

出位而言正與兄軾無異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舉朝臣僚懲創前事無有一人爲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己狂愚率易伏候誅譴取進止

申報漲水出崖由新開口地東入孫村不過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漲水而奪入地二丈河身雖三尺童子

貼黃訪聞孫村出崖漲水今已斷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聖旨差不干礙

知其難矣然朝廷遂爲之遣都水使者興兵工開河道進鋸牙欲約之使東今方河水盛漲其西行河道

乞罷修河劄子

若不斷流則遇之東行實同兒戲昔蘇堙洪水汨陳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載而功不成蘇以殛死今

臣於去年嘗再具劄子論黃河漲水於孫村出岸東流本非東決而吳安持李儒等附會大臣欺罔朝聽

一河雖小而河朔百萬生靈安危所係奈何不計利害而輕動之哉臣願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觀水勢所向

欲因此塞斷北流東復故道差官調夫於今年春首興起大役臣竊疾之是以不避煩瀆越職獻言以爲

朝夕之憂其故道堤坊壞缺之處略加修完免其決溢而已至於開河進約等事一切不得與功仍不許

心力止其事是時大臣固執前議天聽高遠言不能回臣尋被命出使契丹道過河北見州縣官吏訪以

奏辟官吏調發夫役候河勢稍定然後議之不過一月之後漲水既落則西流之勢決無移理而群小妄

河事皆以目相視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還自虜中所過吏民方舉手相慶皆言近有朝旨罷回河大役

說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勢稍定倉猝之間即行應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請受因緣生事勢難禁

命下之日北京之人驩呼鼓舞以爲二聖明見千里之外雖或巧爲障蔽而天日所照卒無能爲惟減水

止則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軾前在經筵因論黃河等事爲衆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

河役遷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間竊議意大臣業已爲此勢難遽回既爲聖鑒所臨要當遵盡

罷今月六日果蒙聖旨以旱災爲名罷修黃河候今秋取旨大臣覆奏盡罷黃河東北流及諸河功役民方憂旱皇皇之際聞命踊躍實荷聖恩然臣竊詳聖旨不謂減水河必不可開而託名旱災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過而大臣復請遍罷諸河以蓋獨罷減水之迹上下相蒙體實未便何者北流堤防積歲不沱近來南宮宗城等處決溢皆由堤防怯薄夏秋水漲勢不能支都水官吏竊幸其事因爲回河減水之說既不依常理興功貼築甚者又大計閉塞決口功料以形比孫村回河之費意謂彼此費用相若則孫村之役不爲過當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過瀛深洛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數州之民受害尤甚至於東流故道地勢積高必不可復所聞減水河雖不開出每歲漲水必由此行歲歲於高往事可驗縱復開掘深廣河淤一上勢不復存於此施功顯是枉費國力而捨彼爲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憂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復東若使上下誠有不知誤與大役雖傷財害民爲患不小而事有過誤於君臣之間逆順之際未爲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議遠衆悖理決不可爲而協力主張膠固爲一去歲

所罷今歲復行順之者任用違之者斥去雖被聖旨猶復遷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語激切中外聞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觀之則是大臣所欲雖害物而必行陛下所爲雖利民而不聽至於委曲回避巧爲之說僅乃得行君權已奪國勢倒植臣所謂君臣之間逆順之際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陛下旣得其所聞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願望有不爲陛下用者矣故臣願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之必盡黃河旣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胎北流堤岸罷吳安持李儒都水監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獨河事就緒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虛誑欺朝廷弊事庶幾漸去矣臣待罪翰苑身無言責冒昧忠讒訶貴近罪合萬死然念頃自初任知縣蒙二聖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無敢言者矣斧鉞之誅所不敢避取進止

貼黃訪聞修河司承受內臣鄭居簡近爲黃

河故道不可復行不敢虛占本職請受乞先罷任已蒙朝廷允許以此觀之顯是修河司不消復存其吳安持李備尚自貪祿拈權未即引去伏乞早賜罷免所有修河見司管職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揮令河北轉運司結絕

訪聞修河司妄舉大役畧無所益而費用錢糧物料萬數不少河北災傷之後極不易應副縱是封樁錢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轉不干礙官具前後所費用過數目結罪保明聞奏所貴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實今後慎於興作
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首

一論北朝所見於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見北界兩事於中朝極為不便謹具條列如後

一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晉守邢希右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臣謂觀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

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鄮顯押燕為臣轍言先臣洵所為文字中事迹頗能盡

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

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伏苓賦必

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

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

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為少燕

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藝之語無所不

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

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

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為賞罰亦不能

禁惟是禁民不得擅開板印行文字令民間

每欲開板先具本中所屬州為選有文學官

二員據文字多少立限看詳定奪不犯上件

事節方得開行仍重立擅開及看詳不實之

禁其今日前已開本仍委官定奪有涉上件

事節並令破板毀棄如一集中有犯只毀所

詳不法亦如此庶幾此弊可息也

一臣等竊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

勢無由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富爾也謹案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抄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鐵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巨等嘗聞議者謂可於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鐵錢兌換般入等累州軍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綉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利不小

二論北朝政事大畧

臣等近奉勅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國信使尋已具語錄進呈訖然於北朝所見事體亦有語錄不能盡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謹具三事條列如左

北朝皇帝年顏見今六十以來然舉止輕健飲

嚼不衰在位既久頗知利害與朝廷和好年深蕃漢人戶休養生息人人安居不樂戰鬪加以其孫熙王幻翊頃年契丹大臣誅殺其父常有求報之心故欲依倚漢人託附本朝爲自固之計雖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過界後見其臣僚年高曉事如接伴耶律恭燕鄭顛之流皆言及和好嗟歎息以爲自古京三司使王經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所未有又稱道北朝皇帝所以館待南使之意極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帳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離帳下不數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緣接伴南使之勞以此觀之北朝皇帝若且無恙北邊可保無事惟其孫燕王骨氣凡弱瞻視不正不逮其祖雖心似向漢未知得志之後能彈壓蕃漢保其祿位否耳

一北朝之政寬契丹虐燕人蓋已舊矣然臣等訪聞山前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爭鬪殺傷之獄則有此弊至於燕人強家富族似不至好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於燕地牧放

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稅土兼賦
 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惟是每有急速調
 發之政即遣天使帶銀牌於漢戶須索縣吏
 動遭鞭撻富家多被強取玉帛子女不敢愛
 惜燕人最以為苦蕪法今不明受疎濶獄習
 以為常此蓋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縣蓋
 亦粗有法度上下維持未有離析之勢也
 一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講其書每夏季輒會諸
 京僧徒及其群臣執經親講所在修蓋寺院
 度僧甚衆因此僧徒縱恣放債營利侵奪小
 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緣此誦經念佛殺
 心稍悛此蓋比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
 右謹錄奏聞乞賜省閱亦足以見鄰國向背得失情
 狀取進止

三乞罷人從內親從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每番人從內各有親從官二
 人克牽權官訪聞自前牽權官並只是宣武長行不
 差親從官止於近歲始行差充綠親從官多係市井
 小人既差入國自謂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後恣情
 妄作都轄以下望風畏避不敢誰何雖於使副亦多

蹇傲夷狄窺見於體不更昨來左番有李寔一名見
 作過犯已送雒州枷勘施行綠選差使副責任不輕
 謂不須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譯語殿侍別具
 語錄足以闕防欲乞今後遣使其牽權官依舊只差
 宣武長行更不差親從官取進止

四乞隨行差常用大車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於車營務差到車六兩般載
 官司合用諸物其車多是低小脆惡纒行一兩程即
 致損壞沿路不輟修完僅能到得雄州極為不便蓋
 為國信內有鞍轡等匣舊例不使常用大車須得別
 準備此車專充入國既居常不使風雨暴露積久損
 爛臨時差撥但取數足致有此弊竊見每歲按送伴
 臣使只便常用大車頗極牢壯今若令人國亦只遷
 差常用大車四乘令勾當使臣等自辦篋竹於車箱
 前後夾縛安置諸匣利無不便免使沿路修車煩擾
 州縣極為穩便取進止

五乞立差馬及駝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竊見一行所用馬及索馳並於太
 僕寺及駝坊差撥檢會條貫俱未有差撥日限由此
 坊監公人例於使副臨起發日然後差撥蓋逐坊監

多有病患駝馬本處避見倒死科較利在臨時差撥雖要期限迫促入國使副雖知不堪無由退換以此入界之後經涉若寒嶮遠多致倒死有誤使事欲乞今後所差入國駝馬並於起發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時開報使副令看驗揀擇取進止

為旱乞罷五月朔朝會劄子

臣伏見去冬無雪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未入旱勢闊遠歲事可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聖心焦勞請備至發倉粟晉上供米以救饑饉苟可利民無所愛惜而天意未回旱氣日甚臣實憂之竊惟古之明君遇災恐懼內既竭其誠心齋用勸分以濟民厄外必避殿減膳廣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聖既勤其內而外事未修五月之且將御之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祕憂懼之實民莫得知徒見陛下晏然坐朝臨御大衆民愚無知或謂陛下不畏天災不卹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順以此救旱所損大矣臣愚伏願陛下舉行祖宗故事明照有司罷朔會避正殿損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如此施行雖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過群情悅伏神亦將助以此救旱非小補也

近日執政大臣雖曾奏乞辭罷職任以答天變而所請未力無益於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則大臣勢難獨止雖未可遽從若且例降一官埃得雨而復君臣協心災庶可止臣備位禁林心有所見不敢緘嘿或加采納乞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意行下於體尤便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一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御史中丞論時事七首

乞舉御史劄子

臣以空踈備位執法當得僚佐以助不逮竊見兩院御史見止三人而兩人辭免未入不獨言者寡少於朝廷得失有所不盡而六察所治事務至煩力有不及則百司怠廢頃者員缺不補動經歲月衆論莫不疑怪臣竊見唐制臺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勅命雖行皆拒而不納至本朝雖稍損其舊然亦必令本臺與兩制分舉而人主自擇其可者用之初無執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難非獨今日故自唐太宗以來兼設監察裏行以待資淺之士而祖宗舊制亦許用京朝官知縣以上立法稍寬易於應格近日舉法須得實歷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於今而獨於言事官重爲艱阻實未允當臣頃在內外制見每有詔下同列相視患無合格可舉之人所舉既上又多不用却於前任臺官中推擇任使雖云舊人不免出自執政所可殊失祖宗博舉之意臣今欲乞並詔本臺及兩制依故舊制舉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縣通判初任知縣從聖意選擇補足

見闕仍依舊置監察裏行所貴祖宗選任臺官舊法不至墮壞而綱紀之地易於得人亦免遺曠取進止

乞罷熙河修質孤勝如等寨劄子

臣伏見西夏輕狡屢臣屢叛爲患莫測昨與延安商量地界遷延不決捨歸本國招之不至邊人之議始謂地界自此不可復識而坤成賀使亦當不至矣今者天誘其衷使者旣已及境而地界復議如故方其未遽告絕招懷之計猶可復施此實中國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慮不於今日窮究端由窒其繫障必埃邊患旣起而後圖之則無及矣臣聞熙河近日創修質孤勝如二堡侵奪夏人御莊良田又於蘭州以北過河二十里議築堡寨以廣斥候夏人因此猜貳不受約束其怨毒邊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見矣徒以歲賜至厚和市至優是以勉修臣節其實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豈肯帖然不作過哉何者中國旣失大信則夷狄不可復責故也臣竊惟朝廷之於西夏棄捐金帛割裂疆土一無所愛者累年于茲矣而熙河帥臣與其將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覲功賞以害國事深可疾也頃年熙河築西關城聲言次築龕谷鬼章疑懼遂舉大兵攻擾一路瘡痍

至今未復今既城質孤勝如其勢必及龔谷夏人驚疑正與鬼章事同由此言則之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蘭州之爲患所從來遠矣昔先帝分遣諸將入界李憲當取靈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責自是以來築城聚兵完械積粟勞費天下動以千萬爲計議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請求遺利以爲金城本漢屯田舊地田極膏腴水可灌溉不患無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無堡障凡西關龔谷質孤勝如與過河築城皆所以爲堡障也從來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爲夏人所殺况於築堡致寇無疑而朝廷恬不爲怪坐視邊釁之啓深可惜也夫蘭州不耕信爲遺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則其爲患比之不耕蘭州何翅百倍故臣以爲朝廷當權利害之重輕有所取捨沉蘭州頃自邊患稍息物價漸平比之用兵之時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勞費磨以歲月徐觀閒隙俟夏人微弱決不敢爭乃議修築如此施行似爲得策臣不知邊臣何苦而爲此忽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名將也以爲頓兵堅城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後帝使哥

舒翰攻拔之雖開屯田復軍實不爲繼補而士卒死亡略盡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爲深戒此則今日之龜鑒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必復叛用兵之後不免招來其爲勞耻必甚今日敵人強梁則畏之敵人柔伏則陵之恐非大國之體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臣聞朝廷欲遣孫路以點檢弓箭手爲

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觀孫路昔在熙河隨

李憲等造作邊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

狃習前事不以夏人逆順利害爲心而妄圖

蘭州小利以失國家大利伏乞明賜戒敕若

因界至生事別致夏人失和勞民蠹國罪在

不赦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責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

交爭薰蕕共器又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忿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封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相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蒞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真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舍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內臣僚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欽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當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

進言持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願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脂膏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過便流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又而彌堅慎用左右之近臣毋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取進止

論執政生事劄子

臣聞宰相之任所以鎮安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職賞罰各當其實人主垂拱無爲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職也臣竊見近者執政進擬鄧溫伯爲翰林學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書舍人不肯撰詞給事中封還詔書御史全臺兩省諫議皆力言其不可議論洶洶經月不定而執政之意確然不回溫伯既

仍舊就職而言者並獲美遷質之公議皆不曉其故若謂執政誠是耶則給舍臺諫並係所選豈其皆非若以論者誠非耶則不加黜責並獲優寵進退無據是以公議皆謂朝廷自知其非但重於改作而已今者謗議未息又復進擬禮部侍郎陸佃兵部侍郎趙彥若權本部尚書中書舍人二人復相次封還陸佃之命臣竊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務勢須必行者也上既不出於人主下又不起於有司皆由執政出意用人致此紛爭內則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厭於煩言焦勞彌月下則侍從要司失其舊職綱紀廢壞至於賞罰顛倒頃所未聞臣不知為政如此得為鎮安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頃者諸曹侍郎闕人朝廷始擢用諸卿監為權侍郎蓋以不權侍郎則本曹公事闕官發遣如禮兵諸部事至簡少雖無侍郎但責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復權尚書此何說也若謂侍郎久次當遷尚書臣不知尚書久次當遂遷執政乎此則為人擇官而非為官擇人之意也臣待罪執法竊慮聖意未經究察但見執政歷詆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羣臣無由自明今後更有如此等事無敢守法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區區獻言不覺

煩瀆罪當萬死取進止

論言事不當乞明行黜降劄子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故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惟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並進職雖人臣迫於朝命黽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苦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賜主張行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惟乞勿為隱忍包含之計使臣望俱受其謗不勝其幸取進止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三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

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
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
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
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
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
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
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
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皋陶不仁者
遠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
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
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
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
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
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
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
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
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
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
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眞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
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

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
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
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
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
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
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
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
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
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
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捫牧天下無
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心爭一爭之後
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
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
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終四方追迹三代今
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
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卒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
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
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
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

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有之於外蓋已厚矣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賈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聞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

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徒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待止如此則異同之迹亦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取止

再論燕河邊事劄子

臣近以熙河帥臣范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熙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功賞今育難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觀望朝廷爲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議論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爲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狄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狄勝如蘭州亦不可守養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閑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乘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墮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修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質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面蕃董種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遺苗，屢多持金幣以醇忠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種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種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種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順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苦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慮，以旄鉞寵綬篡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修臣節，未顯皆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綏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

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復，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神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當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獲鬼章，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況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蕙聞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昔未有住坐之處，却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專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相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勝負未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任責，而使聖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願熙河遭此

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觀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回至狹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長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兵乃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熙河搖動之秋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熙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懷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取進止

貼黃葉康直頃歲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曹肇諫議大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然及合兒男掘取窖藏斛斛貨賣及建言欲由涇原路入界和顛事乘人夫為知求與軍呂大防所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冀於法康直素事李憲憲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熙河方及側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

种朴昔因求樂履帥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觀戚徐勳矯為諂奏妄自保明勞效

仍邀取諸將賂遺并奏其功先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停替諤因此憂患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責臣恐熙河終未寧靖也

樂城集卷第四十二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九首

再論舉臺官劄子

右臣等近准尚書省劄子勸會御史中丞蘇轍待御史孫升同舉到監察御史貳員內壹員不會實歷通判不應條壹員與執政官礙親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蘇轍孫升同別舉官二員聞奏者檢會元祐三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等竊見後來所用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三人並非實歷過判之人緣上件所降朝旨係諫官御史並用實歷通判一年即無分別今來人才難得之際若臺官獨拘苛法必至闕官况自立法以來前後本臺及兩制官並舉到實歷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詔足見臣法難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諫官體例於臣等前來所舉人中選擇除用免致言事之官久闕不補於體不便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三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率方召還為戶部待

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種誼種朴本路差遣更擇熙河師臣使之懷柔異類謹修邊備雖蒙聖旨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熙河其於邊事一皆如故臣方以為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以為夏人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見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案二寨雖昔嘗與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囉兀水樂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語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熙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所故也邊計一失遂為夷狄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糧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木足觀其輕敵無謀貪功嗜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蓋前失闕陝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已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

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取進止

貼黃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

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黃河所費兵夫

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

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

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事爲戒與大臣熟議

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再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

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蕃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實嬰灌夫睥睨宮禁僥倖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憂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接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餓功未可觀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遺隙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獲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

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額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額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額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殫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額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首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額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旣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額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

役錢只得支雇役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隣路隣州而不得通融隣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顧而官不爲顧如此之類條自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復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誑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遠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候誅譴取進止

四論熙河邊事劄子

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晉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諭育措置邊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旣追竊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責矣育知熙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

三千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哩之後欲以仁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爲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絕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爲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熙河幸其聽從之間於四十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版築未移戎馬卽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在直所在輿忿恚之師爲必取之計則閔陝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徇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况復育等既結阿里骨之怨二隙交邁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瓊瑣臣肯屬以爲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孤忠憂國再三千瀆天聽耳埃斧鉞取進止

論吏額不便二事劄子

臣頃於門下中書後省詳定吏額文字已具進呈後來都省吏額房別加改定施行其間二事最爲不便人情不悅是致六曹寺監吏人前後經御史臺論訴者不一本臺亦曾爲申請終未見果決行下臣昔既手綜其事今又目覩所訴理難默已謹具條列如後

一自官制以來六曹寺監吏額累經增添人溢於事實爲深弊臣既詳定卽依先降指揮取逐司已行兩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釐以立人數然是時逐司之吏僅三千人皆懼見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稟白三省執政言事千衆旣懷疑懼文字必難取索雖或以朝廷威勢逼令盡供及至裁損必致紛競於體不便不若且據事實立成定額俟將來吏人年滿轉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施行不過十年自當消盡雖稍似稽緩然見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極爲穩便當時執政率皆許諾遂於元祐二年十一月內具狀申尚書省其略曰今來參定吏額本欲稱事立額量力制祿唯務人人放實事務相稱卽

非苟要裁損人額及減廩祿縱人額實有可

損亦候他日見闕不補即非便於法行之日

徑有減罷若非朝廷特降指揮曉諭本意終

恐人情不以爲信致供報不實虛陷罪名尋

准當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申臣

等遂備坐出勝曉示逐司自此數月之間文

字齊足方得裁損成書却被吏額旁遺廢上

件聖旨指揮將所減人數便行裁撥失此信

令人情洶洶又緣此任求壽等得騁其私意

近下人吏惡爲上名所壓者即爲撥上名於

佗司侍即左選爲下名學級在吏額旁故爲

閑慢司分欲遷入要局者即自寺監撥入省

曹於大里寺任求壽親情信任情紛亂

弊倖百出由此舊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

所訴說前狀已具開陳下則衆口怨謗感傷

和氣上則朝廷失此大信今後雖有號令誰

後聽從臣今欲乞只依前伴聖旨將所損人

額直候佗日見闕不補是在人數且依舊安

存况尚書左選撥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

指揮發遣歸元來去處伏乞檢會此例一體

施行

一六曹寺監吏人多係官制以前諸司名額其請

受多少及遷轉出職遲速高下各各不同及

官制後來分隸逐司一司之中兼有舊日諸

司之吏臣詳定之日與衆官商量以謂若將

舊日諸司之吏納入今日逐司各額則其請

受遷轉出職參差不齊理難均一蓋將遂司

數種體例併爲一法其勢非薄即厚非下即

高若不虧官必至虧私虧官則然而不言虧

私則不免爭訴俱爲不便况今舊司吏人並

權新額請受許從多給遷補出職皆依舊司

並有見行條貫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勞而定

及吏額房創意改更務欲一例從新以顯勞

效遂除見理舊司遷轉已補最上一等名目

見理年選更無遷轉職名之人即聽依舊條

出職若就選試補填闕者令候降到新法施

行所有依舊司遷補出職指揮更不行用竊

緣舊諸司吏人根源各別立法不同不可槩

以一法新法雖工止於一法而已以待新法

吏人則可以待舊法吏人則不幸者必衆求

其無訟不可得矣見今刑部田舜賢等經臺
理訴勢必難抑欲乞止依後省所用舊條庶
幾便可止絕

右臣聞孔子論爲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
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今初議吏額羣吏疑懼陛下
與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將來雖有所
損直候見闕不補聖旨明白人謂信然競出所掌文
案輸之有司臣賴之以立條例曾未逾歲書入佗司
凡有所損卽行裁撥棄置大信略無顧惜此正先聖
之所禁也燕前件二事如後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極
爲易行如吏額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極爲難守今
棄易卽難以招詞訴又政事之大夫也伏乞聖慈速
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羣吏之志取進止

乞差官權戶部劄子

臣伏以戶部財賦出入之地天下之劇曹而民之司
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將亂今權尚書梁燾方辭免不
出而兩侍郎皆新除未到獨一韓宗道以刑部兼權
則是平日四人職事并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
入戶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來日出視事幾
至日没而罷今既無所統領郎官多相隨早出及議

論不一凡事無所取決以致文移壅滯囚禁稽留臣
愚以謂方正官未到之間當更差一二人時暫權攝
今學士給舍共有六人職事稀簡宜擇詳熟吏事者
俾權其職庶幾財賦重事不至曠廢取進止

三論舉臺官劄子

臣近准勅與孫升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尋准尚書省
劄子以一員不曾實歷通判令別舉官聞奏臣檢會
元祐三年六月八日聖旨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殿中
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升朝官通判資叙實歷一年
以上人舉官准此臣竊詳上條本爲朝廷降授而設
後來朝廷所除諫官如吳安詩劉唐老司馬康二人
皆未曾實歷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尋又蒙尚書省劄
子令依條別舉臣退復思念豈以除諫官皆出聖意
故得不依條法舉臺官出於有司故不得援例邪竊
惟前件三人惟司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
康亦素有清譽或爲二聖所知至於吳安詩劉唐老
此二人者何緣得被聖眷若非大臣進擬或嘗有薦
導陛下何緣知之竊謂本臺所舉亦合依例施行况
朝廷前後所用百官亦多不應格豈固違法蓋不得
已也若獨於臺官固執近法中外必以爲疑伏乞檢

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堂除太寬劄子

臣頃權吏部尚書竊見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闕大小使臣及選人皆使二年以上闕雖闕少員多事不得已而待闕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復見堂除人亦有待闕及一年以上者人情驚駭昔所未見蓋祖宗朝堂除舊例見闕然後差除因事然後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闕不至又遠近歲監司以上員數至多而擬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勝舊徒使監司闕額不足以應副來者而已至於知州以下舊人未減新人日增蓋由于謁成風除授無法雖稱以才擢用其實未免緣故至於待闕又近所任閑劇衆口譏評皆爲之說只如開封司錄舊用歷知州人頃自郭駿之後未及三年而迭用陳該張淳陳元直二人率皆資望輕淺政績未聞已見新故相代輕用堂除於此可見及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後謹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埃有闕方差推見今堂除人輪環克補其新擢用者皆須功譽顯著然後得差蓋用法要須員闕相當未聞無闕添人謂之擢才濟用者也如此數歲若見闕稍多然後量闕選才理無不可

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復待闕與四選稍異亦旌勸之義也取進止

論前後處置夏國事劄子

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事非方乞移范育神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曷再三煩瀆罪合方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蹶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往賜冊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邊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爲改易前詔不候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糴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未樂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緩州舊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爲荒閑

近黃河者仍以河爲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爲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於熙蘭所謂欲以蘭州黃河之北二十里爲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科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爲界邊臣雖爲此說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輒爲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歲入幾何二說相遠理難遞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遂生厲階而熙河帥臣與其將佐乃敢不候朝旨於元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具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爲差誤以

吏部見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爲守把臣謂苟以此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徵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蓋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夷狄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乞檢會前奏移降育誼置之他路別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他則令推公心具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觀朝廷初無定議方熙河邊釁之作也急召帥臣質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選帥熙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乃移朴涇原獨留育誼若以召育爲是則今遣之爲非矣若以移朴爲當則獨留育誼爲失政矣政令如此終安適從徒遣孫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

衍等之口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此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說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三

樂城集卷第四十四

御史中丞論特事劄子五首

論所言不行劄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初八日兩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誼等違背大信貪功生事以速邊患乞移降他路更選帥臣俾之鎮守臣方奏對間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諭以臣言為是然至今多日但見种朴一人移涇原路句當公事至於育誼並未見移動臣竊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聖意不回患在聖意已回而大臣固執事輒中止何者聖意不回惟當再三開陳期必悟若聖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則是君權已移上下倒置雖欲納忠何益於事此臣所以晝夜憂懼欲言而復止者也昔齊桓公游於郭問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對曰以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此賢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為是而不用以大臣為非而必聽臣竊惑之且陛下雖處惛惛之中實攬人主之事今依違退託專聽大臣事有未安誰受其弊故臣以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斷其是非者古今未嘗有也臣以非才誤蒙擢

用盡忠獻言上悟大臣下悟邊吏其所以再三論列不爲身計者誠以爲外可以利民而內可以報國故也今所言不從空結怨怒無補於國臣雖狂愚何苦而爲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結舌不敢復以至言問於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詔大臣罷東流之役天語惻怛中外且聞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雖罷回河之名仍存減水之實鋸牙馬頭率皆如故意幸漲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觀之終復何益是以聚議皆謂陛下聖明察物照見千里之外而號令不行未見成效是時臣奉使契丹還奏其事此章具在可覆視也今熙河邊事大略類此若使聖意又爲大臣所沮則君權愈奪臣勢愈張養之不已後新益甚及其事極難忍而後制之則傷君臣之恩失朝廷之體不若今制其漸使事無所失而臣亦獲安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爲國遠慮觸冒忌諱皆埃芥鉞取進止

論渠陽蠻事劄子

臣竊見朝廷近差唐義問處置渠陽寨夷人事議者以爲義問文吏無佗才能不習邊事去年受命廢渠陽軍爲夷人所圍窮困危蹙計無所出特知沅州胡

田在圖中爲說詭計詐欺諸夷言義問當爲秦復軍額反乞爲酋長改官夷人信之聚聽事前監令發秦義問假此僅得脫歸尋遣急使追還前奏言既不驗諸夷具知其詐後來每遇義問指揮沿邊不得申報今朝廷復以邊事專委義問深慮無益有損是時臣以未知義問爲人既見朝廷再加選用疑亦可使今訪聞邊奏沓至義問所遣東南第七將王安入界陣亡其所陷沒將校非一臣方知衆議果信不妄燕然種族蟠踞溪洞衆極不少屢臺築點屢經背叛慣得姦便加以山溪重復道路峻絕漢兵雖有精甲利械勢無所施若措置得所本無能爲或經畫乖方實亦未易撲滅義問前來舉動已爲夷虜所輕今後經敗衄實難倚伏蓋古今命將必因已試之效內爲兵民所信外爲蠻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營急屢聞死傷已甚謂宜別加選任以過寇攘臣竊見知潭州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動績溪洞之間伏其智勇衆議皆謂欲制群蠻未見有如麟者伏乞指揮密院檢會麟前後履歷功狀如衆言不虛乞賜委用庶幾蠻寇可速平定臣區區愛國輒採公議以補萬一

取進止

貼黃湖北渠陽與湖南蔣竹本屬縻縻徽州也訪聞昔雖置爲州縣然與沅州等處事體不同蓋沅州等處昔皆用兵誅劔首領或徙置內地蕩平巢穴故所置州縣久遠得安今渠陽蔣竹雖名州縣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並係夷界平時軍食吏廩空竭兩路今欲舉而棄之實中國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賈出入金錢鹽幣貿易不絕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廢罷此利都失此其所以盡死爭占而不已者也自來廢罷堡寨全護兵民捍禦追襲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進若不得良將處置實恐爲患不淺又其種族遍據諸洞跨涉湖南北廣西三路凡有措置當使二路同之只如渠陽蔣竹唇齒相依若渠陽先廢群夷併力以攻蔣竹勢難獨存今朝廷獨使湖北處置疑其事有未盡今若別遣官經制宜令通管一路邊事所貴諸處利害不至抵牾乞令兩制共議納后禮劄子

臣伏見今月五日詔書節文以皇帝尚虛中壺令太常禮官參考古今與故著爲成式臣謹案通禮納皇后最爲嘉禮之重自天聖以來逮今六十餘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無復親經其事者茲禮至大宜加重慎竊見近歲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寶冊冠服儀衛等事皆令翰林學士兩省給令與禮官同議今來皇帝昏禮所以承宗廟奉兩宮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學士以下共加詳議蓋慎始所以敬終而正家所以齊天下不可忽也取進止

再言渠陽邊事劄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進劄子以唐義問處置渠陽蠻事前後非方致東南第亡將王安入界陣亡恐邊患滋長乙速選差諳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尋又聞義問兵敗之後奏乞棄填城寨與夷人講和其爲諂弱謬妄取笑夷虜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計朝廷必不復用然外人竊見召還彭孫妄意朝廷欲付湖北邊事蕭孫亦以此自任群議洵皆所不曉謹案孫初竊之餘賊性不改前後委任欺罔貪盜靡所不爲今若付以兵柄深恐塗炭湖北非州郡所能禁止蓋蠻人背叛不過侵撓邊城若使彭孫作過腹心郡縣並遣

其毒前者誤用義問止放敗事今者若用彭孫凶嶮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見雖知朝廷必不肯輕用此人然衆所共憂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後獻言實恐於事有損伏乞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竊以邊臣處事乖方軍民性命所系差之頃刻所害不小今義問諂妄有迹敗衄已見而朝廷重難易置又而不決邊民何辜坐受塗炭若非聖慈憫惻早與指揮臣恐湖北之憂未可涯也

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劄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諭今昔差顧衙前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欺詐逃亡之弊比之顧募浮浪其勢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至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顧募慣熟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顧募情願自非慣熟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當

動知空使費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顧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弊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顧衙前之弊也然則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顧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顧法必用則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顧募衙前依舊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實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弊是以易貢為助易助為徹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法行於祖宗顧法行於先帝取其便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勅諸路衙前規繩令逐

州當職官員體究利害委是難以招募處郎以舊支顧食錢參酌量添入合銷重難分數勾集衙衆參定優重之實申轉運司審察施行訖保明申戶部點檢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應投名衙前並依舊與免本戶色役

元祐三年六月三日勅諸處鄉戶衙前役滿未有

人抵替者並且依見行招募法支顧食支酬錢如願招募者聽仍依條與免本戶身役不

願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勅除役滿二字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九日勅諸路監司勘會衙

前有招募未足去處躬親與當職官員同共體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節及優重未均或

合以舊支顧食錢添入重難分數並依五月

二十八日勅命指揮勾集衙衆叅定一面施行

訖修入衙規仍分早晚諭限半年招募人

投名替放鄉差人戶了當如限滿尚有不足

去處即具的實事由申戶部看詳施行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

處見役年滿鄉差衙前並行替放且依舊條

差役更不支錢如願投充長名及向去招募

到人其顧食支酬錢即全行支給却罷差克

其投募長名之人並與免本戶役錢二十貫

文如所納數少不係出納役錢之人即許計

會六色合納役錢之人依數免放

臣看詳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所完衙前條貫

頗已完備亦近人情只緣諸州招募未是見

在鄉差衙前不得替罷議者特以為言即議

政更却行差法臣嘗略聞建議大意止謂雇

人不足良由人戶欲要高價不肯投募以埃

添錢故令投募者並得顧食支酬等錢而被

差者一錢不得為此誘脅之術欲使招顧得

行然不知州縣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

差故勉行顧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雖有

顧法其勢必不行矣臣以為將錢顧人正如

出錢買物錢物相當理無不得縱使一人欲

要善價餘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誘脅之術

蓋商賈小數不足為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

此法其事可驗大抵欲顧之心無由復得而

已差之勢遂不可回加以賣坊場錢自此有

入無出差人既依嘉祐而支酬不復其故萬

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錢欲作佗用本求

利民之譽更得剩下之謗此最立法之病也

而况長名衙前者免戶役之費動累百千今

每歲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賴於此乎况非見

納役錢人戶又須取之佗人收索之間必不

便得訴訟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應招募衙前並依上件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以前條貫其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更不施行其招顧未足州郡所差鄉戶且令依舊招募候招募到從下戶先入役者替放與折當合入役次仍令諸州軍所定衙規比元豐年雀食支酬錢數別無增添者監司不得曲加問難蓋元豐以前屢經裁損縱有些小優潤數亦不多所貴民間易為應募仍限指揮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揮保明申戶部

貼黃戶部近乞衙前依舊鄉差比額役衙前五分雇食支酬錢臣謂官自有坊場錢可以支額必不以減半為利踴躍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贖人仍免戶役可得實戶之為利也元祐四年五月十一日勅諸路收到助役錢只許支充應係補助役人費用不得別將支用候歲終除支外尚有寬剩錢數令封樁戶房置簿諸候路逐年申到數目揭貼仍令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依封樁錢物法條式施行歲

終其帳限次年春季申戶部繳申尚書省元祐四年六月九日初坊場錢並依上件助役錢已得指揮令封樁戶房一就置簿揭貼

臣看詳諸路坊場嘉祐以前並以支酬長名衙前恩寧以後並出賣得錢為雇役衙前顧食支酬之費未有以供侖用者也至於人戶所出役錢本以補助戶少役多縣分顧募役人亦非國家經費所入之數今自二聖臨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獨於衙前坊場及人戶助役支用之餘收入封樁以充朝廷緩急之用民愚無知但見損下益上非已之利必致怨謗况所顧衙前錢數一定無復減損而坊場敗折所入淨利有減無增人戶色役煩煩日益不易若亟收羨數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觀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斂為功欲因增羨覬幸酬賞而已非二聖仁民愛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舊只以準備補助役人若欲歲知其數宜令提刑可申上戶部右曹置籍揭貼勿申都省充封樁錢數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兩得足用

其二謂諸州縣役人臣前已具論差額役人利害以謂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入戶而額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則兼行差額為利實多然則祖宗舊法與先帝近制要為皆有所去取唯當問人情之所便更不當以新舊彼我為意有所偏係也臣觀前後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執或自前曾經議論欲遂成其說或見今觀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濟謹具條例如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官戶等助役錢逐州除依條支用外以實數十外量留一分准備其餘錢勘會管下諸縣合役空閑戶不及二番處將州手分散從官承符人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五日勅役錢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寬剩錢數許一路通那支用

元祐四年八月十八日勅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餘應係合差州役人年滿本州於替期前行下合于縣分差充本縣先於本等內揭簿定差如無空閑及三年戶即於次等差又無空閑及三年戶本縣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

人戶保明申州支錢額募

臣看詳三番之法似疎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難用何者人戶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進減及充役年限又近率皆不齊而禁言三番此所謂似疎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數若干可役人戶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別無增減逐縣先供番數在州遇州彼有闕當差當顧不待下縣州自可見人戶晏然不知而胥吏無以寒熱此所謂易行也州役有闕每須下縣覈實無空閑三年人戶然後得顧此所謂似密也然而每有一闕縣吏得以起動人戶雖空閑未及三年非賄不免雖已及三年得賄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約六年以來今無故輒減其半民情不悅此所謂難行也臣今欲乞復行三番舊法仍約定每番止於三年及令人戶逐等各計番數不用本等不足即以優次使寬鄉雖閑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狹鄉雖閑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則善矣又臣以為助役錢本出於民除留准備一分外當盡用額役以助民力蓋取之於民而還以

爲民民情乃悅今此法許以顧州役而不及縣役若役錢不足則己若役錢有餘而止顧州役非通法也臣竊見梓州路轉運副使呂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閑戶不及三番處並顧州役則是欲減合差之役令人戶空閑湏及三番今除已顧州役外尚有空閑不及一番兩番三番處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將助役錢爲顧縣役令人戶空閑及得三番則法意均一民力寬紓本路年叔助役四萬四千四十貫有零除當番一分及顧募州役外尚餘寬剩錢三萬一千一百一十貫有零今若更將一萬二千五百五十貫有零顧止件不及三番以下縣役尚有寬剩一萬八千五百六十貫有零委是不致妨闕又知陝州呂大忠奏陝州所統七縣除憂縣外大弊戶少役多且以平陸一縣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湏及次等又不足則遞遞遞邪遂至下等縣役既無指定空閑年月之文役滿過關便即再差則上戶無有休息若稍寬上戶則下戶反應重役臣自到任以來訪

聞役法未便士莫不竊議於其家農莫不竊議於其野人人共知而州縣觀望惟務遷就庶幾推行而終有窒礙乞下有司早議成法臣詳觀大忠之言雖不陳措置之方大約與呂陶之意不異訪聞諸路事體大略亦與二人所言不殊臣欽乞諸路役錢除通那支顧不及三番處州役外仍許通那顧不及一番以上縣役令人戶皆及三番而止其錢少路分則隨錢所及而止臣嘗謂畿內天下根本其民與外道均出助役錢止以顧法止於州役使畿內人戶出錢而不得顧役反不及諸路之優今若通顧縣役則畿內之民與諸道均被其賜此又均之一端也

貼黃戶部見立法諸州助役錢番一分准備外盡數支顧州役此法比舊雖已甚寬然臣謂不限不及三番然後計顧即寬鄉愈寬狹鄉自狹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顧州縣役之爲均也

元祐差役勅人戶差役除耆長戶長壯丁湏正身充役其餘公人如願雇人充代者並許任便

選顧經官陳狀委保替名祇應其顧直錢物
聽臣私下商量

臣看詳元豐以前官顧役人皆有定下錢數不至
過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許所差之人不顧身
充亦得顧募蓋所以從民之便也然私下顧
人爲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顧募其人或
所顧頑狡百端取其顧直官中所使要以皆
非稅戶正身而橫使民間分外糜費雖條約
頗嚴然州縣施行豈得如法其弊終在見今
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顧人至於縣役必使
民間自顧議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虛名
而不顧民間之實病非通法也臣欲乞應州
縣諸役所差人如欲顧人並許依元豐以前
官顧錢數納錢入官官爲雇人一如舊法據
前後臣席上言乞行比法者非一乞令戶部
檢會足見人情共願非一人私說也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勅諸縣空開戶不及

三番處將州手分招募抵替鄉差人戶

元祐三年五月十六日勅州手分不以諸縣空開

戶及與不及三番處並招募替放鄉差人戶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狀據戶部狀契
勸朝旨州手分係差到人並許支錢招顧抵
替外有係投名舊人願住即不該支給顧錢
檢會前後累據京東京西淮南路轉運并京
東京西北利州河東路提刑司及環復密
濟黃滑唐陳鄆秦瀛定州河陽潁昌府各
申陳據舊吏人詞訴不請顧錢事理不均勸
會諸州吏人除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廣南東
西已有投名人數足外餘路逐州軍有投名
不足抽差人數蓋鄉村人戶素多不開書筭
不諳公家行遣次第於應役之際惟憚差充
人吏其承符散從之類只是身自出力可以
自充是致無投募手分處惟手分最爲重役
本郡今相度諸州吏人除自來已有人投名
數足處外應有抽差人數見行雇募處並以
見支雇錢裁減均那不限舊新人並行支給
如委的數少向去招募不行即從本州當職
官員參酌案分繁簡相度量添即不得過舊
日募法顧直之數仍開具立定所支錢數案
分等第則例保明申提刑司審察諸實指揮

施行若助役錢有闕剩即從本同通一路移
那應副支使候施行訖依此開折保明申戶
部點檢狀後批勘會昨戶部申請乞以招募
投名人分數支給食錢尚慮不均別有弊倖
今來却乞不限新舊人一槩並行支給比前
申請尤更僥倖七月七日退送戶部子細看
詳合如何立法得爲允當及可以情願使人
投募具狀申尚書省者本部勘會諸州軍吏
人見今有招募數足又有招募不足去處及
舊人投名不支顧錢投名替鄉差人即支錢
逐處申陳不一卽未審諸路逐州軍的實利
害因依今欲乞下諸路轉運提刑司契勘委
自逐司子細體究詳具逐州確實利害因依
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詰實保明事狀連
書申部候到類聚參較別行立法申都省候
指揮狀後批七月一十七日送戶部依折申
臣看詳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故小
民願充州縣手分不待招募人爭爲之至於
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嘉祐以前皆係鄉
差人戶所憚以爲重於衙前自熙寧以後並

係顧募雖不免取受然非顧不行今朝廷役
法兼行差顧苟有錢可顧其義當先顧役之
重者今三路等處實以州手分爲重則雇役
之所當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於替鄉差
其非替鄉差者皆不得顧夫所謂非替鄉差
者皆舊人職名已高或本是稅戶苟欲免差
者也若使所職輕重一般而有祿無祿頗異
人情不安必有辭罷者矣縱不辭罷將來老
疾事故無願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
法均行顧募之爲善也且民間諳習書算行
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實亦無佗業不
爲手分亦將何爲今但比元豐舊法量支役
錢理無不至詳觀前件戶部所陳詞理已盡
朝廷仰而不用實爲未便自今諸路相度以
來略無報應足見於戶部所請之外別無可
擊畫矣臣欲乞指揮三路等處州手分除招
募已及九分外餘並比元豐舊支顧錢分案
分輕重量加裁損立定錢數招募施行餘依
戶部前來所請
貼黃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鄉差不

文顧錢因合州役承符人等非替鄉差亦不

得支今州手分既不新舊一例支錢則承

符人等亦當如此

右臣竊見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剗削而天下卒無一人以為非者至於政募役為差役建議之始異論已多逮今五年終云未便蓋事之當否衆口必公雖古聖人孰敢違衆故臣願朝廷採此衆志立成定法臣昔於元祐三年任戶部侍郎竊見朝廷始議兼行差顧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錢糴募州役是時特出朝旨不問有司斷然必行已而衆皆稱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曉或暗昧不燭至理或偏係不肯公言埃其同心事何由濟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聖斷與大臣熱議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斷而行之所貴天下之民速蒙利澤不然使中外雜議動經歲月大法無由得成而民被害未有已也臣不勝區區不知言之煩瀆死罪死罪進取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四

樂城集卷第四十五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一十二首

乞再舉臺官狀

右臣等近准勅舉岑象求趙岷充臺官已家聖恩除象求殿中侍御史竊見本臺兩院官兵六員分領六察皆得言事元祐之初朝廷急於求治臺中闕員畧無一二四方觀望皆知陛下勤於聽納爭效悃幅以補萬一今日監察御史併闕四員雖聖明開納之意無損於前而員闕不補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監雖復開地每遇有闕猶未嘗不補况於人主耳目所係至重自非諱聞直言及有所壅蔽而聽其久闕實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務不少若稍有弛廢則寬抑者必衆亦非先帝設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聖旨下本臺及兩制分舉八員陛下擇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招求忠言與昔無異不勝幸甚謹緣奏聞伏候勅旨

乞改革臺官法劄子

臣伏見唐制御史屬官皆大夫中丞自舉及本朝舊法亦皆承雜及兩制舉人蓋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今執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祐三年六月八

日聖旨指揮殺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並用陞朝官通判資序實歷一年以上人自是以來雖時復令本臺及兩制舉官而終無一人應格可用何者士自選人政官經兩任知縣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爲朝廷擢用其餘碌碌無取難以復堪臺官雖或間有沉淪未見知賞然蓋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傷苛細而又緣趾宗舉臺官舊法久廢不用而執政以意選用舊人之例遂以成風近日雖聖意開悟復令臣等舉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時實患難以應法伏乞檢臣前奏稍改近制令臺官得舉陞朝第二任知縣及通判以上各半若謂知縣資淺乞依尚書侍郎例許權察御史所貴稍存祖宗故事不致執政自用臺官雖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畧而朝廷紀綱不可不經久遠臣職在臺長臺中典章義當固守取進止

論用臺諫劄子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宅深其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

進見內有兩省侍從諸司官長以事奏稟外有監司郡守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爲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重慎羣臣得對於前者惟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決於執政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陛下試取此五人言之實而諦觀之則其邪正向背槩可見也昔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盡言惟劉向王章力言其惡無所顧避皆爲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對論事欽等所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北直言不聞漢以不競今陛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惟有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而朝廷之勢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福也取進止

乞罷修河司劄子

臣伏見大河北流經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汛

溢孫村地形低下漲水東出因此張問等輩欺罔朝廷建爲回河之議自是北京生靈懷魚鼈之憂日夜爲遷徙之計監司守臣及勅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難矣而去歲八月宣德郎李偉輒獻獻言欲閉塞北流回復大河水力排衆議倖方一私覲功賞朝廷爲之置修河司調發民夫剗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買稍芟百費並舉河北京東西路公私爲之播動萬口一詞知其無成上賴陛下聖明照知利害然猶未能盡罷其役始令且開減水河次因旱災令權罷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罷李偉仍提舉東流故道後因給事中范祖禹封還勅命尋奉四月五日聖旨李偉差遣候過漲水檢舉取旨臣訪聞是時大臣面許陛下埃求得一人可代偉者即令偉罷去夫偉以欺君動衆害及數路據法當即日誅寬以謝天下今乃遷廷至此况有前件聖旨必非虛言理當檢舉施行以信大臣前說今漲水已退而偉終不罷據今月三日聖旨止是依吳安持等所請候霜降水落從北丞司相度將梁村口至孫村河身內妨礙處取豁壁掠候水凍消釋相地形順便隨宜開導務令深闊釀爲二渠臣詳觀安持等說蓋猶挾姦意

觀望朝廷欲徐爲興動大役之計之固權利不然但畧行開撥口地則北外丞司自可辦事自不須復存修河司及晉李偉使特進姦謀以敢大計也以臣觀之修河司若不罷偉若不去河水終不得順流河朔生靈終不得安居伏乞指揮大臣速罷修河司及檢舉前勅流竄李偉以正國法取進止

貼黃臣觀大河北流北京在其東軍民倉庫所在河朔之都會也昔人遠爲漲溢之備於其西岸開三河門使漲水西流於空閑之地至館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無大患今日李偉等閉塞三河門築截河馬頭指水鋸牙激水東向仍於東岸第三第四第七鋪開撥河道恣令漲水灌汪北京之上今歲八月漲水東流幾與北京接橫堤平兩望瀾汎五十餘里是時北京申若兩不止風不定本京必致疎虞今偉等申請皆沒此目前實害而探言北流深瀦汎浸之害以爲不可不存東流以分減水勢據今年深瀦等州堤防新復未甚高厚然皆不至決溢若將來歲歲增築使與從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決漲水不得停留縱有小溢必不至深害雖無東流

未爲患也故臣以爲備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則邪說無窮正論無由得伸最河防之巨蠹也

再乞責降李備劄子

臣近奏乞罷修河司并責降李備等尋准九月二十
六日聖旨李備權發遣北外監丞提舉東流文准十
月二日聖旨罷提舉修河司以爲河司雖罷而李備
不去與不行臣言無異謹按李備屢以姦言動提朝
廷興起大役於去年八月中獨銜奏稱大河見今已
爲二股分行然須當於第四鋪地分更行開廣河槽
只得兵夫二萬於九月興功至十月寒凍時畢功因
而引導河勢豈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將遂爲回奪大
河之計凡備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
以爲實爲之發兵調夫差官吏聚捐芟播擾河北京
東西三路吏民爲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覺其妄
遽罷其役是時中外公議皆望朝廷立行誅竄明其
欺罔以謝天下而因循不決任備如故旣而給事中
范祖禹封還制書乞罷備差遣朝廷猶復隱忍於四
月五日降聖旨李備差遣候過漲水取旨今漲水已
過中外又謂陛下必責降備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監

丞仍提舉東流會未數日復罷修河司蓋朝廷之所
以罷修河司者謂回河不可復行故也回河旣不可
復行則備罔上誤國之罪審矣今乃以初任知縣權
發遣都水監丞則是有罪之人更得違法進擢此公
議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雖罷而李備不去姦言時
至河事變更不定河朔生靈無時得安此又公議之
所深憂也且朝廷號令貴在必信四月五日聖旨指
揮著在有司今棄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竊議以謂朝
廷虛設此言姑使給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行則
棄爲虛語曾不顧卹大臣何惜一備而輕犯此誘哉
臣不勝區區伏乞檢會前奏速賜沉寃備者不黜公
議終不止也取進止

貼黃去年八月備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
官吏兵夫收買捐芟開掘河槽修築馬頭銘平
功役至大于今觀之皆是虛費臣乞差不干礙
官司一一磨算費用之實若只據此備之流竄
自有餘賁而況欺君誤國臣子之大惡耶

三論渠陽邊事劄子

臣近再論唐義問處置邊事乖方致渠陽蠻寇賊殺
將吏乞早黜義問以正邦憲更選練事老將付以疆

場經今多日不蒙施行訪問執政止以臨敵易將兵家所忘爲說雖知義問處置顛錯至覆軍殺將而猶復隱忍不即遣代比雖遣衝規往視然規凡人未曾經練戎事何益於筭徒引歲月坐眎邊人肝腦塗地臣甚惑之謹按義問所爲蓋全不曉事畱在邊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趙任廉頗以趙括代之則敗秦任王藍以白起代之則勝蓋臨敵易將領代者何人耳今執政乃以虛文籍口終欲庇之遠人何辜日被塗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賢將往代則臣恐陷害生靈未有已也燕臣訪聞渠陽諸夷蟠踞山洞道路險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鐘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達知邵州困於楊光僭李浩從章惇目沅州入過界即敗達浩皆西北戰將然並有敗無成者地形不便也今聞朝廷已指揮諸道發兵數目不少然將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戰又不知守老兵費財漸致腹心之患深可慮也今朝廷欲棄渠陽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數千義無棄之虜中俾爲魚肉要須畧行定討使之畏憚肯出渠陽兵民然後爲可臣訪聞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羣蠻難以力爭可以智伏欲遣間諜招誘必用土人欲行窺伺攻討必用土兵捨此而欲以中

國強兵敵之雖多無益然此可使智者臨事制置難以遲度也臣前者嘗以衆人言謝麟屢經蠻事頗有勞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蓋必有實於麟者惟乞速遣以紓邊鄙之患至於義問決無可望幸陛下無疑也臣又聞渠陽諸夷與宜州群蠻相接宜蠻部族衆多若與渠陽諸夷合謀作過勢益昌熾猝難翦滅亦乞指揮廣西預行招撫雖不得其用但勿與協力亦不爲無益矣取進止

乞定差管軍臣僚劄子

臣伏見管軍臣僚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爲躡等又張利一張資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面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奏論其不便因此進擬文字爲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歷未嘗輕有移易自非戰守功效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別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爲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

止其進擬令乃外同簽書內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特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入人總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允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功降授以允公議取進止

貼黃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軍並不唱喏因此移真定總管據此事狀實亦難令管軍

乞裁損待高麗事件劄子

臣伏見高麗北接契丹南限滄海與中國壤地隔絕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許入貢祖宗知其無益絕而不通熙寧中羅拯始募海商誘令朝覲其意欲以招致遠夷為太平粉飾及犄角契丹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屢至其實何益於事徒使淮浙千里勞於供億京師百司疲於應奉而高麗之人所至游觀伺察虛實圖寫形勝陰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

當遣親信隱於高麗三節之中高麗密分賜予歸為契丹幾半之奉朝廷勞費不訾而所獲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復至既朝廷未欲遽絕謂當痛加裁損使無大饒益則其至必踈而我得其便失竊見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來州郡待遇禮節率皆減舊而京師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謂朝廷交接四夷莫如遼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麗者其比二虜多或過之非獨於本朝事有不便僅使二國知之亦為未允今畧取都亭及西驛所以待西北人使約束與同文館待高麗條例輕重相比乞行裁酌謹具條例如後

北使條約

一人使送到買物劄子如內有不係賣與物色更

不闕報國信司下行井官庫供納仰館伴使

副婉順說與後條其不係賣與物色各件逐一細開

西使條約

一西人詰闕賀正旦聖節到許住二十日非泛一

十五日如係商量事候朝旨進奏

一西人到闕隨行蕃落將不許出驛或有買賣於

本驛承受使臣處出頭官為收買後條不許收買物未

知開各件

一西人到京買物官定物價比時估低小量添分數供賣所收加棹納官

高麗使條約

諸人從出外買到物並檢察有違礙者即婉順留

納以雜支錢統還價直係特政論議及言邊機等文字

即問元資處關開封府

諸進奉人到闕司錄司及曉示行人許將物入館

至設廳兩廂與進奉人交易仍開監門不得

阻節

諸親事官隨人從出外遊看買賣輒呼樂藝人飲

酒作過及買違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

差到尤責
如委戒

諸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遊看買賣仍各差

親事官一人隨願乘馬者於諸司人馬內各

借壹匹并牧馬兵士壹人至申時還仍責隨

人所往處狀

諸進奉人乞贖藏經者申尚書祠部餘相度應副

即不許買禁物禁書及諸毒藥

諸進奉使乞差伎藝人教習三節並關管勾同文

館所

公使錢五十貫關左藏庫供限壹日到每叁日或

伍日買時物花果之類送進奉使副并上中

下節闕郎冉關取

右臣竊謂遼夏高麗鈞為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儀

防閑之法理當無異况高麗之於契丹大小相絕有

君臣之別今館鏡之數出入之節或皆如一或更過

厚其於事體實為不便臣欲乞凡館待送遺並量加

裁抑其人從出入即依西北人使舊例其番住月日

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為薄也

取進止

貼黃高麗人使見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損條

約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揮免有稽緩失事

論張頡不可用劄子

臣伏見朝廷以置渠陽軍為不便議欲棄之者久矣

然自去年以來欲棄而不得羣蠻猖獗南邊至今為

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棄之無術故也唐義問文俗

吏耳無它才畧昔被朝命直入羣蠻之中欲棄此城

既為蠻眾所圍用胡田之計詐欺羣蠻苟脫性命既

歸不敢以其實聞凡有寇盜皆指揮邊城不得申報

朝廷不察其實而任之不替則既一失之矣及今夏

以來變寇大作以至覆軍殺將臣屢以為言而朝廷屬任議問之意不衷訪聞大臣但以臨敵不可易將為詞終欲庇義問不卹邊人肝腦塗地之苦及今已將半年則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張頡知荆南頡自瀛徙荆誠不為超遷然近降朝旨令單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頡代義問蓋義問之所以敗者闇而自用猥而失衆今頡猜險闇悞又甚於義問而朝廷復加委任則又三失之矣臣竊悲湖北之人外遭羣蠻騷擾不安其居內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煩瀆冒進警言昔元祐二年朝廷除頡戶部侍郎臣時為諫官前後具頡罪惡八事乞行罷免時雖不從然用頡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幾而遂付以邊事邊事重害又與戶部不同蓋臨敵統衆兵性命所係不可不慎竊聞大臣謂頡本貫非州意其習知蠻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長未必生於其鄉必善其事臣但恐頡任情恣行出於天性老而不改必致敗事頡昔為桂州經畧使始因靳吝小費終以措置乖方諱具臣藉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賊殺本州兵官頡尋遣費萬王奇二將繼往攻討率皆陷沒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職奪

官降知均州又元豐三年除頡知熙州是時臣僚上言頡天資褊躁動多猜忌頃在廣南忿爭互論州郡官吏為之不安乞賜追寢新命尋奉聖旨令依舊知澧州然則頡之不可付以邊事者自先朝非獨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頡八事皆非虛言並有案據謹別具開錄奏聞乞令大臣看詳罷頡新命或但無令預聞邊事別揀諳練用兵之人責之成效取進止貼黃張頡資任已深除知荆南不為過當臣今所言但以頡為性猜險所至不得眾情不可令管邊事耳

再乞禁止高麗下節出入劉子

臣近奏乞裁損同文館待高麗條例除近降聖旨畧施行外有一項下節日聽二十人番次出館游看買賣止減為十人竊緣夷狄之人懷挾姦詐情不可知許令游覽都城大則察探虛實圖寫官闕倉庫營房衝道所在曲折事極不便小則收買違禁物貨機密文書及作非違法洽之則傷恩不治則害事聽之出入無一而可舊法雖今親事官監視然小人貪利微加贈遺何所不從其實無益若是朝廷全然不卹前事則雖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為可慮則止許

十人實亦不便伏乞再降聖旨全令禁絕取進止

催行役法劄子

臣昨於九月初論役法未便事經今已是兩月未見施行臣竊見二聖臨御以來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畧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間終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實恐久遠姦人指以爲詞疵病聖政古人有言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惟陛下哀憐小民速指揮大臣早定良法取進止

再催行役法劄子

臣伏見二聖臨御以來號令之不便於民者莫知役法之甚蓋編戶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識以上人知其非臣昨自蒙聖恩擢任執法即嘗首言其事以爲佗日小人疾害聖政欲立異同之論者必指此以籍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議自救其失故於九月八日備論五事乞賜施行又於十月二十六日乞檢會前奏早賜指揮前後共經三月有餘終未見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於小民害於聖政未有甚於此者而大臣因循重於改作遲遲至此甚非陛下勤卹民物及深思遠慮之意伏乞更加申救速令詳議立成定法以時行下取進止

樂城集卷第四十六

御史中丞論時事劄子六百

論邊防軍政斷案宜令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劄

子

臣竊見人理寺審刑院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並歸中書武臣軍員軍人並歸密院而中書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斷例輕重各不相知所斷既下中外但知奉行無敢擬議及元豐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積弊遂指揮凡斷獄公案並自大理寺刑部申尚書省

上中書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

明焉自元豐七年十月八日奉聖旨應緣保甲事元係樞密院指揮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斷公案令大理寺定斷刑部勘當申院元祐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聖旨禁軍公案內流罪以下情法不相當而無例擬斷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樞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聖旨應係樞密院降指揮下所屬體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樞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並令刑部定斷申樞密院取旨二十九日又奉聖旨應官員犯罪公案事干邊防軍政文臣令刑部定斷申尚書省武

臣申樞密院臣竊詳前件五項條貫不唯斷獄不歸一處其間必有罪同斷異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豐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邊防軍政文臣歸尚書省則雖樞密院本職必有所不知武臣歸樞密院則自節度使克經略安撫有所廢黜雖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於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舊應斷罪公案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呈取旨而已如此則斷獄輕重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方得穩便取進止

論禁官酒劄子

臣竊見有司近以在京酒戶虧失元額改定宗室外城之家賣酒禁約大率從重謹案嘉祐舊法親事官等賣酒四瓶以上並從遠制斷遣刺配五百里外半成其餘以次定罪皇親臨時取旨仍許人告提兩瓶以上賞錢十貫止及熙寧法每賣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許人告捕一斗賞錢十貫至百貫止及元祐四年所定刑賞與熙寧同而有告無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從嘉祐而賞從熙寧既兼用兩重及並行告捕仍許入沽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長是之此法一行情

驚擾臣竊惟有所司所以立此法者止為酒戶虧額而已酒戶虧額但戶部財利一事耳今既蕪取前後重法施於沽販小人足矣臣訪聞宗室之間頗有疎遠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賣酒自給今既許人人其家捕捉小人無知以捕酒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蕪逐位尊長爵齒並崇多連宗字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則雖取何益若遂有行遺竊恐聖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見以為當去尊長取旨之法仍不許捕捉之人入皇親宅院如此施行頗為酌中伏乞特降指揮速行改定取進止

貼黃臣所言事于宗室欲乞聖意裁定如何

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聖旨批降三省

論冬温無水劄子

臣伏見前年冬温不雪聖心焦勞請禱備至而天意不順宿麥不蕃去冬此灾復甚而加以無水二年之間天氣如一若政非事過差上千陰陽理不至此謹案常燠之罰載於周書而無水之灾書於春秋聖人之言必不徒設臣謹推原經意而驗以時事惟陛下擇之蓋洪範庶謏哲則時燠豫則常燠謀則時寒急則常寒哲之為言明也豫之為言舒也故漢如釋之

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惡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禮失在舒緩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既弛緩故其罰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無寒歲而秦滅無燠年今連年冬温無水可謂常燠矣刑政弛廢善惡不分可謂舒緩矣臣非敢妄試時政以惑聖聽請為陛下具數其實然事在歲月之前者臣不能盡言請言具近者凡有罪不誅者七無功受賞者四陸佃為禮部侍郎所部有訟而其兄子宇乃與訟者酒食交通獄既具而有司當宇無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一也石麟之為開封府推官與訴訟者私相往來傳達言語獄上而罷更為郎官此有罪而不誅者二也李備建言乞回奪大河朝廷信之為起夫役費用不貲今黃河北流如故漲水既退東流淤填遂成道路臣憂乞正備欺罔誤國之罪不蒙采納任備如故此有罪而不誅者三也開封府推官王詔故入徒罪雖該德音法當衝替而詔仍得守郡至今經營差遣遷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誅者四也知祥待張亞之為官日理索積年租課至勤決不當償債之人沽賣欠人田產及欠人見被枷錮而田主毆擊至死身死之後監督其家不為少止本臺按發其罪而

朝廷除亞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誅者五也孫述知長垣縣決殺訴災無罪之人臺官以言然後罷任雖行推勘而縱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誅者六也秀州倚郭嘉興縣人訴災州縣昏虐不時受理臨以鞭扑使民相驚自相蹈藉死者四十餘人雖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職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誅者亡也近日差除戶部尚書以下十餘人其間人材粗允公議者不過二三人其它多老病之餘及執政所厚善耳臣與僚佐共議以為不可勝言是以置而不論獨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論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寧間誥事呂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實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經典及其所至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時沈任末壽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後屢為臺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學術荒謬而真之太常禮樂之地命下之日士人無不掩口竊笑此無功受賞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條例司誥事王安石創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時與之共事實所親見及呂公著為御史中丞舉為臺官公著以言新政罷去而子韶隱忍不言先帝覺其姦妄親批聖語指其罪狀自是以來士人不復

比數但以善事權要子弟故前後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祕書指日循例當得待從公議所惜實在於此此無功而受賞者二也張淳資才凡下從第二任知縣擢為開封司錄曾未數月厭其繁劇求為寺監丞即得將作又不數月令權開封推官意欲因權即真也遷遷上此無功而受賞者三也丁恂罷少府簿經年不得差遣一為韞維女壻耶時擢為將作監丞此無功而受賞者四也其因緣親舊馳驚請謁特從常調與之堂除以至除目很多待闕久遠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勝數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紀綱敗壞之實也大率近歲所為類多如此譬如天時有春夏而無秋冬方物雖得生育而不堅成天之應人頗以類至宜指揮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無踵前失勉強修飭以答天變臣伏見去年歲在庚午世俗所傳木非善歲徙以二聖至仁無私德及上下故此凶歲化為有年然事有過差猶不免常燠無水之異由此觀之天地雖遠得失之應無一可欺若更能恐懼修省戒飭在位相勉為善則太平之功庶幾可致也臣備位執法實欲使陛下比隆堯舜無缺可指無災可救是以區區獻言不覺煩多死罪死罪取

進止

論顧河夫不便劄子

臣竊見祖宗舊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無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遠及京東西淮南等路道路既遠不可使民間一一親行故許民納錢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令自元祐三年朝廷始變差夫舊制為雇夫新條因曹村非常之例為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吳安持等因緣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滿七百里每夫日納錢一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納錢三百文省團頭倍之甲頭火長之類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過限倍納是歲京東一路差夫一萬六千餘人為錢二十五萬六千餘貫由此民間見錢幾至一空差人般運累歲不絕推之佗路槩可見矣近因京東轉運使范鏐得替回論其不便安持等方畧變法罷團頭火長倍出夫錢工部知罰錢之苦又乞限至六月以前雖苛虐比舊稍減然訪之公議終不為穩便何者朝廷本欲寬省民力故許出錢雇夫若其錢足以允雇則朝廷復將何求今河上顧夫日破二百而已昨來京城顧夫每人日支二百已為過厚雖欲稍增數

目為移用陪備等費亦不當過有衰歛以傷民財也故衆議皆謂七百里以下與七百里以上人戶若係差夫則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遠近有費用多寡之殊遂令遠者多出五十以為寬剩此豈朝廷郵民之意哉蕪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過多如臣愚見若於每天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備雜費則據上件京東所差夫數止約合出一十一萬貫省比本監所定五分之一耳昔王安石為免役之法只緣多取寬剩致令民間空匱怨謫並作二聖臨御為之改法今創痕猶未復也安持本安石之黨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與無根之人虛椿息錢以冒不次之賞雖略行追奪而尋復任使蓋從來習為聚歛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顧夫之法名為愛民而陰實剝下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應民間出顧夫錢不論遠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費易為出備不至艱若蕪臣聞自來諸路計口率錢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無枉費於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費一稱十出沒不可復知民獨何負而為此哉且今河埽梢椿之類納時數目不足及私行盜竊比之佗司官物最不齊整及

其覺知欠少或託以火燭或因河流向著一經卷歸大破數目雖有官司無由稽考今以免夫錢村之類亦如此矣蕪訪聞河上人夫亦自難得名為和雇實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轉運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措置關防所支顧夫錢以免欺盜之弊及乞體量所顧人夫有無抑配具結罪保明聞奏然後朝廷裁酌後長施行取進上

貼黃今歲修河夫人數不少且以遠近各半約之仍據見行法遠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則其錢數亦必甚多若家聖恩便令裁減則民間受賜不少乞指揮速賜施行

論西邊商量地界劄子

臣聞善為國者貴義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為棄義與信雖一快於目前而歲月之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昔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旬吳圖鼓鼓人哉請以城叛吳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非為吳曰吾聞諸州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

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三月鼓人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勸民而頻兵何以事君吳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息將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之言此二人者可謂踈於事情而怠於功利矣然要其終文公以霸天下荀吳以強晉國則信義之效見於又遠如此臣竊觀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謂異矣方元祐三年夏人既受冊命不肯入謝再以大兵蹂踐涇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請以所許四寨易蘭州塞門朝廷雖不許而大臣務行姑息不俟之請而以歲賜等事許之一歲所賜凡二十萬夏人仰之以為命雖以一歲之入易蘭州塞門可也而奈何與之蓋自失歲賜以來朝廷蕩然無復可以要結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復追咎矣頃者夏人既得歲賜始議地界朝旨許以見今州城堡寨依綏德城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外量置堡鋪其餘十里為兩不耕地約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議猶未定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諠欲於見今城堡之外更占質孤勝如二堡大臣僥倖拓土之功

不以育等為非從而助之尋為夏人所破所殺兵民皆不敢以實聞繼修城門再被焚毀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於內患不敢堅抗朝命許以照直為界其言猶未絕口而大臣又悔欲於堡鋪之外對番十里通前共計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識之士以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體若使邊臣稍知義理必不忍自出反覆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終以患內未解不欲違拒詎俛見從十里之地得之不足為強失之不足為弱雖小人以為得計而君子謂之失策何者要約未定今歲已添屯重兵前後十將有餘十將之眾凡五萬人使五萬人西食責粟其費已不貲而夏人順否又未可必雖復暫順要之又遠不信朝廷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復何言哉臣之所憂但恐大臣徇於小利睥睨夏國便利田地貪求不已訪聞近遣穆衍與邊臣計議既欲敢質孤勝如一帶良田凡數十里又欲取秦鳳路隴諾城與熙河路岷城照直地僅一百里規畫極大聞者驚愕若此謀復作夏人不堪其忿竊出作過我曲彼直何以禦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猶務息民棄而不惜況於其餘何足計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

又曰利大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今之所為正犯此禁臣竊惟大臣皆一時儒者而皆棄所學貪求苟得為國生事一至於此外人皆言前後計畫皆出神誼誼本小人安知大慮而舉朝廷以從之乎要之不出數年此患必見患至而後言言雖易信而已無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為念斷之於心止其妄作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添屯數目臣見陝西轉運使李南公言

此貼黃在添自元祐以來朝廷不起邊事凡

自前邊臣欺罔殺略熟戶計級受賞虜掠財

物私自潤入及邊民幸於擾攘買賤賣貴如

此等事皆不得為故上下鼓唱願有邊寨凡

此皆姦人自作身計非國之利也今勝如質

孤等處良田實西邊第一等膏腴豈我獨知

以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愛之則不免於

爭爭一起則兵革不息此正墜邊臣之姦計

而大臣不察過矣臣訪聞夏國柄臣梁乙通

者內者纂國之心然其為人狡而多筭寬而

得眾方欲內安酋豪外結朝廷埃內外無患

然後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

雖前後要求反覆而乙逋一一聽從蓋見議地界止於二三十里之問於彼國不深繫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見其易與因而別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恐或至忿爭兵難一交必非朝廷所願至此而後反欲求知則所喪多矣

論黃河東流劄子

臣聞大河流自來東西移徙皆有常理蓋河水重濁所至輒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決以往曾驗之皆東行至太山之麓則決而西行至西山之麓則決而東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決而西行於今僅八十年矣自是以來避高就下至今屢決始決天臺次決龍門次決王楚次決橫隴次決商胡及元豐之中決於大吳每其始決朝廷多議閉塞令復行故道故道既高復行不久輒又衝決要之水性潤下導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吳之決雖先帝天錫智勇喜立事功而導之使行不敢復塞茲實至當之舉也惟是時民力凋弊堤防未完北流汗漫失於故障由是元祐之初大臣過聽始開孫村之議欲導河使東之復故道此議一起都水官吏僥倖回河之功河上使臣

豪塞利在差遣請受相與唱和爭請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東西之民爲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愛物恭儉節用如恐傷人今河本無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實深痛之謹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決於大吳其去西山不遠惟有此地未經淤填比之他處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擇其處決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勢北高河遂東折入海其爲順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孫村在其東岸東接故道其間數十里地頗污下每歲夏秋漲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爲北京官闕所在兵民夥煩而孫村近在南城之外若使漲水從此流入故道則都城生聚皆有魚鼈之憂故於河之東岸孫村之南開濟豐口以洩漲水流入故道於河之西岸開關村等三河門亦以洩漲水行無人之地也遷流至館陶復合入大河昨來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則北京每歲夏秋漲水自可無虞城南堤防所費並可省罷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漸有岡阜河水至此自不能爲害惟有深州當河流之衝所宜經畫今若徒武強縣聞近東舊河道具見圖引河稍東則深

州之危必自紓解然後完治山公一帶北堤極令高厚則河流赴海可無大患失今自建孫村回河之議先閉塞閔村等三河門又於梁村築東西馬頭及鋸牙侵入河身幾半迫脅大河強之使東既河身壅塞則上流陽武靈平等處去秋並告危急漲水至北京之南東西兩岸無所分減又為馬頭鋸牙所迫併入孫村直上北京蒼橫堤面北京告急嘗稱若雨不止風不定本京必定踈虞其得平安蓋出天幸由此橫堤順水堤皆作木岸所費不貲然終亦不可全恃蕪梁村東馬頭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開掘馬頭已東回奪河身湏及三丈乃可訪聞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復開雖復傾國應副力亦不及君欲略行開掘令漲水衝刷成河則二年以來已試不效况故道一帶堤內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餘架水行空最為危事謹按自來河決必先因下流淤高上流不快然後乃決然則大吳之決已緣故道淤高今乃欲回河使行於此理必不可且見今北流深處水行地中實得水性捨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雖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議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今雖變回河之名為分水之

議據都水奏請本謂回河與減水事體不同所有已修進馬頭三百餘步乞從修河同隨宜措置馬頭既在大河之中橫欄水勢汎漲之特理須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雖許其所請然本司收買馬頭物料至今不絕又與本路監司同奏乞隨宜開導口地一帶河槽務令深闊并修葺緊急堤岸醜為二渠臣觀其指意雖名為減水其實暗作回河之計也且自置修河司以來使過朝廷應副見錢四十九萬餘貫其他公私所費猶不在此數今歲春天共得一十萬人而北流止得三萬東流獨占七萬蓋自來河北只管一河東西兩岸而已今為分水之故添為兩河東西四岸內北流橫添四十五埽使臣二十四員河清兵三千六百餘人物料七百一十六萬三千餘束其為耗蠹何可勝言蓋都水官吏專欲成就決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則孫村開河馬頭等役當罷而不罷其欲疵病北流則深州武強等患當講而不講建議分水之人利在深州武強其於此北京靈平陽武諸處危急實由分水所致則諱而不言深瀆思冀去歲無害實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則指為分水之效其為罔上眾所憤歎臣

職在風憲疾之久矣近因訪聞習知河事之人頗得其
實采畫成圖隨事籤貼指案可見今隨劄子上進
臣雖未嘗閱視形勢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嘗按行其
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爲信也欲乞聖慈特選骨鯁
臣僚及左右親信往河北計會逐處安撫轉運提刑
州縣及北外監丞司官同共踏行詳具圖錄開述利
害保明聞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罷分水指揮廢東
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馬頭錮牙依上件所陳施行
今年春夫仍並撥付北流開河築堤役使所賁河朔
及鄴路兵民早獲休息國家財賦不至枉費有豐足
之漸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違止

貼黃今河上夫役不過二月半下手如蒙聖
意允臣所請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奪所賁
未役之前早見可否不誤興役

樂城集卷第四十六

樂城集卷第四十七

中書舍人撰兩府請賀謝表狀十首

請太皇太后受冊表

臣某等官臣等近奉表請太皇太后以時備禮膺受
冊寶伏奉批荅不許者臣等聞謙雖盛德過則失中
禮有必然義非所避方旱災未解則克已安衆人主
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則備物正名有國之常法若乃
務於損而不復有其實而非居使禮典不修則臣子
何賴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無爲而遐邇自安不
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兩不應時
民斯艱食然而振廩已責之惠饑饉所以再生側身
修行之誠鬼神所以助順今藝麥既阜黍稷可期人
獲安居朝亦無事而禮廢不舉衆將謂何夫以擁佑
神孫緝熙大業名號之施本由其寶文物之盛復公
其名夫何嫌疑固執謙畏而況過密之期已極愛戴
之願方深抑損逾進退無據臣等重念君父之道
不獨爲身其於臣子之謀當使無過今時日協吉冊
寶告成却而不施自爲則至而使皇帝院下不得盡
人子之義百官有司不得舉人臣之職此臣等區區

竊所未喻也伏願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請以安衆
心仰以奉祖宗之舊儀俛以爲國家之榮觀臣等無
任懇款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等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賀擒鬼章表

臣某等言伏觀熙河蘭會經略司秦今月十九日兆
東安撫種誼等領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領鬼
章者天網雖寬久而必獲神理助順叛者自亡曾是
偏師之出疆遂聞元惡之授首諸戎震疊西鄙肅清
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
覆四方坤載萬物好生之德發於自然奈遠之功覃
於無外昆蟲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陰相其業顧
西蕃之遺種孤累聖之鴻私頃在熙寧之間誘陷思
立之衆置而不問猶覬知恩爵秩蕪隆賜予不絕而
乃潛結西夏攻圍南川焚蕩傷夷動以萬計發掘驅
虜不可數知築據臨洮傲睨天討當中太息念疆場
之無辜諸將激昂知背誕之不赦兵刃既接凶黨奔
亡臨衝未施壁壘自破老羞奪氣白首就擒即聽檻
車之行以正棗街之戮乃者托跋小醜憑情解仇之
謀猖狂大言陰蓄窺邊之計辱亡則齒知難又臂解

則肩不自持料其破膽之餘款塞無日信矣得天之
助本於愛物之誠臣等鎮撫無功黽勉備位幸依千
羽之化庶觀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萬倫等臣某等
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
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火老而煩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
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
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食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
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已及人使臣以禮
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頽惟民事之至艱蓋
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
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又狀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閱政務之
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
殫日力而不遺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
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肝忘食致海內無警急
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
咨怨曾匪資勞之久遂蒙風退之安臣等致不上體

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

謝坤成齋筵狀

清光可企初奉萬年之觴妙供已成共薦三乘之福
遽傳溫詔式燕羣工舉磬管以示和陳肴核而飽德
與衆同樂既均夷夏之歡俾壽而康當遂臣鄰之願

又狀

寅奉東朝方慶誕彌之節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歡
飲以和羹作之備樂舉太平之舊事竦衆目以榮觀
呦呦鹿鳴士有盡心之願振振鷺下衆知胥樂之誠

謝講徹論語賜燕狀

志在多聞親講前王之訓功惟日就遠見一經之終
深念勤勞式均燕喜邇且有楚鍾故畢陳勉興好我
之心既優以禮將聞善道之告不絕於時

又狀

宸心莫測方篤志於詩書坤德無爲但勤求於雋彥
曾未閱歲已聞終經式均燕豆之私以榮講席之報
始於好學矧觀聖政之新終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賀雪御筵謝狀二首

伏以微陽將復溫氣尚浮誠意感天不日而應同雲
覆地雨雪載均信哉牟麥之祥復稱癘疫之藥時方

嗣歲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農益驗坤元之德巨等
爾諧雖幸燮理何功安此豐年日有素餐之愧錫之
備禮重叨曲燕之私醉飽而歸震惶無措

又狀

伏以近自頻年每愆時雪聖心勤念雖淵默以無言
天意密符變凝陰而有作飛花先自於宮闕布潤俄
適於宸瀛九軌澄清已消塵擻之濁三農踴躍載歌
牟麥之豐臣等幸此有年共安無事錫之醴酒益知
和氣之克飲以看悉願均足食之惠醉飽盛德歌舞
休功

編神宗御集奏請表狀二首

乞御製集叙狀

臣等頃被旨編次神宗皇帝御製文集檢尋遺放縣
歷歲時於兵政二府得處置之詳於臣寮諸家得訓
敕之要相從以類首以詩頌雜文備載無遺終以邊
防秘計今者編錄粗定悉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
帝天縱彌文神授英略詞章淵妙不學而能籌策縱
橫絕人遠甚而復屬精庶政親決萬機故其游幸無
益之文見存無幾至於經論成務之作著錄尤多足
以上繼典誥垂世之書豈正追迹漢唐能文之主臣

等雖觀章句莫測淵源竊見祖宗御製集聖製序文已有故事蓋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堯舜之言非來聖莫適題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親撰神宗皇帝御製集序頒付本所以發揮聖作昭示來世

進御集表

臣某言竊惟神宗皇帝天縱聖德文章雋備策略宏遠出於天性不由學致自初即位經營百度有綱紀海內鞭撻四夷之志老臣宿將拱手相視以聽可否至於發姦摘伏料敵制勝明見萬里之外皆發於文詞臣頃被聖旨編次遺文始於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諸臣之家九尺牘寸紙無所遺軼或文采煥發足以形容淵衷或事實明著足以考察時政謹已謹次成書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測知深淺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堯舜之位躬曾閔之孝大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聖子之業補述前志見於為政網羅遺事盡付史官猶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滅特置官局經涉歲時臣伏觀歷代帝王如漢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於詩騷雜文舉一特文士比長挈大至於經論當世講論利害以文墨盡

天下事則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萬一惟漢光武起布衣治經術提三尺劍以平僭亂得治民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細札號令海內實融在河西詔書至探融等情偽河西皆驚以為不可欺即時款附第五倫為京兆掾每讀詔書曰此聖主也願為死力其用兵雖法孫吳然因事變化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遠教者負敗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處自當與典謨訓誥為比非近世所能髣髴九著錄九百三十五篇為九十卷目錄五卷內四十卷皆賜二府及邊臣手札言攻守秘計先被旨錄為別集不許頒行仍御製集序一篇以紀盛德發明大訓臣竊見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屋號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其書為不朽計又刻板模印遍賜貴近臣今已繕寫分為五帙隨表上進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寫鏤版臣無任戰汗慙懼再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雜論薦書狀劄子八首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在涖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仰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託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會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軾愚於自信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改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況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

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兄軾所犯若顯有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右臣竊見英州別駕鄭俠昔以言事獲罪投竄南荒俠有父年老方將獻言自知必遭屏斥取決於父父慨然許俠誓不以死生爲恨而流放以來逮今十年屢經大赦終不得牽復父日益老而俠無還期有志之上爲之涕泣況自陛下臨御一新庶政九俠新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盡而俠以孤遠終無一人爲言其寃者臣與俠平生未嘗識面獨不忍當陛下之世有一夫不獲其所是以區區爲俠一言伏望聖慈特賜錄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見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擢任劉攽狀

右臣等伏見朝議大夫知襄州劉攽多聞直諫文有

師法才力通敏所至稱治流落外官眾所嗟嘆訪聞
頃者將漕京東安靖不擾偶以前官財用窘乏嘗稱
貸朝廷敘繼其後未能即遷奏乞展限適會吳居辱
以聚歛進擢敘遂以不才黜退安於榮辱不自辯明
雖蒙聖恩召選近郡而臣等竊謂敘才術有餘用之
未盡陛下方網羅遺滯以助大化如敘之賢不可多
得伏乞擢置侍從觀其所長臣等職在獻納知賢不
薦實負愧貴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推恩故知陳州鮮于侁子孫狀

右臣等伏見故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陳州鮮于
侁學有原本博通諸經政事精詳和而有斷熙寧之
初為利州路轉運判官時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貧
地狹侁推行以理取於民有度能使一路獨無甚擾
近者京東經具居厚刻剝之餘人情不安朝廷特起
侁於疾病之中付以安集侁勞俸幾歲民亦以寧旋
蒙聖恩知其可用擢為右諫議大夫侁感激知遇前
後言事多蒙聽納不幸疾作不敢廢弛職事力求外
補後蒙聖恩寵以要職俾守近藩仍指揮一年後取
旨侁到任未幾遂至物故臣等竊聞侁平生守道歷
任諸監司有補國事晚節被遇擢寔侍從適以病去

無絲毫之過而身後獨不得與侍從亡歿恩例子孫
見有白身欲乞聖恩特賜閔察使得依諫議大夫恩
例以慰忠賢之心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薦呂陶吳安詩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馬康久病諫官闕人乞早
賜選擇除授尋奉聖旨只為難得人臣退而思之知
人之難莫如已試之驗竊見前左司諫呂陶右司諫
吳安詩昔任言責知無不言雖各曾罷去並不緣過
惡同時臺諫已斥復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韓維
不公韓氏黨與強盛為眾所疾安詩以言王讜進用
不當讜連姻權勢無由復進質之公議皆謂不平若
蒙聖恩還舊付職俾得盡心圖報必有可觀方今臺
諫並闕臣雖備位執法才短無助恐言職曠弛無
補聖明謹采眾論冒昧塵獻乞更加採察特賜錄用
不勝幸甚取進止

薦林豫劄子

臣竊見天下久安士久不試才者無以自見緩急之
際朝廷不知所用昔漢丞相王嘉憂世乏人嘗上書
言前蘇令起為盜欲遣大夫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盤屋令尹逢拜諫大夫失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竊位以爲侍從近臣誠及今閒暇各舉所知朝廷得以稍加優異則緩急宜有所補臣竊見右通直郎林豫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所至可紀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選捕獲尤溪強劫賊二十四人蒙恩轉三官次任蒼書亳州判官復以選補楚州連水羣盜又獲二十八人累減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觀其措置方略頗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試用宜有可觀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隨例注授碌碌於外異日欲有使令不若素養之爲善也臣不勝區區採擇衆善以補萬一取進止

乞優卹滕元發家劄子

臣伏見故龍圖閣學士前知太原滕元發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羣臣爭以財利求進之秋元發獨能守正時獻讜言先帝取其大節雖任用進退不一而幸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復還舊職權實河東元發亦能裁損極遺冗戍爲國惜費頗有成効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貧已蒙聖恩特加賻贈欲乞檢會近例差破人船津送喪柩骨肉直歸蘇州埃有葬日仍令

本州量事應副元發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公路至蘇州以來官司不許申干預元發家事及奏薦恩澤仍常切覺察取進止

薦王鞏劄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備實難九有所長皆當不廢臣伏見右承議郎王鞏生於富貴志節甚堅好學力文練達世務昔熙寧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屢欲用鞏鞏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從每上書言事多切時病吳充馮京器其爲人嘗與議及國事及王珪蔡確執政李定舒亶爲御史將傾充與京故起大獄廣加羅織欲以次及二人鞏由此得罪南廝里三年而歸剛氣不衰言事如故時二聖臨御司馬光當國鞏復預光議論光極喜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復欲進用而鞏狷介疾惡爲衆所忌適會光物故衆人摭其微過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竊悲光平日所薦矜布列朝廷而鞏獨連蹇不遇罷官者再九鞏之所長皆士人之所難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揚州謝景溫與鞏共事嘗上章明

辨其寃則愛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備位風憲區區之意每欲為陛下掇拾遺材以備任使與輩遊從最舊知其所長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錄用必能上感恩造臨事捐軀以報萬一取進止

雜辭免恩命表狀劄子二十六首

辭起居郎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頃自疎外擢居諫垣衰廢之餘才力耗竭龜俛歲月無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張頴為戶部侍郎杜紘為右司郎中公議紛然謂非其人臣繼上封漳極言其事杜紘雖才性鄙妄黜辱華要而罪惡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張頴為性峻躁臨事乖方歷任以來罪狀山積臣以為事既明白是以前後五次上言不知頴久事要權植根深固一為左右之所係任遂致聖意確然不移臣屢獻狂言誠不量力雖聖恩寬貸未賜譴呵豈敢冒昧寵榮復塵要近言不稱職臣猶自知當黜反遷眾必指笑伏乞特回誤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免清議不勝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即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君父之命所當敬從臣實何人敢有固執特以臣前言張頴除戶部侍郎不當前後五狀不蒙施行頴之罪名著在案牘傳於公議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則是臣訪毀黷眩惑天聽狂妄誅之所不當赦臣今不敢復論其事但以言為職言既不用理當廢黜銜愧冒寵義實不安伏乞檢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進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祇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免修條支賜劄子

臣准門下中書後省開准吏部牒以臣詳定參校六曹寺監吏人額祿文字并修條支銀絹各五十疋兩竊緣編修條貫及裁定吏額皆上稟朝廷議論下類官吏勤力臣居其間別無勞効冒昧恩賞惜所不安况范百祿等已有文字辭免乞賜檢會一處施行特寢誤恩以安愚分取進止

第二狀

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臣辭免詳定吏額并修條支銀絹者聖恩深厚不廢微勞宜合固辭

上煩天聽然念臣頃自遭遇曾未數年致位近侍其間因緣職事催督官吏修定舊條在於微臣經無分毫之効若皆一一僥倖恩賞實愧心顏伏乞聖慈察臣誠心非有矯飾追寢成命以安愚衷取進止

辭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召試中書舍人者伏念臣頃自外官擢任言責雖繼陳狂瞽而報效蔑然遂蒙聖恩執筆柱下復緣乏使權掌命書資淺才微寵恩沓至自知非稱而況人言方欲上書自陳以辭要劇忽聞召命震越非常況今多士盈廷詞臣間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聞豈患無人以備任使顧貽才力短拙重以衰殘曾未逾年致身華近必貽公議難以自安伏乞追回誤恩少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右臣今月某日准閭門告報蒙聖恩除臣試中書舍人者頃蒙特旨召試中堂辭避不從詎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終不安雖如區區寸誠不能仰回天聽而匹夫之志終欲必行蓋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於不情然臣以義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從父

學稍知爲文憂患以來筆硯都廢今雖勉強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縣道召充諫垣旋叨左史仍蕪詞命駢繁寵數併在一年臣猶知非況復公議此二不可也內外兩制素號要途凡軾頃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復據西掖非獨畏避識評實亦恐懼滿盈此三不可也臣旣無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寵祿將安用之伏乞聖慈鑒臣愚誠特寢前命俾臣得安閑地少弭人言則臣圖報恩私尚有他日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勾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期年齷齪文墨之間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繇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當願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爲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爲允懇迫之至冒昧以聞取進止

辭吏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試尚書吏部侍郎奉聖旨令官勾右選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劇智力俱殫方欲干扣聖明稍求閑地而猥蒙進擢俾佐天官地望愈華職業尤夥見今選集之亡五六千人一失銓量人言可畏伏望聖慈矜臣不逮察臣無他除臣一開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正之分干冒天威進退失措取進止

辭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臣頃在民曹頗經歲月不能均調有無仰助邦計日虞曠弛以速刑誅朝廷曲賜保全已為至幸復加進擢必致煩言近被除書參掌吏選雖云寵命猶麗諸曹臣自量空疎尋已辭避而況玉堂之清祕號為詞臣之極選臣兄軾舊以文學見稱流輩猶復畏避不敢久居得請湖如釋重負在臣微陋實為叨竊凡出第處或謂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職嚴姑願朝廷歷選多士雖或未欲置臣於外猶願特許假臣以閑地苟未滿盈庶可驅策悃誠迫切進退兢危伏望聖慈即賜俞允取進止

辭御史中丞劄子

臣待罪禁林行將一歲蕪權吏部復又累月常恐才小責重一有曠敗孤負聖恩今月三日得閣門報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聞命震恐罔知所措蓋自二聖臨御所用執法於今六人或由此進用或因事罷去九任人之得失實係朝廷之重輕官吏視之以啓勤息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長之候是以前代所選至慎至難如臣鄙九何以堪此況復職冠河圖之祕亦非近事之比雖朝廷過聽欲以寵借小臣而臣自度量顧願少安愚分重念臣頃者為邑江外被召選朝曾未五年遍歷華近無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區區之誠每虞傾覆若復冒居要任誠異本心況臣非獨自為身謀亦為朝廷惜此過舉伏乞追寢成命退就閑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節之義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進止

辭尚書右丞劄子

臣今月五日准閣門告報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臣備位南臺言事無補上負朝廷開納之意下姑朋友責望之誠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豈謂非常之命猥加無補之臣矧復二轄之官萬幾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實取輕於四方如臣奮自諸生誤叨近

侍嶮縣道曾未數年出入同行莫聞顯效資地淺薄積薪有後來之議德業空虛在梁有不稱之請伏乞追竊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聖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審已之分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二狀

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今日雖已具劄子辭免然意有未盡君父之前不敢復隱謹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無它師學於先臣洵而臣兄軾與臣皆學藝業先成每相訓誘其後不幸早孤友愛備至逮此成立嘗兄之力也頃者兄弟同列侍從臣已自愧於心今慈超遷丞轄中臺與聞政事而臣兄軾適自外召還爲吏部尚書顧出臣下復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實不遑安況軾之爲人文學事政過臣遠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遠慕古人內舉親戚無所回避只乞竊臣新命若得與兄軾同爲從官竭力圖報未亦必無補也如此則公議既允私意獲安其於愚臣實爲至幸取進止

第三狀

臣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詔書一道不允臣辭免

恩命者命降自天輒形懇避恩不加謹猶辱訓詞輒緣覆譴之私復伸愚陋之懇蓋陳力事上常目止於不能而量才用人亦當務其已竭況臣位居執法職在繩愆苟有官非其人爵踰於德法所當治臣敢弗言今者擢真近班實爲虛授若遂龜僂居位臣既自已知非苟復傳播於人衆必指爲無耻在它人猶爲不可况本職之所當言幸別選於長才冀稍安於私意再彈誠悃非敢飾詞所有告命不敢祇受臣無任震越待罪之至取進止

第四狀

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齋降詔書一道以臣再辭恩命不允所請者特遣使車宣布君命里巷改觀親黨增光雖聖聰之未回抑愚言之可聽與其順旨而使聖朝不獲所任曷若還命而使柄臣舉惟其人用此力辭期於得請昔楚有子玉文公爲之側席衛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亂若公卿類皆骨鯁則精神足以折衝今雖忠賢在朝股肱協力不宜雜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難國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觀焉尚冀察臣危誠追寢前命俾得粗陳薄技以効一官既獲謀身之宜非無報國之所進退兩得家國俱安其

於徵臣豈非厚賜無任恐懼懇禱之至取進止

免尚書右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首居言責無補聖時方有黜幽之虞遽聞矚等之命辭而不獲情實難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世寒賤兄弟懇冥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興運懸翻禁近以偷安恃聖神之誤知蹈嶮夷而莫顧前後歷居於臺諫彈擊多召於怨充每圖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報中夕以興進退皆艱徬徨自失敢有望於殊寵以自遠於煩言矧茲丞轄之嚴號居弼諧之貳觀用人之當否知為國之重輕如臣迂闊而寡謀孤直而多怨進用茲始已或紛然者遇儻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春秋一德以允僉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垂收前命以保危蹤苟無隕越之憂盡出生成之造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

第二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臺轄之重國論所存顧惟尺寸之材何與棟梁之選比陳誠懇尚闕俞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

臣家世寒儒僅守父兄之樸學文史未歧不通邦國之大猷頃自元祐之初偶緣乏使召自南遷之後遽責使言旋由左史而踐被垣復從右戶以居翰苑迨茲執法會未數年言何補於聖明志已殫於憂責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諸臣積累之榮方懷滿溢之虞願求閑散之便宜意思私之橫被復叨丞轄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處書生之地既犯不韙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受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筭之陋難堪鍾鼎之藏追還誤恩選速明德俾賢愚各安其所則中外無復間言其於徵臣受賜多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雜謝恩命表狀二十一首

謝除中書舍人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旨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執筆柱下已愧空踈起草禁中充為清切上敷主眷下愧人言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以西臺政教之原紫微論思之地緝熙庶政事得起參進退具寮言成訓誥昔趙孟治晉叔向為之謀主則楚無以當國僑為鄭子羽掌其詞令則國鮮敗事今臣所領頗近於斯宜得博達詳練之人踈通敏捷之士者嚴邦典潤飾皇猷如臣樸訥少文迂拙自用仁祖時始以直言見收下第在神考時復以封事獲對清光不能自結於一時旋復竄投於萬里雖謀身之不暇顧受任以何堪泰壇之樽何取溝中之斷清廟之瑟誤收竄下之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龍代天理物默然思道專意於用人穆若守成選衆而求舊憐臣一介之賤偶為三世之陳遺簪以故而見收老馬以病而復養不求其用聊廣吾仁臣雖力不迫人而誠心未泯學忘其舊而一二猶存敢不靖恭於朝側聽高宗之言政勉強以俟幾見成王之措刑臣無任

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旨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賜章服者越從左史權領西垣口出命書身參法從深念山林之迹本無富貴之心聞命若驚固辭不獲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學以父兄為師貧無公卿之助私有求於祿養輒自力於文詞慨然東遊無以上達際會仁祖訪求直言策語猖狂恃聖神之不諱考官怪怒惡悻直之非宜孰知俗俗之言特被愛君之詔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國士之知適有私門之禍未填溝壑重迫飢寒時於道途望見神考一封朝奏夕聞召對之音眾口交攻終致南遷之患生雖不遇嘗辱顧於二宗時不見容勢殆濱於九死厄窮身致覬俛何言敢云衰病之餘復被寵光之幸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無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堯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遠成王者老畢會於朝廷耕築不遺於林莽遂令拔擢猥及空踈馮唐已衰猶願雲中之往貢禹雖老未忘封事之勤誓如木之在山生則荷恩而死無所怨水

之於地行則潤下而正不敢辭臣之事君義亦如此欲報之意非言所殫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主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閤奉鈔槩以媿安民部劇煩以金殺而爲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許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爲靜深煦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僞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爲邪試之劇曹冀其來効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繇患於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筭之明稍寬民力之億臣之踈拙徒自勉強苟少緩於瘡痍亦圖報之萬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舊下開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爲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付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貴乘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承今昔之公議昭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某賤寒或知劭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對衣金帶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盛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綿力難勝顧視何功叨塵重錫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誤點清班豈曰無衣敢自求於安煥可使束帶顧未工於語言

是遭逢坐蒙恩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澤無外足以明重慎易佩魚之飾以示等威結以會朝垂屬識都人之舊服而拜舞顧影有彼已之慙豈徒褻博以爲容願盡麤捐而報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者中迂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禮衣蕪煖煌之寶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賤士儒素傳家羊裘寬博以禦寒牛脅連延而束體久從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爲坐沾賜予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廢物子養羣臣機杼告功遠取同裘之義範鎔成質式示斷金之誠篋笥增輝旣燠暖於私室繹紳同結亦誇耀於周行顧慙彼已之譏當誓捐軀之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翰林學士宣召狀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盛倚至臣

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克學士者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竦聽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曠容宜得雋良密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間自羣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末愧冠裳敢謂乏人遽令至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元老之在前燕處清心授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塵露之微海嶽奚補修列聖之故事今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臣亦有志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頭供奉官克待詔盛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克學士者力辭不免丞承詔旨之溫就職有時復紆使節之重慙負之極俯伏何言竊以法從之華禁林稱首田漁自奮信遭遇之

已艱兄弟迭居沉前後之無幾二劉二吳號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韓稱本朝之得人或同處於一時或相望於累歲今臣與兄軾皆塵西掖繼入北扉曾未三年適經兩制才不逮於前輩竊遂極於當年聖主何私偏許一門之幸愚臣自料敢齊伯氏之賢莫為先容獨尔辛會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氣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黨首清侍從之瞻察臣兄孤直之無他適具員偶闕而當補棄遺簪而未忍意同氣之可收致此空踈亦榮獎擢臣敢不始終一節庶無隕於家聲勉強百為或有補於國事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狀三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衣配重金光照從官之右既分上駟出忘徒步之勤醒馭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於寒遠仕則塵勞逢掖之衣加牛膏而自約下澤之乘望田舍以懷歸會是恩私不遺固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輯綏多士收攬成功五色彰施既蓋藩飾之義六轡調適復均緩急之宜不聞衰殘特

加好賜無衣自請喜七節之吉今為子承懷悲三賜之及此稟捐之報造次不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腰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服章在笥駢驥出閑襲以會朝乘而拜賜周行悚觀陋室增華伏念臣家本寒儒誤塵法從既脫布帛之陋稍從輿馬之安同喪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錫顧亦何堪寵數便蕃循省愧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傳求雋乂圖廣治功歷覽搢紳之閒深照奔走之病亦是迂拙偏被恩私賓客在前或將使之束帶大夫之後知遂免於徒行誓以廉捐少圖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恩賜臣對衣金帶鞍轡馬一疋者衣以旌禮錫之帶則有約束之嚴馬以代勞加之鞍則無隕越之懼荷國恩之深重知聖訓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臨多士抵廣德心捐厩庫之有餘憐臣庶之微陋拜命茲姑曾無

毫髮之勞受賜以歸先有滿盈之懼伏念巨起家寒遠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維鷄濡翼之誥任重道遠懷老驥伏櫪之心量力自知覽物增愧將何以光被顯服並驅衆賢惟當知無不言實亦匪以爲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勅設狀二首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初踐玉堂函頒燕俎仰示慈之豐厚增准職之以華飽食何爲汗顏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禮光祿後威四筵既盈豈復無餘之歎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賜則多論報何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又狀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賜勅設者恩異禁林禮加燕豆頻年不諱故事僅存偶追賢儔之游函蒙飫賜之舊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無外典禮畢修鳴鹿啣匕喜忠言之來告嘉魚汕匕豈衍樂之徒然祗服異恩敢忘仰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芻記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有命自天懇辭無地伏念臣歸朝未幾受任過優榮兼伯仲之間寵先供奉之列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及覃平察狂狷之無他憐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賜草木何知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又記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知制誥者職叨非分恩出異常伏念臣比自南遷推屠法從功未聞於一二寵遂及於便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急於用人不遺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報私未知死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龍圖閣學士者視草禁中既丞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忠告之求蕪延閣之寵名增補之榮觀退循淺拙積兢危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爲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啟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祿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厲精之實幸臺網之一舉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薄勉何及

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開風俗之情媮審詞說之忠倭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僞賢収擬微賤然臣迂愚之實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衷罷日甚言之無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爲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蓬蒿之自然晦而猶鳴亦雞鶩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知校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除尚書右丞表二首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待罪南臺閱時空久承恩右轄量分實逾雖循墻而固辭媿回天之無力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衰遲晚節遭遇聖時還朝首擢於諫垣求言終寘於臺長蓋古人事君之難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於引裾頓危有或折檻大則死亡之不卹小則投竄而莫留雖伏節之心沒而後已而保身之義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蓋上方有道常導之使言故下獲安心知言之

無罪非徒無益而不謹抑又與進而超遷才不逮於中流幸則過於前輩出入數歲參陪大猷昔所罕聞衆或驚歎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禮體天無心均覆中外無戚踈之殊惠養黔黎有恭儉之實德則可紀過寧復聞遂使諫諍之臣不知激訐之懼因緣寵遇後享尊榮不貲之恩沒齒何報方今兵革既息年穀稍登唯當上體仁心治而弗擾勞求哲士守之愈堅庶羣后比義以致功則孤臣因人而成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累具辭免蒙降詔不允仍斷來章者渙汗之恩已行而不反僂僕之志雖勤而莫伸上愧鴻私公下慙讓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堯舜之統蹈成康之仁體貌先正耆老之臣揀拔後來翹秀之士俛仰六載前後幾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賢否之實穆然淵默故坐照情僞之真臨御久則鑒愈明得失分則下無隱如臣者西南賤士章句小儒早歲倡狂偶竊多聞之選中年流落旣安縣尹之卑遭時乏人致位

近侍跌宕文墨之圃、囂囂議論之場、舉皆空言安有實效、願惟省轄之重、實參國論之餘、豈無遺賢、遽及微品、地寒資淺、何以望二事之餘、尤才短力能、安能裁六聯之滯論、雖復黽俛、就職愧歎、何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愛、不錄子弟之非、將建大廈、以覆羣生、故收衆材、而無棄物、然臣員過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潔已無私、或不孤於託付、引類自助、幸得免於顛隲、不渝始終、少答恩造、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忝二中臺、席猶未暖、恩頒細札、庖已分甘、爰因誕辰、寵賁私室、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才無它技、生實多艱、近從江海之羈、遽聞廊廟之政、齷齪從衆、曾何補於微塵、出入彌旬、已自驚於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優當世之名、卿不遺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豈茲菲薄、亦被寵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貴慎微、禮思從厚、既竭大烹之養、薰存惟食之恩、庶無飢渴之憂、以盡腹心之報、雖草木不

知於亭育、而犬馬尚職於仁、私被服恩、光求思報、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時當生育、情方切以懷親、職貳文昌、恩忽驚於捧詔、塵庖致饋、門戶生光、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夙稟厄窮、年侵衰暮、偶緣乏使、叨據近班、未嘗稼而取禾、則多不能謀、而食肉無耻、醉乏令德之美、飽無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爲身累、敢煩好賜之厚、曲記初生之期、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祿以養才、因舊章而惠下、旨酒肥羜、見和平蓄衍之祥、香稻來年、皆調節登豐之報、顧惟孱陋、坐食井腴、況臣少也、早孤、祿不及養、老而多感、憂以終身、賜予在前、莫施烏鳥之微志、顧瞻來事、惟有忠義之可爲、冀爾寸心、未知所報、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進擢未幾、勞效未聞、偶緣生育之辰、遽蒙欽賜之

典醉酒飽德銜喜太平之風先事後祿愧非崇德之義
颺勉圖報愧畏交中

樂城集卷第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陳州張公安道謝批荅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曠官是懼敢期恩貸而示撫
存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侍從晚遇
聖明犬馬之誠本期於竭盡烏烏之志施迫於艱難
憂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緣終制獲覲清光自顧衰殘
之餘力求閑散之地荷聖恩之未棄付使郡以偷安
勉強支持庶幾補報而自單車就道之日舊疾緣隙
而生視事云初猶冀有瘳於歲月力疾為治未敢即
訴於朝廷及此遷延愈增昏眩殆將墮撓於條教無
以表正於吏民衆所共知信非矯飾報孤誠而未達
服塵眷以徒驚感激之衷固無以喻進退之分終所
未安雖明主優容舊臣而尸素之譏安可弗畏雖愚
臣貪冒寵祿而筋力去難以強回苟矜察其罷羸實
保全於終始臣無任祈天埃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澤未移撫存若此感
幸雖切啓處未寧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

樂城集卷第四十八

陛下覆育萬物體乾坤之不遺容養羣臣猶父母之曲盡始終愛惜左右保全雖或迂踈無用之才加以羸老難任之日猶未忍弃俾復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隕然念臣結髮從宦出身爲君遭遇聖明有犬馬自效之志酬豸爵祿無山林獨往之心矯世求名既非所願要君自鬻九不忍爲誠以病勢侵凌理難勉強伏自去歲初泄死丘風熱交攻面目幾廢回陳誠請未賜允從貪冒寵光朋友之所譏笑墮弛條教吏民之所厭憎逮此干聞出於窘迫豈可復貪榮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廬留臺固遺老之清職在臣不爲遂廢於國亦謂無嫌病而得閑斯人情之至願退之以禮知主眷之愈隆天高聽卑得請乃已臣某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齊州李肅之諫議謝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勅就差臣知齊州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者衰疲無用退避爲宜尚分拜符以便私計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幼蒙基業早與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煩使逮聖明之有作登賢俊於無方誤識鄙凡首被選擇節制西夏尹正上都用

捨皆獨斷之明左右無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寵至心驚誓堅愚忠以報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訖無絲髮之可稱驅馳莫年已覺筋骸之不迫雖東秦之與壤實故里之近邦顧惟綏撫之權非復羸老之任飛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從知聖恩之愈厚况復歷山舊治父老猶存濮水弊廬封畛相望首立自得憇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復坐布德澤豈勞施爲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報效無所竊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李諫議謝免罪表

臣某言頃者昧於周防自貽謗譏聰明坐照善惡俄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訖無佗長以報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勢薄地寒果大招於浮議煩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求棄賴聖神之不惑察誣罔之無根不勞辯明自獲昭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鑒在上物無遁形坤厚蕪容人獲安處知拙直之多怨憐衰朽之易摧不見瑕疵曲全終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雖更煩使衰門無

振起之望莫齒絕榮華之心自蒙選掄遂歷禁近初無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領要權出分重鎮况復第昆之非薄並叨侍從之清華蒙國厚恩如臣有幾未能消於謗口實有累於知人每自省循謂宜廢黜尚竊方州之寄益明眷獎之深敢不勉勵疲駑要粉身而後已訓敎子弟期累世以無忘過此以還未知所措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張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詔恩以南郊大禮召臣陪祀者躬饗圓丘祗見祖廟百辟在列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盛禮顧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驚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頃守鄉國理極便安但以莫年勢難勉強飛章請老有負薪不逮之深憂竊祿偷安豈日莫思歸之本意恐再三之上瀆遂覬勉以逾時然而目疾侵凌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工惻然眷懷未忍遺弃而臣適丁病廢之日懼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祭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無期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茅簷而竊拚坐馳誠

意仰企清光媮惰之誅逃避無所臣無任祈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詔書許臣免南郊陪位者眷優隆不遺舊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謹何重加撫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整萬國之歡心洽百禮而為奉四海來格尚何埃於匹夫誠意旁周獨未忘於一介其為幸會豈合固辭況臣仕歷三朝班聯二府自當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之間聽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陳衰瘠苟便安開始貢私誠謂嚴誅之莫道重迺細札識聖度之蕪容雖蒲柳之質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隕越寢興不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代張公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饗帝之功允屬於元聖好生之德遂洽於斯民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

之元在禮有合祭之文於經有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竭四海以薦誠然後情意獲通多儀克備惠澤均於多辟賜子迨於六師自非聖神莫或修舉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錫恭日儉躋祇事神祇勤郵課寡故能享安寧於歷歲效職貢於多方釐事告成舊章不墜臣忝事累聖親承盛儀親致誠備物之爲難知持滿守成之不易其爲喜慰實倍等倫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賀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親饗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舉此盛禮併在一時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續嗣五聖勤學十年地平天成禮備樂奉親執圭幣三接神祇葦秸陶匏致精微於德產犧牲玉帛來職貢於多方祝嘏告休福祿若至赦宥多禪思廣好生之心賞賚六師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內外咸盡歡欣臣某居守別都阻陪列位徒與吏民之衆共被德澤之餘臣某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之聞臣某誠歡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百賀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舉三年之盛典罄萬國之歡心釐事既終鴻恩均被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伏以天地之恩施而不報祖宗之德大而難名惟有躬祀圓丘配神作主仰以蒼靈休之嘿運俯以示聖孝之無窮伏惟皇帝陛下道被華夷澤浹幽顯百神受職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報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緣祝嘏之餘丕冒生靈之衆幅員萬里歡喜一詞臣等分職番都不獲奔走執事無任瞻望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謝頒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熙寧十一年新曆一卷者天方發春朝旣頒朔歲功伊始民事有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動必法大將以正萬事於歲先大一統於宇內而臣官治留務職在勸農敢不奉順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屬共贊要成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禮畢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在迭藏之品猶加異數之榮祇奉絲綸貴增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饗受祿自天樂與羣臣同露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筦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霑然大賚大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莫景顧田廬而願逝竊秩祿以常驚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聞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李誠之待制遺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將至顧視日景瞻戀聖時恐死一言瞑目無恨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少年感繫有志功名晚節遭逢屢經驅策揔戎西北方朝廷肝食之秋爲國威懷竊將帥分憂之日誓將勉勵少荅恩私而施設未遑罪戾隨至荷聖神之普照曾竄逐之幾時安居里閭浪迹漁釣誠心自信冀天日之尚回歲月蒼移謂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俛仰之間彌晉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堯

舜之明哲履漢唐之緒餘引領太平之功側身同德之士臣雖竊見其如而莫究其終興言及茲銜痛沒地然臣聞之惟至誠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爲治之先兵實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聰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談將死之言庶幾於善苟有取於萬一則雖沒而猶生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龔諫議謝青州帥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勅告授臣右諫議大夫知青州軍州事燕京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某日祇受訖者守土無功曠官是懼成命旣出懇避無由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儒術空疎吏能淺薄早蒙選擢屢典方州中被寵光荐歷臺省懷樸忠而不顧勅勤拙以自將然自違去中朝流落外補首尾經八年之久左右無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餘無復甄升之望頃緣乏使再守別京復親日月之光親聞金石之訓粗陳本末方慙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驅策之意自遠天闕曾未期年函升侍從之榮仍分旄鉞之寄鴻恩自至莫知其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鈞獨運識馮唐於郎省但取一言冀及

黷於淮陽未忘舊物恩深不報期銘骨以終身才拙自知誓見危而一節衛命東徃誠心內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陳汝義學士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南京留守知應天府事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者越從散地權領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慙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屢試煩難任重多憂積衰成病乞身閑冷但求安養於餘生絕惠功名不復干求於當世豈謂聖恩未弃見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聞此命莫知其由泊復見於清光復親承於聖訓晝出陶鈞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漢宣起張敞於亡徒漢武用安國於梁獄古或有是今則無之嚮非日月之照臨不遺隙穴之微陋則已廢之迹誰肯復收臣敢不勉勵疲駑宣布政令雖天地之恩不報而犬馬之志長存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南京留守謝減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中書劄子一道踈

決見禁罪人臣已卽時施行訖者德澤之厚常首於京都原省之寬一清於多辟感天至速協氣可期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本京頃自秋未逮茲歲終愆陽爲災特雪不至麥田枯槁民氣底煩雖嘗祇奉詔音並走羣望而精誠未格應答不時衆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萬國知其艱難德配上天體厥覆霧推臨軒決獄之意廣赦過宥罪之仁謂三都之人均在輦轂使千里之內同起頌聲民心旣孚天聽非遠臣幸攝守晉鑰親被鴻休樂與都人共陶聖化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芻諫議南京謝表

臣某言伏以兩陽重鎮久愧於無功留鑰乏人復叨於龍寄祇奉綸綍初見吏民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選用列辟藩屏四方獨化陶冶之間不爲親踈之異乃眷別都之地實惟創業之邦控引大河遠通江海之利列置諸將並擁貔虎之師舟車四馳賔旅荐至歷觀近世多用重臣顧省庸虛豈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歲流落中年不意班白之秋置身侍從之列東持旄鉞鎮撫方州負乘有致寇之

憂老病非濟時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
臨照之明孰為先容保此芻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
廣風教之餘勉強疲篤少致消埃之報臣無任瞻天
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臣某言七十致仕國有舊章再三上聞情非虛飾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
晚依至道心存止足甘方未及亟請閑官老既當休
即求謝事陛下矜憐者舊特屈典常許帶使名坐臨
僊館臣眷戀德澤難於固辭勉強衰遲領此深眷空
糜厚祿已復二年仰愧朝廷俯慙朋友敢緣禮律之
舊力丐筋骸之餘蓋陛下欲優容老成而臣之蒙賜
已久臣將畏避滿溢而陛下之流澤愈多誠恐一朝
溝壑之虞遂有終身負乘之耻逮此未耄得以自陳
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愛人以德君臣之際非獨
以爵祿養養為恩進退之聞固將以名節如終為意
使臣得退仗閭里歌詠聖時行葦無牛羊之憂蒲柳
免風霜之患則私心自得國體蕪存區區惓誠實冀
得請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老而求退豈以為名病而得閑本其至願飛
章自乞誠意未孚特蒙賜書勉以就職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聞引年去位事君之舊章懷祿忘歸
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謝者在禮雖或許之然皆廟
堂注意之臣疆場折衝之任邦家倚以為重神人賴
以為安留之者既自有詞居之者誠亦無愧是以禮
存權制人絕間言未聞退處閑官坐糜厚祿竊此異
數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興運首被揀拔
與聞發微貪戀聖明豈有窮已徒以寵祿盈滿懼速
顛隳筋力衰罷理難勉強幸緣舊典敢固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量極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誠之勤請杜無
名之誤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於僥倖使臣今日
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區區寸誠得請乃已臣無任祈
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誠發於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
惟衰朽之年久竊尊榮之寄雖兼異眷敢以自安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事君之禮少壯不敢不
勉行已之義老病不可不歸壯而不勉則失忠老而
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離謝事之期已
逾三歲祈天之請蓋又累年况復同列之間北多得
請而去獨臣言辭淺陋未足以回天勢力孤單中無
與為地苟遂磐桓顧寵俯仰懷慙志不克伸沒有遺
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誠樂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
足名世奔走先後未嘗之人豈臣去留足為輕重徒
以遺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難堪老馬尚存不知驅馳
之弗逮致之顛覆之地恐非愛惜之宜故寵臣以尊
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為貴厚臣以重祿不若使
臣得守分限之為安九厥保全之餘斯皆聖明之賜
力陳危懇尚冀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奉表
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張公謝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辭位忘三請之頻煩念舊推息蕪異數
之重復不替使名之重仍蕪官職之崇身喜歸休心
慙誤寵國有成命禮不敢辭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念臣奮自諸生荈歷顯仕出入中外九經四十
餘年事業空疎未聞一二可紀量才無用早絕意於

功名聞道有年又甘心於閑退徒以夙事累聖晚遇
昌期雖復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廢自知驅
策之難堪漉懇上聞輟難蒙聽皇明委照私欲無違
復緣出震之初與聞馮几之命曲加恩禮度趙典常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義不忘勞仁先費老待疲馬以
芻粟之厚聊盡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豈責之報
使得優游卒歲安樂延齡惠澤至深反側為愧雖老
身已矣將遂志於山林而物性自然終傾心於葵藿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欽州賀登極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書伏承皇帝陛下天錫成
命君臨萬邦神人宅心中外相慶臣某誠歡誠抃頓
首頓首臣聞人倫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
與一定衆庶自安我國家接統漢唐配德虞夏世祚
乎太古無擬倫先皇帝總御綱權肇新法度廣興百
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屬皇帝陛
下仁孝天授聖智日躋承昭考作室之明賴艾毋異
周之賜臨馭茲始沛澤汪洋寵及庶寮恩宥多辟民
出蠲租稅之重邊吏禁侵攘之姦兆民允懷四夷未

願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漢昭知時務之宜今古同符
治功可待臣守土兩服親被鴻恩踴躍歡呼倍越倫
等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
聞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滕達道龍圖蘇州謝上表一首

臣某言近從鄰郡移領鄉邦舟楫之勞曾無幾日里
問之舊足慰平生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
家世寒微學術疎淺介特無援歷事三朝縉縉愚忠
粗守一節方先帝臨御之始寔羣臣綜覈之秋拙直
之心偶蒙委照緩徵之議每輒與聞知無不言徒自
竭於忠孝直故多怨遂寢結於情憊恩遇一移流落
十載雖欲自安於散地然猶橫被以惡名投畀遐方
要今沒齒竊意網羅之莫脫豈知天日之自明吳興
之除聖意可見幸疑謗之已釋雖老死其何求敢冀
優恩復遷善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聖德
日躋憐孤迹之多艱傷舊物之久棄特推鴻造存養
餘齡臣老病出仍羈危多感勒卹民物敢忘委寄之
深迎勞在選已覺筋骸之憊慕營之心徒切桑榆之
報何時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聞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又表

臣某言地本鄉閭人情所樂物多魚稻衰病以安祇
見吏民布宣德澤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
皇太后陛下坤儀正大母德慈仁照知四海之艱難
洞鑒羣臣之情僞不遺踈迹均被憂恩臣早事三朝
誤知先帝初階變更之議每陳安靖之謀言拙計疎
怨多援寡始求補外本欲安身不圖寵幸之心未快
情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惡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
之地竄投三郡益加遠小之鄉賴聖神之至明察愚
直之無過獨排眾謗移領吾與危迹再安孤根復植
逮茲新命不覺涕零惟天地之鴻私顧草木之何報
東南少事深慙素食之恩江海坐馳私有自憐之意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集卷第四十九

樂城集卷第五十

啓事二十二首

賀歐陽副樞啓

右某啓伏審近膺休命遂總兵權九在下風孰不自
 慶以天下之辯士而議論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
 而臨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歎欣夷狄所以震懼昔
 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
 爲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
 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
 生亦常悲於不過蓋人之於世美惡必有所偏而天
 之於人賦予亦莫能備伏惟樞密侍郎天才奇特高
 出古人餘論溫純和樂海內士人之所望以開慰學
 者世俗之所待以師保斯民果承寵榮入踐鈞軸手
 執子奪身為安危施之事實則可以慘舒四方之人
 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夫富貴之士所少
 者文字而終莫能得貧賤之士所急者爵祿而亦不
 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於當世而况位在
 樞府才爲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
 文人之美夫復何加謹奉啓陳賀不宣謹啓

北京謝韓丞相啓二首

右某咨頃遠軒闥尋至北門自領簿書復將期月魏

都雄盛號稱河朔之上游職官卑微最爲府中之末

吏事既甚騷議皆得參顧惟淺庸何以堪處而况早

氣方退流民未還盜賊縱橫行獄填委是健吏厲精

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辦之時伏

惟相公偉量絕人盛業蓋世樂育賢俊誤知鄙九竊

觀佐幕之司似若無責之地勉強之處則事皆可與

因循而去則身實甚閑敢無自強少答知遇

又啓

右某近准中書劄子就差管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

司機宜文字者頃塵制科已授商幕尋輒請告以便

養親貧窶無資還復求仕既來魏府幸過家庭曾未

逾時就改此職邊鄙無事最爲閑官俸給稍優充便

私計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類順養衆情曲務鄙庸

常見存念則豈有進退之際皆從私心功效未聞旋

移新苟顧恩造之甚厚思力報以未由區區之誠書

不能既

賀歐陽少師致仕啓

伏審累章得謝故邑榮歸位冠東宮寵兼舊職高風

所振清議愈隆伏惟致政觀文少師道德在人術學

蓋世早遊侍從蔚為議論之宗晚入廟堂隱然衆庶之望屬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臨事而安莫測弛張之用釋位既久始知靜鎮之功仰成績之不刊信後來之難繼存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後去進以其道者道高則難晉故七十致仕在禮則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築室清頰琴書足以忘憂遺名四方珪組蓋已外物誰歟治國能就問以質疑惟是門人尚不拒其來學伏以官守不獲躬詣門拜謹奉啓陳賀

迎陳述古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厥直玉堂公憂輔郡父老相慶更屬疎觀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術高妙東南舊治又振於士林臺閣遺風特高於朝右魯侯爲國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訪諸生不謂古人復見今日某承乏贊舍人聞德音樂與斯人共被餘澤

賀致政曾太傅啓

伏審得謝明廷進蕪異數首被衮衣之錫仍因旄節之崇終始恩榮中外慶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舊德隆重元勳著明輔相三朝純固一節良士在位不求

旅力之功尚父雖衰猶荷鷹揚之託西鄙無事中原思賢繼陳止足之誠自求清靜之樂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大節凜然四方仰止矧十載廟堂之舊多一時几杖之賢年德最先命秩九峻出同憂患措國步於安寧歸共優游播清風於長久某夙荷知獎實倍歡欣謹奉啓陳賀

賀韓相州啓

伏審懇辭晉務歸守鄉邦欽藏爲國之方勉就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伏惟某官才大難名功成不處方三朝之終始更萬變之勤勞抗大節於群疑擅元勳於不朽楚國已定葉公邁其舊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遺功名於簡策樂民社於方州施無不宜信處心之有道衆猶願治懷舊德以徒勞某夙荷獎知實倍歡慰限以官守阻詣門庭

謝韓許州啓

伏念某爲性迂踈居官簡惰日虞彈劾歸事耕桑敢謂蕪容尚形論薦恭惟安撫相公德度宏遠謨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俗之多務豈棟梁之久聞復用之期曾無幾日願知之士豈惟一人曾何已棄之身未改見知之舊嗟駑馬之獨後期

枯枿於再榮爲力已艱論恩則厚龜勉下祿心已切
歸歟愧負鴻終私何爲而報此

賀河陽文侍中啓

伏審力辭樞務得請名邦恩禮便蕃中外慶慰伏惟
判府司徒侍中輔相三世始終一心器業崇深不言
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無爲而庶務以成此朝廷所
以遲遲於均佚之書而士民所以瞻七於保釐之命
顧惟出處之義實繫功名之終晉侯志於赤松晉公
安於綠野油然自得夫豈不懷矧惟三城密邇全洛
政獨止於民社樂有助於林泉道大難名信後來之
莫繼民猶思治恐又安之未遑

謝文公啓

伏念某遷疎已甚廢棄爲宜偶來宛丘遂復三歲留
連寸祿久已愧於古人顧視富塗義無求於今日方
將圖宦遊於南士即暇豫於鵠原自屏遠方少安愚
分此者伏遇某官厭倦樞政偃息藩州忘陋質之無
堪恃舊知而增氣尺書自達方懷冒進之憂奏牘上
聞遽辱見收之請庠齋簡暇既深便於冗材德宇崇
深固足安於一介仰慚伯樂之顧自知駑馬之姿雖
取信之無疑猶恐難於必售其爲感激難既敷陳

賀張宣徽知青州啓

伏審入覲帝廷榮加使秩遂解南籥作鎮東藩新命
既傳衆情胥悅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業在人直道
而行神聽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賢達之風師保
斯民望之已久進登異數禮亦爲宜雖分職於選方
實均榮於二府老成猶用人有望於安寧旌旆來東
迹稍於安孤拙其官守有限慶謁未遑瞻望傾依衷
誠踴躍

謝改著作佐郎啓

右某啓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廢棄
已久偶歲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榮幸
兼至伏以方今聖人在上多士盈廷挾策讀書皆道
德宏深之士泄官從政並才術縱橫之人珪璧煒煌
顧瓦礫而安用松筠挺接嗟蕭艾之徒生固天地付
予之特殊宜朝廷進退之亦異朝遊山林之十羣鳥
獸之喧早暮登霄漢之塗接鸞皇之翔厲是以羣材
並驚百度咸熙顧視駑駘伏鹽車而已幸旁睨樸樾
埃樵爨以何詞會謂庸虛亦蒙遷補伏念某才性鄙
拙學問空疎早歲猖狂誤塵科舉蹉跎二紀見者興
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馬無求於再駕死灰豈意

於復然無負郭之桑麻願歸耕而未果効乘田之畜
牧荷竊祿以偷安實無望於榮華願常憂於罪戾寵
至逾分誠不自知此蓋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時陶
鈞庶物春陽既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舉以待賢才
有銓綜之常以御羣吏使賢者無久留之嘆不肖者
有寸進之緣雖三代用人之明何以過此故一介受
恩之賤罔不知歸感戴徒深敷陳罔既

謝張公安道啓

右某啓伏以少年遊學方成都樂職之秋壯歲效官
復淮陽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淨眷募府之優閑再
辱辟書重收孤迹哀憐廢棄之久誰復肯然綢繆罽
俎之歡亦非偶爾伏惟番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
重累朝體河岳之兼容納涓埃而不間衣食有奉已
寬盡室之憂道德照人况復終身之幸

賀孫樞密啓

右某啓伏審王畿報政兵府登賢中外同歡士夫相
慶伏惟樞密諫議才業薰劬忠厚有餘早試煩難識
民間之情偽晚依潛躍相龍德之光享出當千城入
贊心替温然不伐德望逾隆卓爾自將風節彌壯固
上心之乂簡且人皇之攸歸方今武備載張邊防未

弛導迎善意猶有望於仁人保養遺氓終愈光於令
問某早遊門下實倍歡情趨謁未由瞻依徒切

謝黃察啓

右某啓伏審不弃空疎過形論薦廢退已久慙懼靡
違誠以進無千世之才出爲苟祿之仕強顏未去襍
被以須方河堤潰決之餘當流民紛委之地皇華在
隕務咨度以求賢鴻屬于飛待劬勞而安宅是宜舉
屬精之能吏効奔走於當時老鈍之資樸樸何取豈
謂採聽之誤曲加獎飾之榮此蓋伏遇某官德在薰
容仁存乂棄有霜臺嚴肅之威而不用有繡衣擊斷
之勢而不施既示含容復蒙甄錄然以東州之廣才
士如林輒先衆人豈勝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殫

賀趙少保啓

右某伏審得謝明廷榮歸故里參東宮之羽翼增南
國之光華指紳竦觀食儒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
金玉節貫冰霜早入諫垣藥乎蹇諤之足畏晚陪國
論温然忠厚之可依遠此分憂所至稱治因俗爲政
無寬猛之常與民息肩有清靜之化士夫倚以爲重
邦家仰以爲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許再三之請久
而後從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遊空寂

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激揚
類俗師表後生卓然先覺之風坐致不言之益某因
緣末契誤辱見知舊德不置雖同海內之公怨高節
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終欣慰之多敷染難盡

賀文太師致仕啓

右某啓伏審得謝中朝歸老西洛位極師保望隆古
今止足之風中外所嘆伏惟致政太師躬夔臯之偉
業兼方召之壯猷翼亮三朝始終一節百辟共傳於
遺事四夷想聞於風聲民恃以安士思爲用尚父雖
老而鷹揚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况復坐而論
道本無黃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
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來一人而已方將翺翔高
少之下沂回伊洛之間身膏白雲堂開綠野釋鼎鐘
之重負收竹帛之餘光雖使圖之丹青素以尸祝衆
之所願誰復聞然某蚤以空疎誤辱知獎嘗欲借潤
於河海庶幾自効於錙銖而蹇拙多艱漂流歷歲誓
將歸掃墳墓絕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過洛之幸舊
恩未奪尚許登門之遊一聽話言末畢微願猶能作
爲歌頌傳示無窮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
勝區區謹奉啓陳賀

謝兩發運啓

某啓竊以廢棄餘生龜僥祿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
踈拙之資敢謂弁容過形論薦某少年喜事誠有意
於功名中歲早衰願投迹於菴徒以竄逐未久不敢
言歸耕稼無資未能捨祿馬病伏擬實畏馳走之勞
木落歸根久忘發生之念伏承某官德業深厚名冠
士夫委寄優隆地連湖海思與明主廣育材能邇求
屬官不棄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髮之輕一言之容
遂致鼎鍾之重然方今聖沿初啓羣賢彙征敢以衰
朽之餘輒塵英乂之列感激雖至慙懼定深

賀范端明啓

某啓伏以仁厚之深老有餘福退閑雖久坐致優恩
中外相傳歡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文鄉邦舊德
翰苑老成蚤擅價於文章晚收功於忠義謀安社稷
之重言發卿士之先事成耻於自陳功大難於久掩
旣及身而顯耀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誣而陰
德之必報其早承眷與喜倍等倫不復躬詣門屏備
慶謹奉啓陳賀

除中書舍人謝執政啓

某啓近蒙聖恩除前件官仍改賜章服者謫宦江湖

歲月已久置身臺省志氣未安繼登翰墨之場勉出
 絲綸之語辭而不獲處之益驚凡物之生小大異稱
 惟人所處閑劇宜有但徠無事於冠裳爰居不樂於
 鐘鼓操之則慳舍之則安是以造物者聽其自然而
 用人者貴於因任然後才得其適性無所傷某少而
 讀書中頗喜事既挾策以干世誠妄意於濟時奏牘
 之多既比狂於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於賈生比困
 幽憂始聞大道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
 爰於索居遂以無用以謂良冶之砥石不能發無刃
 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蓋將
 終焉豈意大明之繼升廣收諸賢以自助驥駉之乘
 而罷駑與焉櫟枿之林而樗櫟在是橫豎見錄漫不
 自知此蓋伏遇某官道大難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
 之業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於幽遐整九官之汲引
 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棄之餘輒參侍從之列
 朝衣肉食雖懷歸而未由濡足纓冠顧所居之富爾
 其斯民之大定幸四國之無虞碌碌何功循或一書
 於竹帛堂堂儻續尚能悉載於聲詩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除尚書右丞諸公免書

某啓伏蒙聖恩除其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思出非
 常心知逾分雖懇辭之未獲要得請以為安竊以文
 事之臣國勢所係得其人則四方斯訓非所用則百
 辟何觀顧可私於一人致坐失於大體某家世寒陋
 資稟冥煩早歲讀書徒以文翰自喜莫年臨事動由
 迂闊見識既自知之不疑矧眾言之何賴方虞汰斥
 遽尔超升况今二聖天臨羣公彙進五臣翊舜自格
 無為之功一德承湯已膺克享之報豈容不肖或與
 其間伏望某官因進見之餘言達外廷以論進賢退
 否既鈞軸之當為置散投閑抑空踈之常分苟無滿
 溢之懼盡出陶鎔之私

謝啓

某啓誤蒙詔恩選備臺轄小才知愧空僂僂以循飾
 成命莫回嗟負乘而致寇竊以先皇昔關於官制兩
 丞特異於唐餘上參萬務之幾下總六職之劇既用
 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某家世甚寒賢望尤薄
 雖學存於古而言輒謂迂志切於時而舉不知務禁
 林清要文譽缺然憲府審嚴忠言無幾方乞閑而自
 便遽曠等以叨榮此蓋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讓服
 世推數多士雅聞成就之功一意本朝樂有俊良之

助積薪不嫌其居上蟠木函爲之先容坐致空踈誤
蒙甄拔其爲感幸難盡言宣

代人咨事八首

子瞻答周郎中啓

伏承不察空踈辱示書教稱道過實慚懼交至某自
少讀書喜作文字志氣方銳以多爲賢流傳世俗誤
見推許近歲以來遭罹患難舊學衰落加以當世文
士述作至多每一開編終日驚嘆故自近日深自欽
退未嘗有所爲文方欲收拾舊書而已俾布四方不
可復捨豈謂賢達上復以此見稱每讀來書祇增愧
汗所示古今詩二卷詞藻旣瞻格律又高誦詠再三
浩不可測辱賜之厚未知所報

張公安道答呂陶屯田啓

伏審決策大廷程文優等聲華籍甚慶慰良深某官
學問該通業履淳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時
進不失榮退無所負惟是六科之建始於兩漢之隆
衆所共趨久而成俗盛極則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
告未衰猶有設科之本意苟遺風之可挹曾外物之
何加勿用擬弁本無求於執事不忘蘆菘終有獲於
豐年比者過示長牋曲形厚意

陳述古舍人謝兩府啓

久塵近侍愧於無能出補外官適其素願始布條詔
親見吏民秋夏豐登人懷富足之樂風俗淳厚庭無
爭訟之誼曾何施爲遂底清淨某老大無取介特自
將平昔之學嘗志於治民仕宦之勞每深於陟屺願
之久矣乃今得之此蓋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業宏
遠銓綜羣吏不知中外之殊鎮撫多方常先陪輔之
重舉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遠知陶鈞之有自官
守無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誠敷陳旣

又謝兩制啓

寒拙之資久塵於侍從恩寵之誤猶寄於藩維祇服
休光已臨所部某歷職無補每以爲慚備已甚明固
嘗自乞荷聖恩之未弃付近郡以偷安太吳之墟風
俗猶厚長淮以北魚稻稍豐親養無違私計自得曾
何鄙薄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官學術精深才猷駿
懋眷獎方厚議論持平頃與同朝固服膺之有素獲
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視事云初馳誠罔旣

張聖民修撰謝二府啓

待罪海壖方虞於曠敗分憂畿外充荷於陶鈞祇見
吏民布宣條詔累歲豐稔略無罷人積雨開明粗有

秋稼方郡邑之無事顧庸懦以何為某早從宦遊舊
侑圖史旋承乏於劇職勉從事者歷年心迷薄領之
煩力殫錢穀之計逮茲出守之地復修舊學之餘政
事稍閒初心自得曾何幸會獲此便安此蓋伏遇某
官道德濟時字量包世災和中外耻一物之未寧容
養賢愚思羣材之各遂顧鄙儒之無狀竊近輔以偷
安雖荷德之深無忘於瞻仰而營職之外何補於涓
埃慚懼之誠敷述難既

齊州李諫議問候文符中啓

伏審財鎮別京臨制北鄙政務休簡兵民又安恭惟
某官德邁古人望隆當世陶冶多士盡布公卿之閒
輔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懇懷事業偃息方風俗未
登非老成而莫定邊鄙尚竦須重德以謀安衆口所
期天心將應即日冬候凝冽鈞履康寧某迫此莫年
尚玷鄉郡道路不遠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謁無路
敢祈保衛以慰傾依

李諫議賀郭宣徽知并州啓

伏審謀帥廟堂授鉞方而風聲所被邊鄙自安伏惟
某官學本詩書思含韜略入參樞近出揔戎行謀慮
宏深隱若長城之固動用安靜不求一日之功勳名

既隆擊故隨至進退有裕望實燕隆令尹三登曾喜
色之莫見頻陽復起信前計之可從方今卒乘久安
盟好猶在用人既得知廟勝之有成俾國威休顧公
策之安出某老拙無用退守鄉邦側聆休嘉以慰瞻
望

李諫議謝二府啓

某為性甚愚篤於自信與人無忌拙於周旋頃者得
遇監司造為浮謗浼塵上聽紛然罪戾之多傳播四
方重為衰老之愧飛章自理疎雖循省之無瑕顧吹
求之已密恃照臨於皎白信俯仰於平衡不竣辯明
坐獲昭洗枯根再生於時雨敗舟獲濟於驚濤名節
既全死生為幸此蓋伏遇某官持大鈞而播物奮至
鑿以臨人定妍醜於須臾無施巧偽憐衰能之易毀
曲為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隕某老病既久思求歸
而不能荷戴雖多恐圖報之無日激切之至敷述奚
殫

樂城後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明水秀
雨後風和

送姪邁赴河間令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駟學

傳銀青挽詞二首

大靈三絕

和王晉卿都尉茶藥二絕句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魯元翰中大稅詞二首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蔡州任氏閱世堂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

郊祀慶成

次韻姚道人

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次韻姚道人一首

次韻石芝

故樞密翁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讀史六首

和子瞻雪浪齋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

寒師嵩山圖

望嵩樓

思賢堂

阻風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

次韻子瞻江西

雨中遊小雲居

第二卷

詩七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

次韻子瞻連兩江漲二首

次韻姪邁過江漲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康樂樓

筠州州宅雙蓮

奉同子瞻荔枝歎

次韻子瞻梳頭

勸子瞻修無生法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

祥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

中得數句覺而補之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

還過高安送歸

東西京二絕

唐相二絕

寓居六詠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次遲韻二首

次遠韻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

次韻瞻子過海

過姪寄柳冠

寓居二首 東亭樓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遠同賦

浴罷

次遠韻齒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

次韻子瞻獨覺

次韻子瞻夜坐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旦起理髮 夜卧濯足

同子瞻次過遠重字韻 午窓坐睡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

荅吳和二絕

閏九月量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求黃家紫竹杖

賦豐城劍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

卜居

和子瞻過嶺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第三卷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唐修撰義問挽詞二首

寄題登封揖仙亭

吳冲卿夫人秦國挽詞二首

十一月十三日雪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

遷居汝南

索居三首

聞諸子欲再質卞氏宅

任氏閱世堂前大楸

贈蔡駮居士

癸未生日

白鬢

寒食二首

穎川城東野老

汝南示三子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

思歸二首

萬蝶花一絕

春晝

夢中詠醉人

立秋偶作

汝南遷居

寄內

病愈二首

九日三首

立冬聞雷

將歸二首

示賓福論老

三不歸行

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穎川

次遲韻寄迺遜

次遲韻對雪

選穎川

題鄆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栢
武宗元比畫畫丈殊支焚

上巳日夕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葦東齋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盆池白蓮

詠竹二首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初得南園

移竹

記亭

第四卷

詩七十首

葦居五首

再賦葦居三絕

歲莫口號二絕

雪後小酌贈內

喜雨

收蜜蜂

養竹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

兩病

施崇寧寺馬

南堂新斲花壇二首

夢中謝和老惠茶

新霜

戲作家釀二首

冬至雪

歲莫二首

春後望雪

除夜

喜雨

甲子日雨

新火

次韻和人詠除醮

閑居五詠

杜門 後忘 讀書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迺聯騎往觀歸報

未開戲作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于親教之學作

詩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

春深三首

次運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

再次前韻示元老

築室示三子

開窓

遜往泉城獲麥

送元老西歸

蜀人舊食炊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

僧教人并食其蕪有鄉人西歸使為父老

言之戲作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秋社分題

釀重陽酒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予昔在京師畫工韓若拙為予寫真今十三

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禁縣楊生畫不

減韓復令作之以記其變偶作

九日獨酌三首

泉城田舍

第五卷

雜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

和子瞻歸去來詞

穎川擇勝亭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

沐老園贊

香城順長老真贊

自寫真贊

六祖卓錫泉銘

代李樵卧帳頌

享齋頌

抱一頌

第六卷

孟子解二十四章

第七卷

歷代論

堯舜

三宗

周公

五伯

管仲

知瑩趙武

漢高帝

漢文帝

漢景帝

第八卷

歷代論二首

漢武帝

漢昭帝

漢哀帝

漢光武上

漢光武下

魏器

鄧禹

李固

陳蕃

第九卷

歷代論三

荀彧

賈詡上

賈詡下

劉玄德

孫仲謀

晉宣帝

晉武帝

羊祜

王衍

第十卷

歷代論四

王尊

祖逖

符堅

宋武帝

宋文帝

梁武帝

唐高祖

唐太宗

狄仁傑

第十一卷

歷代論五首

唐玄宗憲宗

姚崇

宇文融

陸贄

牛李

郭崇韜

馮道

兵民

燕薊

第十二卷

穎濱遺老傳上

第十三卷

穎濱遺老傳下

第十四卷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進冊文

改園陵為山陵手詔一首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擬殿試策題二首

第十五卷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會計錄叙三首

第十六卷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申三首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待罪劄子一首

第十七卷

生日謝表笏記四首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第十八卷

表疏一十九首

汝州謝上表

分司南京到筠州謝表

明堂賀表

雷州謝表

移岳州謝狀

復官官觀謝表

南郊賀表

降朝請大夫謝表

謝復墳寺表

謝復官表二首

皇太后上僊慰表

欽聖憲肅皇后祔廟慰表

欽慈皇后祔廟慰表

太行太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皇太后上僊功德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天寧聖節功德疏

東瑩老翁并齊僧疏

第十九卷

青詞十一首

京師一首

高安四首

龍川二首

閣早一首

許昌三首

祝文二首

嵩山

汝州謝雨

第二十卷

祭文一十八首

祭張官保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祭亡婿文逸民文

再祭張官保文

祭亡嫂王氏文

祭八新婦黃氏文

北歸祭東瑩文

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亡嫂王氏文

再祭亡兄端明文

再祭八新婦黃氏文

祭范子中朝散文

祭子子敏奉議文

遣迨歸祭東壁文

祭黃師是龍圖文

祭范彝叟右丞文

祭竇月大師宗兄文

祭迨迨聰長老文

第二十一卷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

六孫名字說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經嚴後

書楞嚴經後

書金剛經後二首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

第二十二卷

墓誌銘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神道碑一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附書公序

第二十四卷

雜文五首

巢谷傳

亡姊王夫人墓誌銘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

道遙聰禪師塔碑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

樂城後集目錄卷終

樂城後集引

予少以文字為樂涵泳其間至以忘老元祐六年年
五十有三始以空疎備位政府自是無述作之暇願
前後所作至多不忍棄去乃哀而集之得五十卷題
曰樂城集九年得罪出守臨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
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

恩北歸寓居潁川至崇寧五年前後十五年憂患侵
尋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見復類而編之以為後集
凡二十四卷

樂城後集卷第一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感舊一首

還朝正三伏一再趨未央又從江海游苦此劍佩長
亭中驚和璞起坐憐老房予瞻夢中見人誦詩云度
十三弦此生若遇那和璞始信秦事為我忝丞轄寔
是響泉因作破琴詩以記之
身願弁涼子瞻每欲為園中
不願不致請耳此心一自許何暇憂涉
岡早歲發歸念老來未嘗忘淵明不又仕黔婁足為
康家有二頃田歲辭十口糧教教諸子弟編排舊文
章辛勤養松竹遲莫多風霜常恐先著鞭獨引社酒
嘗火急報君恩會合心則降

次韻題畫卷四首

山陰陳迹

卧對郝人氣已真晚依丘壑更無論不須復預清言
侶自是江東第一人逸少知清言慕善然爾
亭記亦不免之清言耳

雪溪乘興

亟往過歸真曠哉聾人不信有驚雷雖云不必見安
道已誤扁舟犯雪來

四明狂安

失脚來遊九陌塵故溪何日定抽身使同賀老扁舟
去已笑西山鄭子真

西塞風雨

兩細風斜欲暝時凌波一葉去安歸迺知夜宿蛟人
室浪卷波分不著娘累衣

送姪邁赴河間令一首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歸誰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
爾赴河間治無嫌野老譏仍將尺書報勿復問從違

次韻門下呂相公車駕駉學一首

未識吾君龍鳳章諸儒望幸久南庠輦回原廟初移
蹕驚集西癰已著行執爵稍前疑問道獻琛不日數
來王從官始悟熙寧意遺我親臨見肯堂

傳銀青挽詞二首

名自烏臺發恩從鳳沼深鹽梅和衆口金玉比誠心
瀟泊平生事彌普一病侵遺言自無憾朝野為沾襟

又

丹旄國西門茅廬濟水源官清貧似舊名重沒猶存
臺閣傳遺懿文遊拭淚痕君恩不改故延賞遍諸孫

大雪三絕句

閨歲窮冬已是春常寒卻暖未宜人陰風半夜催飛
霰梢淨天街一尺塵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雖憂麥未傷膏澤較遲三十
日問天此意亦茫茫

連歲金明不見水上春風雪氣稜稜臺中曾奏五行
傳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晉卿都尉茶蘼二絕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撒花時見萬年枝多情賴有王公
子鮮翦金槃寄所思春來未曾見花但於
崇中時見撒花耳

後圃茶蘼手自栽清於芍藥曠於梅舊來詩客今無
幾三嗅馨香懶舉杯

次韻門下呂相公同訪致政馮宣猷一首

懶從朝謁事駢駢此去高眠罷倒衣詔許敲門訪者

舊天教築室俟來歸石公熙載田字履氏賈加修完
公得之以成婦計類非偶然者
肩輿尚肯追春色公來春希往
浴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暉所
至成家即安穩武昌誰乞釣魚磯

滕達道龍圖挽詞二首

才適邦家用學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測流落一長吁
大節輕多難深言究遠圖收功太原守談笑視羗胡

又

南竄蓬公弄水亭公時北歸番我聞閭城壯年不見
守時北歸番我聞閭城壯年不見
日千里餘論猶驚敵萬兵簡冊何人知造膝邊防獨
處竦先聲傷心繫軻城東地目斷安知有死生

魯元翰中大挽詞二首

遺直誦家聲持心本至誠何勞求瞭察所至自安平
氣象餘前輩才華屬後生飛騰看諸子相斷亦公卿

又

十年初見范公園知與錢瑋結第昆樂易向人無不
可疎慵憐我正忘言南遷卻返逢北渡遠聘相過適

近藩無復放懷諱笑語挽詩空寄淚潑潑予瞻兄始
與元翰皆
時杭州及自彭城不止都門寓居范原
時來相過予始識之其後南還元翰出亡洛州及奉
使契丹元翰復守滑
臺皆按察者久之

贈司空張公安道挽詞三首

道廣中無競才高治不煩安心本篤靜憂世亦時言
壽考同脩畫經綸故事存猶應門下客微論記根原

又

孤高出世學豪邁謫仙人早歲猶和俗中年自識真
定餘特發照塵盡四無隣聞道騎箕尾還應事玉宸

又

西蜀識公初南都從事餘一言知我可久好復誰知
學術晉元數家聲付伯魚霜天近生日聞挽重鄰歎

秦州任氏閱世堂一首

朱君長桐鄉死食桐鄉社吏民安君德君亦愛其下
遺言於斯葬老及勿相捨自知得民深千歲誰似者
任君治新息寬惠洽鰥寡疆梁順教詔梓鼓不鳴野
三年去復還園木栽拱把居人敬間巷禽鳥依屋瓦
蒼然百尺檜直幹任大厦相要勿剪伐令尹昔所舍

次韻子瞻和淵明飲酒二十首

我性本疎懶父母強教之逡巡就科選逮北年少時
幽憂二十年懶性粗如茲偶然踐黃閣俯仰空自疑
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

人言性本靜不必林與山世雖有此理知誰非妄言
自我作歸計于今十餘年低回軒冕中此語愧虛傳

又

世人豈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
自從落江湖一意事養生富貴非所求寵辱未免驚
平生不解飲欲醉何由成

秋鴻一何樂空際乘風飛秋蟲一何憂壁間終夜悲
憂樂本何有力盡兩無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歸
少年氣難回老者百事衰聊復沃以酒求與狂心違

又

昔在建成市鹽酒晝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
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來朝廷上七年不知還
有寓均建成且忘昔日言

夢中見百怪一一皆謂是醉中身已忘萬事隨亦毀
此心不應然外物妄使爾安心十年後此語知非綺

又

開卷觀古人誰非一世英骨肉委黃墟泯滅俱無情
憧憧來無盡擾擾相奉餽驚雷震朱夏鮮能入秋鳴
得酒且酣飲問誰逃死生

明月出東墻萬物含餘姿孤蟾庇繁蔭衆鳥棲高枝
解衣適少事捫腹知亡竒朝與羣動作莫復何所為
此時不自有日出還受羈

尺書千里至輟食手自開將卜東南居故鄉非所懷
勿言湖山羨永與平生垂鴻鴈秋南來及春思故樓
蛟龍乘風雲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門事雖諧
直道竟三黜去國終恐迷何如自衛及關里從參回

又

羨虜忘君恩戰鼓驚四隅遣候失晨夜驛騎馳中塗
詔書北窮征諸將守來驅敵微勢可料師競力無餘
防邊未云失憂懷愧安居

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謂得忽忽恨衰老
年來亦見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謁出入自媚好
報君要得人彼褐有懷寶斯人何時見郎上歸耕表

又

春早麥半死夏雨欣及時出郊畛禾田父老有好辭
秋陰結愁霖似欲直敗苾其人天際影響良不疑
精誠發中禁慙默非有欺難號日東出乃令民信之

又

天厨釀冰池挫蕩畏出境年衰雜羸病一罇百不醒
鸞臺異諸曹有政非簿領頽然雖無謫固謝出囊頰
回首愧周行羣英燦彪炳

淮海老使君受詔行當至富官不避事無事輒征醉

平生自相許兄先第亦次東南豈徒往多難嫌暴貴
白首六卿中嚼蠟那復味

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爭掃習禮迹
三已竟無怨心伏鷲鳥百無私心如丹經患髮先白
功名已不求餘事復何惜

家居簡餘事猶讀內景經浮塵掃欲盡火棗行當成
清晨委翠動未夜依寒更低帷悶重屋微月流中庭
依松白露上歷坎幽泉鳴功從猛士得不取兒女情

又

南方有貧士狂怪如病風垢面髮如葆自汗屠酒中
導我引河水上與崑崙通長箭挽不盡不中無尤另

又

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未愧陶翁飢雖飢心不惑
懷忠受正命賦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與同事國
借哉委荆榛恐亂長黥默

我友二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豈獨私與已
欽然不求人而我自壘耻臨風忽長鳴誰信日千里
江行眎漁父但自正綱紀持綱起萬目魴鱗皆可止
老成日就衰所餘殆難恃

諸妄不可賴所賴惟一真內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

外將應物化致一常日新商於四父老携手初逃秦
翻然感漢德投足復躋塵出處蓋有道豈為諸呂勤
嗟我十歲後澹然與之親還將山林姿俛首要路津
囊中舊時物布衣白綸巾功成不歸去愧此同心人

次韻子瞻道中見寄一首

兄詩有味劇雋永和者僅同如畫影短篇泉冽不容
把長韻風吹忽千頃經年淮海定成集走書道路未
遑請相思半夜發清唱醉墨平明照東省詩到通南
來應帶蜀岡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效一飯歡有餘
去歲此時初到穎

郊祀慶成一首

盛禮彌三祀初元正七年祭燕天地報儀自祖宗傳
講義金華父近有古講義官訓釋祖宗奇齋心玉食
詳秋成通四海廩實到窮邊今秋諸道皆奏豐稔而
塵卷跳疆寇西羌入寇環州琛來浸海船高麗使前
大禮人和神亦答物備禮誠全廟室開深觀郊丘對
廣園翠惟新祕殿寶仗溢通歷周冕裘緝儉製祀歟
以祀天有司欲為黑漆度用百唐車保介便正觀狀
志進退安重爽尊前多舊德迎拜或華顛薦潔潔求陰
在房室以黑漆代之燧馳誠寄煒煙垂精繁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輅追前

獨回班成弗虔徹細深屈體屏蓋切承天門陞大斷

入齊皆循祖宗故事而去轍仍去黃道濟濟谷灰初

應史考求遺考修其法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風

轉歌舞送天旋簾啓瞻宸極雖號識漏泉矜愚開罪

毋釋欠靖民編樂作波翻海書行箭脫弦東朝歸福

昨南極本高仙有道知難犯無私每得賢劬勞就聖

德謙畏絕私權治道初無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進

王隨見頌誠然臣於景靈殿

次韻姚道人二首

西山學採薇東坡學煮羹昔在建成市豈後衣冠情
朋友日已疎止接育趙生喬智徇所安元氣賴以存
時於星寂中稍護亂與昏河流發九地欲挽升天門
枉用十年力僅餘一燈温老病竟未除驚呼欲狂奔
何日新雨餘得就季王綸

高人隱陋甚至樂初無方心知無生妙運轉開陰陽

才如凌雲松豈受尺寸量氣如幽谷蘭時送清風香

嗟我本病肺寒景隨翕張册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

清詩墮雲霧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

遠遊居臨安間出從請王他年解冠佩共遊無邊疆

儀麟既委照未謝過隙光

次韻于瞻上元扈從觀燈二首

虜去邊城少奏章，雪殘中禁罷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爭看瑤輿金鳳凰。

春來有意乞歸耕，足痺三年久未平。項奉使契丹，歷馬備足已三年。矣忽記上元鑾輅出，起聽前殿曉鐘聲。

蔡州壺公觀劉道士一首

元祐八年七月彭城曹煥子文至自安陸，為予言過淮西入壺公觀，觀縣壺之木木老死久矣。環生

孫槩無數，聞有老道士劉道淵，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謁之神氣甚清，能言語服細布單衣，縫補殆遍。

壁間題者多，以不易衣為美。煥問其意，道淵悵然曰：「此故淮西守歐陽永叔所贈也。世人稱永叔工文詞，善辯論，忠信篤學而已。君知是人，竟何從來？」

耶公與我有夙契，且齊年也。普將去吾州，買此以別吾服之三十年，嘗破而補之矣。未嘗垢而辭也。

比嘗得其訊，吾亦去此不及矣。煥聞之愕然，莫測徐問其故，皆不答。予少與兄子瞻皆從公遊，究觀

平生固嘗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嘗自言昔與謝希深、尹師魯、梅聖俞數人同遊嵩高，

見辭書四夫子於蒼崖絕澗之上，曰：「神清洞之問。」

同遊者惟師魯見之，以此亦頗自疑。本世外人，今

聞道淵言，與曩意合，因作詩以示公子裴叔弼。

思頴求歸今幾時，布衣猶在老劉師。龍章舊有世人識，蟬蛻惟應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傳昔問不須疑。曾聞圯上逢黃石，久矣晉侯不見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詞二首

內治隆三世，尊臨極九年。神孫克負荷，大業付安全。有道華夷靖，無心怨惡悛。和熹盛東漢，從此不賢稱。

又

約已心全小，寬民德有餘。外家思澤少，先后禮容虛。有司每以章獻太后故事為議，原廟因前室待奉音韻深自非薄，不敢當而止。

神宗皇帝神御有詔，自中朝避冊書，前殿議其不欲速退，即功名不勝紀，四謚歎猶踈。皇太后尊德，豈四謚所能及。

次韻姚道人一首

道人偶許俗人知，法喜非妻解養兒。夜久金莖添沆瀣，室虛寶月映琉璃。遂來醉俠忽，返近出詩仙。句奇獨怪區區踐，繩墨相逢未省角巾欵。

次韻石芝一首并引

子瞻昔在黃州亭遊人家，井開石上坐紫藤，校葉如

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雞蘇而茸起賦入韻記之元祐八年予與子瞻皆在京師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諸島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謂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耳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籃遺子瞻遂次前韻

雞鳴東海朝日新光家洲島霧雨勻一晷石上適生耳幽子自食無來賓寄書乞取又未許筌龍蕉囊海神戶戶止也左傳一掬誰令墮我前無為知我超諸教此身不願清廟瑚但願歸去隨樵蘇龜龍百歲豈知道養氣千息存其胡塵中學仙定鍾脫夢裏食芝空酷烈中山軍府得安閑更試朝霞磨鏡鐵

故樞密簽書贈正議大夫王彥霖挽詞二首

試吏有能名升臺擢直聲雄飛極九載修路止三城壯忘方凌厲遺書忽歎驚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塋

又

傾蓋晚相親東西省戶鄰聽君占諫草繼找出詞綸京尹聲初泐樞庭迹尚新邯鄲炊未熟榮謝隔遠巡

讀史六首

晉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鴻鵠自高翔

又

又

諸呂更相王陳平氣何索千金壽終侯劉宗知有託

又

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保庸哭空傷生

又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國都孔明不料敵一世空馳驅

又

安石善談笑揮塵卻伴秦妄起弁吞意終殘吳越人

又

江河浪如屋要瀆滄海客可憐狄仁傑猶復負婁公

和子瞻雪浪齋一首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送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積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窓中繭練舒眼界枕上雷霆驚耳門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源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蕢笠向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比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遠臘雪如翻盆一杯徑醉萬事足江城氣味猶應存
次韻子瞻生日見寄一首
日月中人照與芥心虛慮盡氣則薰彫霞點空來羣

羣精誠上徹天無雲寸田幽閔燠不焚恥咏中外絳
錦紋真然物我無後分不出入常氣道師東西
指示君乘此飛仙勿晉墳茅山隱居有遺文世人心
動隨蚤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宵饒同華助爾來
僅能破魔軍我經生日當益勤公粟正氣飲不醜梨
棗木實要鉅耘日云莫矣收桑粉西還閉門止紛紛
憂愁真能散凄煮萬事過耳今不聞怪語日惡龍
韻其夫人

寒師嵩山圖一首并引

蔭光法師寒君未嘗至嵩山欲往遊焉元祐九年春
磐栢都下得古畫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圖也
予昔嘗遊焉峯嶺徑遂觀刹皆是君喜曰此將以導
予也吾昔熙寧中自陳之洛往來皆出嵩少之間時
方重九與偕行者約曰子與於此登高乎今筋力尚
強可以一往異日復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
守汝州聞此州在嵩少之勝登城北望可以盡得其
勝君何時為此遊吾將舉酒與子相望雖不能同亦
庶幾焉系之以詩曰

峻極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
後試覓神清古洞天神清洞見山

望嵩樓一首在汝州

連山郭吾北二室分西東東山幾何高不為太室容
西山為我低少室見諸峯臨軒一長歎隱見由所逢
試問山中人二室竟誰雄雄雌久已定分別徐亦空
可憐汝陽酒味與上國同遊心四山外寄適杯酒中
思賢堂一首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帝非散落篇章在
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右洲者斜日到冠佩
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蕪菰蒲穰
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泯然未替甘棠愛
阻風一首江漲俗常歲而風不順

大水茂州浦牽挽無復施我舟恃長風風止將安為
攝然委積水坐被弱纜維市井隔峯嶺食盡行將飢
長嘯呼風伯厄窮豈不知蓬蓬起東南旗尾西北馳
所望乃大諫開門訊舟師師掉頭笑沿沂要有時
沂者不少息沿者長嗟咨飄風不終日急雨常相隨
雨止風亦止條條弄清漪我言未見信君行自見之
次韻子瞻遊羅浮山一首

安迷墮澗逢玉京雲行大喬風號鳴暗中過盡石髓
滑驚喜觀闕朝霞明東坡南去類此客檣者力盡非

求生偶然瀕海少氣氣復有禍地容躬耕諸候歷聘
謝魯卑茅簷燕坐師老彭天樞旋結日珠重人寰下
視鴻毛輕俗綠漸覺水雪解元氣乍復蛟虬俾遠遊
脫屣入蓋竹初怪長史番家度後來玉斧小兒子亦
入真誥參仙經試令子弟學諸許還家不用劍閣銘
洞天聞亦有圖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願與世無
事不願與世平不乎

次韻子瞻江西一首

許君馬老共一邦西山斷處流蜀江誰今十載重渡
龍灘頭舊寺晨鐘撞亂流赤脚記淙淙道俗自謂丹
霞龐便令築室修畦疇往還二老筇一雙魏子筠州
有
十
年
之
舊

雨中遊小雲居一首

賣酒高安市早歲逢五秋常懷簡書畏未暇雲居遊
十載還上都再謫仍此州廢斥免羈束登臨散幽憂
鄉黨二二子結束同一舟雨餘江漲高林薄煩擘鉤
積陰荐雷作兩山亂雲浮雨點落飛鏃江光濺輕漚
笑語曾未畢風雲遽誰收舟人指松檜古刹依林丘
老僧昔還住晚飯迎淹番食菜吾自飽饋肉煩賢侯
嚴城迫吹角歸棹隨輕鷗聯翩閱村塢燈火明譙樓

肩輿踐積甃塗潦分潛溝居處方自適未知厭拘囚

樂城後集卷第一

樂城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次韻子瞻上元見寄一首

誰憐東坡老獨看南海燈故人隱山麓燕坐銷牀稜
人生天運中往返成廢興炎起燮下薪凍合瓶中水
賴有不變處寂如方定僧建城亦巖邑燈火高下層
頭陁舊所識天寒髮鬢髻問我何時來嗟哉谷爲陵
幸此米方賤日食聊一升夜出隨衆樂舖糟共騰騰

次韻子瞻連兩江漲二首

南過瘦嶺更千山蒸潤由來共一天雲塞虛空兩翻
瓮江侵城市屋浮船東郊晚稻須重種西舍原蕪未
及眠獨掉扁舟赴申卯米鹽奔走笑當年

客到炎陬喜斃涼江吹虛閣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
隔卧覺長炊稻飯香荔餉深紅陋櫻棗桂醅淳白比
琳琅恩移嶠北應非晚未省南遷日月長

次韻姪過江漲一首

陰淫夏爲秋雨暴溪作瀆缺防舊通市流潦幾入屋
雖幸廩粟空猶惜畦蔬綠鹿駭不擇音鴻羈分遵陸
室誦曾子還城謳華元衲中情又岑寂外物兢排蹙
設心等一慈開懷受諸毒道力雖未究游波偶然伏

糧須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許北還從此當退縮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詞二首

家風足圖史婦德儼蘋蘩湯沐從夫寵冠衣席弟思
克家傳衆子有後慶多孫追養心何極增封禮尚存

又

宦遊非不遂流落自龔踈宗黨半天末存亡驚素書
佳城東嶺外茂木故阡餘遙想千軍送臨江涕滿裾

寄題武陵柳氏所居二首

天真堂

官遊閱盡山川勝歸老方知氣味真歌哭不移身自
穩往還無間語尤親未懷前輩無因見猶喜諸郎有
此人千歲長禽風未改不加瑠珠世稱珍

康樂樓

邑居欲盡溪山好不作層樓無奈何巖谷蒲前收蠟
屐漪連極目卷漁蓑安心已得安身法樂土偏令樂
事多千里筠陽猶靜治還家一笑定無它

筠州州宅雙蓮一首

綠蓋紅房共一池一雙遊女巧追隨鏡中比並新粧
後風際攜扶欲舞時露藥暗開香自倍霜蓬漸老折
猶疑殷勤畫手傳真態道院生綃數幅垂

奉同子瞻荔枝數一首

蜀中荔枝止嘉州餘波及眉半有不稻樓宿火却霜
霰結子僅與黃金件近聞閩尹傳種法移種成都出
巴峽名園競擷絳紗苞宴漬瓊膚甘且滑比遊京路
塵紅塵箬籠白曬稱最珍思歸不復為尊萊欲及炎
風朝露勺平居著鞭苦不早東坡南窺嶺南道海邊
百物非平生獨數山前荔枝好荔枝支色味巧晉人不
管年來白髮新得歸便擬尋鄉路棗栗園林不須願
青枝丹實須十株丁寧附書老農圃

次韻子瞻梳頭一首

水上有車車自翻懸帶如線垂前軒霜蓬已枯不再
綠有客勤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試幽
人言紛紛華髮何足道當返六十過去竟疑梳頭吐
後以水火筆之皆不復生故以為本

勸子瞻修無生法一首

除却靈明一一空年來丹竈漫施功掌中定有卷摩
在雲際懸知霧雨濛已賴信心雷掣電要須淨戒拂
昏銅誰言逐客江南岸身世鏗窮心不窮

石盆種菖蒲甚茂忽開八九華或言此華壽祥
也遠因生日作頌亦為賦此一首

石盆橫石養菖蒲沮如沙泉蕪華鋪世說華開難值
遇天將壽考報勤劬心中本有長生藥根底暗添無
限鬢更爾屈蟠增瘦硬它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讀山海經詩欲同作而未成夢中
得數句覺而補之一首

此心淡無著與物常欣然虛閑偶有見白雲在空間
愛之欲吐玩恐為時俗傳逡巡自失去雲散空長天
未愧陶彭澤佳句如珠圓

成都僧法舟為其祖師寶月求塔銘於惠州還
過高安送歸一首

少年能講大乘經法施堂中不出焉為許先師傅後
世徑從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黃羊瘴滿意初成白
塔銘寄我淚痕歸萬里遙知露滴澗松青

東西京二絕

親祀井泉巖一終屬車徐動不驚風窈如何預詞臣
事指點譏詞豹尾中

犀著金槩不暇普更須石上構黃梁數錢未免河東
舊不識前朝大練光

唐相二絕

楊王滅後少英雄猶自澄思却月中已得惠妃歡喜

見方頭笑殺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
晚歲雄猜氣益橫
心怕無鬚少年士
可憐未識王奴兒

寓居六詠

手植天隨菊
長添首偕盤
叢長憐夏苦
花晚怯秋寒
素食舊所愧
長齋今未闌
殷勤拾落藥
眼暗讀書難

又

山丹炫南土
盈尺愧西京
所至曾無比
知非浪得名
未須求別種
尚欠剝繁英
行復春風度
天涯眼豈明

又

隣家三畝竹
蕭散倚東墻
誰謂非吾有
特能惠我涼
雪深聞毀折
風作任披猖
事過還依舊
相看意愈長

又

弱增生掩冉
挿竹強支義
旋壘封根石
能開著子花
扶持物遂性
綴緝我成家
故國田園少
何須恨海涯

又

大雞如人立
小雞三寸長
造物均付子
危冠兩昂藏
出欄風易倒
依草枯不殭
後庭花草盛
憐汝討興亡

或言後庭冠即王樹後庭花

又

西隣分半井
十口無渴憂
歲旱百泉竭
日供八家求

艱難念生理
沾足愧寒流
比聞山田婦
出汲爭群牛

山中澗谷枯竭及者每苦牛奪其水一人出汲輒數人持杖讓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罷子卿還
屬國功成定
遠恨陽關漂
流豈必風波
際顛沛何妨
枕席間伏臘
便應隨俚俗
室廬聞似勝

家山囚綠宿
世非今日賴
有陰功許旋
還此說見佛書

山連上帝珠
明府心是南
宗無盡燈
過去歌危空
比

夢年來瘴毒
冷如水圖書
一笑寧勞容
音信頻來尚

有僧梨棗功
夫三歲辦不
緣憂患亦何
曾

次遲韻二首

老謫江南岸
萬里修烝嘗
三子留二子
滿少道路長
累以二孀女
辛勤具饌糧
誰合南飛鴻
送汝至我旁

飢寒不能病
氣絳色亦康
柑背問家事
嗟我久已忘
力耕當及春
無為久南方
還家語諸女
素剛非王章

又

世事非吾憂
物理有必至
常曠百川竭
顧亦防兩耳
陰陽相糾纏
反覆更自治
幽懷澹不起
默坐識其意

長子念衰老
速行重慙愧
踈慵身似僧
岑寂家近寺

但聞事日新
未覺吾有異
器鎗本自出
藩角徒不遂

得失衆共知窮達佛所記要令北歸日粗究一大事

次遠韻一首

萬里謫南荒三子從一幻謬追春秋餘賴爾牛馬走
憂病多所忘問學非復舊借書里諸生疑事誰當叩
吾兒雖懶教擢穎既冠後求友中卷人玩心竹間岫
時令檢遺闕相對忘昏晝兄來試謳吟句法漸翹秀
暫時鴻馬飛迭發頃篋奏更念死丘子頽然何時覩

次韻子瞻和陶公止酒一首雷州作

少年無大過臨老重復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盃裏
今年各南遷百事付諸子誰言瘴霧中乃有相逢喜
連床問動息一夜再三起泝流俛仰得此病竟何理
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已非酒猶正之其餘真止矣
飄然從孔公乘桴南海洑路逢安期生一笑千萬祀

次韻子瞻過海一首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
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窮
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翕幽子疑龍蝦平須竟誰雄
閉門亦勿見一艤回香風晨朝飽粥飯洗鉢隨僧鐘
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懷兒童
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籠籠樊頽甚密俛首姑爾容

衆人指我笑韉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宮

過姪寄椰冠一首

衰髮秋來半是絲幅巾緇撮強為儀垂空旋取海棕
子椰木也不結子耳束髮裝成老法師變化密移人
不悟壞成相續我心知茅簷竹君南滇上亦似當年
廊廟時

寓居二首

東亭

十口南遷粒有歸一軒臨路闊奔馳市人不慣頻回
首坐客相詰便解頰慙愧天涯善知識增添城外小
茅茨華嚴未讀河沙偈偃仰明窻手自披

東樓

明從海上湧金盆直入東樓照病身久已無心問南
北時能閉目待饑麟颶風不作三農喜是歲成海颶風颶風耐客
初來百物新歸去有時無定在漫隨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後月季再生與遂同賦一首

客背有芳藂開花不遺月何人縱尋斧害意肯番折
偶乘欣雨滋冒土見微茁倚倚抽條穎頗欲傲寒列
勢窮雖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遠幸此城南友
小堂芳容則幽閣粗可躡中無一尋空外有四隣匪

窺牆數抽實隔屋看柳葉蔥蒨獨茲苗慙慙侍其活
及春見開敷三嘆何忍折

浴罷一首

逐客例幽憂多年不洗沐予髮拂無垢身垢要須浴
顛際本天運憤恨當誰復茅簷容病軀稻飯飽枵腹
形骸但癯瘁氣血尚豐足微陽闕九地浮彩見雙目
枯槁如束薪堅緻比溫玉長齋雖云淨閑月聊一沃
石泉澣巾悅土釜黃桃竹南窓日未移困卧久彌熱
華嚴有餘秩默坐心自讀諸塵勿消盡法界了無矚
恍如仰山翁欲就馮叟卜猶恐墮聲聞大願勤自督
次遠韻齒痛一首

元明散諸根外與六塵合流中積綠氣虛妄無可託
弊陋少空明婦姑相攘奪日出曠焦牙風來動危檝
喜汝因病悟或免終身著更須誦楞嚴從此脫纏縛
子瞻問瘦以詩見寄次韻一首

多生習氣未除肉長夜安眠懶食粥屈伸久已效熊
虎倒掛漸擬同蝙蝠衆笑恐飢長杜門自恐莫年還
入俗經旬輒瘦駭隣父未信腸滿添黃玉海夷族覺
似齊魯山蕨仍堪嘗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
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若樵爨長須同二僕此身

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鶴

次韻子瞻獨覺一首

咄咄書空中有恠內熱搜膏發癰疥羨藜飯芋如固
然飽食安眠真一快午雞鳴屋呼不起欠伸吉貝重
衾裏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芸鞋即行李夜長却對
一燈明上池溢沓微有聲幻中非幻人不見本來日
月無陰晴

次韻子瞻夜坐一首

月入虛牕疑欲旦香凝幽室火猶薰清風巧爲吹餘
瘴疎雨時來報斷雲南海炎涼身已慣北方毀譽耳
誰聞遙知掛壁瓢無酒歸船還將一酌分

次韻子瞻寄賀生日一首

弟兄本三人懷抱喪其一頽然仲與叔耆老天所隲
師心每獨往可否輒自必折足非所恨所恨覆禹實
上賴吾君仁議止海濱黜凄酸念母氏此恨何時畢
平生賢孟博苟生不謂言歸心天若許定卜老泉室
妻涼百年後事付何人筆于今兄獨知言之泣生日
次韻子瞻寄黃子木杖一首

老至亦有漸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匪幸免卿閭耻
罪重瘡難平餘痂未脫疾登山足猶健不用扶兒子

我兄念辛勤贈此攜且倚它年賜環日田舍尤須此
早收藤節杯旋綴烏皮几茅簷數間足不用伐桐杞

次韻子瞻謫居三適

且起理髮

道人雞鳴起趺坐存九宮靈液流下田茯苓抱長松
顛毛得餘潤冉冉欺霜風俯就無數櫛九九為一逼
洗沐廢已久徐之勿忽忽氣來自湧泉至此知幾重
近聞西邊將袒襦擁馬鬚歸來建赤油不復僣伍同
笑我守尋尺求與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午窓坐睡

定中龍眠膝定起柳生肘心無出入異三昧亦何有
晴窓午陰轉坐睡一何久頽然擁榻身刺啄叩門手
寒唯頽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喪我冰消不遺壽
空虛無一物彼物自枯朽夢中得靈藥此藥從誰受
侵尋入四支欲洗自無垢從今百不欠只欠歸田叟

夜則濯足

海民慢寒備不畜衾與稠雖苦地氣洩亦無從曉憂
逐客又未安集舍占鷓鴣念肯使胡中車馳卒不晉
貂裘溯北風十襲猶颺颺中塗履水河馬倒身自投
究足費馮翼千里煩勝鞵十年事湯劑風雨氣輒浮

南來足憂慮此病何時瘳名身執親踈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過遠重子韻一首

孟子自誇心不動未試末嘉鐵輪重第凡六十老病
餘萬里同遭海隅送長披羊裘類屨子寵食豬肝同
閔仲大男留處事田畝幼子隨行躬釜墜低眉語笑
接隣父彈指吁嗟到蟹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
年須勉種來時邂逅得相攜歸去遠巡應復從某驚
憂患爾來同父知出處平生共雖令子孫治家學休
炫文章供世用穎川築室又未成夜來忽作西湖夢

次韻子瞻和淵明擬古九首

客居遠林薄依墻種楊柳歸期未可必成陰定非久
邑中有佳士忠信可與友相逢話禪寂落日共杯酒
艱難本何求緩急肯相負故人在萬里不復為薄厚
米盡鬻衣衾時勞問無有

閉門不復出效焉若將終蕭然環堵間乃復有為戎
我師柱下史父以雌守雄金刀雖云利未聞能斫風
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長窮窮甚當辟穀徐觀百年中

又

蕭蕭髮垂素脯日過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氣時卷舒
歲惡風雨交何不完子虛高法城無餘方寸可火居

耕場道上塵先接庭中蕪一淨百亦淨我物皆如如

又

夜夢被髮翁騎驢下大荒獨行無與遊聞然欵我堂
高論何崢嶸微言何渺茫我徐聽其說未離翰墨場
平生氣如虹宜不葬北山少年慕遺文奇姿揖昂昂
衰罷百無用漸以園斷方隱約就所安老退還自傷

又

海康雜變契禮俗又未完我居近閭閻願先化衣冠
衣冠一有耻其下胡為顏東隣有一士讀書寄賢關
歸來奉親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頽流俗歎息未敢彈
提提鳥為中見此孤翔鸞新能衣表褐袒楊知惡寒

又

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論茲功施冥冥中亦何負當時
此方舊雜染渾渾無名緇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
未知酒肉非能與生死辭熾哉吳閩間佛事不可思
生子多穎悟德報豈吾欺時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
誰為邑中豪勤誦我此詩

憂來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兒具濁酒酒酣起長歌
歌罷還獨舞黍麥力誠多憂長酒易消脫去如風花
不悟萬法空子如此心何

杜門人笑我不知有天遊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

又

此觀一日成袞袞通法流竿木常自隨何必逐故丘
老騎白髮年青牛去西周不遇闢尹喜履迹誰能求
鉏田種紫芝有根未堪採逡巡歲月度太息毛髮改
晨朝玉露下滴瀝投滄海須牙忽長茂枝葉行可待
夜燒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吳子野先生一絕循州作

柴門不出蓬生徑暑雨無時水及堂碎穀賴君能作

客暫來喫蜜餉桃康

答吳和二絕

三間利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問我秋來氣如

火此問何事得安康

慣從李叟遊都市及伴藍翁醉畫堂不似蘇門但長

嘯一生習恨與嵇康子野皆與字上字巖遊京師于

閉九月重九與父老小飲四絕

九日龍山露霜凝龍川九日氣如蒸偶逢閏月還重

九酒熟風高喜不勝

獲罪清時世共憎龍川父老尚相尋直須便作鄉關

看莫起天涯萬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餘紫萸黃菊映霜嶺山深瘴重多寒
熟老大須將酒自扶

尉佗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那飲下床虛已
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黃家紫竹杖一首并引

子於龍川買曾氏小宅西南隅有紫竹百餘竿
為藤蔓所困無復直幹雖為伐藤而見竹偃弱無
可為杖者黃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莖勁挺
可喜聞黃氏竹舊自曾氏移植偶為詩示之

曾家紫竹君家種曾園竹與荒藤共藤驕竹碎如
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聳我來買宅非為宅愛此風
稍時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樹倒藤披真自送繁
陰一豁新笋地狂鞭欲向青春動我身病後少筋
力邇求拄杖扶腰痛蕭蕭瘦幹未能任一畝君家
知足用一枝遺我拄尋君老酒仍煩為開甕

賦豐城劍一首北庭

劍氣夜千斗精誠初莫隔全身寄傲戶隱約選自得
張雷彼知我勉為汝一出腰間雜環佩亦既報之德
凜凜天地間要非手中物躍入延平水三日飛霹靂
出當乘風雷歸當卧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噴泉上客

范丞相堯夫挽詞二首許州

持身守忠恕臨事耻浮沉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
心家風來自遠國論老彌深令待真如玉泥沙枉見侵
又

南遷頭已白北返病初加君意知無罪天心許到家
同朝曾忝舊握手一長嗟時事紛無已還應付棣華
卜居一首

我歸萬里初無宅鳳去千年尚有臺誰為送也先種
竹可憐當砌已栽梅囊貲只數腰金在歸計長遭蟻
雪催欲就草堂終歲事落成隣舍許銜杯

和子瞻過嶺一首

山林瘴霧老難堪歸去中原茶亦耳有命誰令終返
北無心自笑欲巢南蠻音慣習疑俗語脾病縈纏帶
嶺風手挹祖師清淨水不嫌白髮照鏡七

子瞻贈嶺上老人次韻代老人答一絕

嶺頭盧老一爐灰長短根莖各自裁輕賤已消先世
業知君海上去仍回

樂城後集卷第二

樂城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累朝宗內治晚歲擅鴻勳立子得元聖收簾奉長君
一言消橫逆多難拜紛紜仙馭會非遠長瞻輦洛雲

又

家風承舊相國體繼皇姑定策從中禁傳聲震海隅
春風開閉蟄朝霞濕焦枯萬里生還客冠纓淚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月缺年何久龍飛事一新追崇名號正同祔禮容均
鳳翼低迎日龍輜細起塵都人知舜孝擁締畫露巾

又

德美鍾岐嶷榮華倍感傷一時朝野恨百世本文長
出租悲無憾因山儉有光它年過嵩洛望拜裕陵旁

贈史文通奉議二首

墻比史居士掛冠心轉閑頂開人共怪神去夜深還
白雪微侵鬢丹砂又駐顏從君欲問道何日徑開關

又

有叟住東野畏人希入城君時其遷往我欲問修行
早歲識巖客近時逢絳生真能訪茅屋屢屢試將迎

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開嵩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
十宅先隣晏携瓢欲飲顏吳僧來不又相約叩禪關

又

甘井元依廟于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屨兩中行
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郭叟煩子作郊迎

唐修撰義周挽詞二首

家風臺栢老遺直故依然節見南遷後神疑未暝前
臨民舊有法訓子適成篇九轉今猶在參同豈妄傳

又

我逐南荒日君臨舊許初笑談寬老病旌旆擁茅廬
酒盞開雖數溪堂到尚踈誰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餘

寄題登封掛仙亭一首

靈王太子本讀書縱談穀洛參諸儒生來不見全盛
初老成遺訓誰楷模心知漸失文武餘蕭然直入山
中居山間吹笙鳳凰呼升天白日乘龍車周人聚觀
拜路隅明月為佩雲為裙歸來千歲執任無赤松老
彭自為徒上待玉宸臨九區烜赫不類山澤權依山
作邑賢大夫夜中焚香遡空虛我欲從之駕有與秋
風八月來徐徐

吳冲卿大夫秦園挽詞二首

國老相隨盡家風慨獨存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言
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肅近氣節慙多士聲華
之夏許於夫人夫人以富官許駁氣節慙多士聲華
盛一門平生高義重未易俗人論

雅頌成章早春秋發論長風規晉叔向文采似中郎
覽古明興廢臨危喜激昂南遷初不恨李杜得從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一首

南方霜露多雖寒雪不作北歸亦何喜三年雪三落
我田在城西禾麥敢燃薄今年陳宋災水旱更爲虐
閉糴斯不仁逐熟自難卻飢寒鍾吾患尚可省鹽酪
飛蝗昨過野遺種遍陂澗春陽百日至闌若蠶生箔
得雪流土中及泉盡魚躍羨哉豐年祥不待炎火灼
呼兒具樽酒對婦同一酌誤認屋瓦鳴更願開雪脚

補子瞻贈姜唐佐秀才一首

子兄子瞻謫居儋耳瓊州進士姜唐佐徃從之遊
氣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風子瞻愛之贈之詩

曰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

子異日登科當爲子成此篇君游廣州州學有名
學中崇寧二年正月隨計過汝南以此句相示時

子瞻之喪昇逾歲矣覽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

其與終此詩者乃爲足之

生長茅間有異芳風流搜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籠
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端合被
天荒錦衣它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目長

遷居汝南一首

我昔還自南從北適舊許再歲常杜門壁觀無與語
何人自驚顧未聽郎安處亟逃潁州籍來貫汝南戶
妻孥不及將童僕具罇俎身如孤棲鵲夜起三迭捫
故人樂安生風節似其父忻然覩一笑捨我西南去
去已還閉門時作野田步蕭條古僧舍遺像得顏曾
精神凜如生今昔吾與女已同羈窮厄但脫生死怖
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虜春寒燒黃茅晝飯煮青茹
何必濕上田幸此足稂稂歸心念狂簡裁製時莫時

索居三首

索居非謫地垂老更窮途去住看人意幽憂賴我無
小園花草穢陋巷犬羊俱近覺根塵離忘言日益愚

又

平生亦何事十載苦顛躓夢嶮會非驗覺迷終不迷
客居蕪卞子別久愧良妻梢訝音書闊春陰道路泥

又

許蔡古隣國風煙相雜和蕭然客舍靜不願主人過
野菁春將老淮魚夏漸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對醉歌

聞諸子欲再賃卞氏宅一首

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孫今蕭然
願以棟宇餘棧此朝夕懸顧我亦何有較子差尚賢
傾囊不復惜埽地幸見指南隣隔短墻兩孫存故廬
松竹手自種風霜歲逾堅幽花亂蜂蝶古木嘶蜩蟬
垂陰可數畝成功幾百年人心苦無厭隱居恨未圓
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穴結茅直漏穿
粗爾容偃息豈復求華鮮西歸信已乎求雜孫陳編

任氏閱世堂前大檜一首

君家大檜長百尺根如車輪身弦直壯夫連臂不能
抱孤鶴高飛直上立狂風動地舞枝幹太雪翻空洗
顏色人言此會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
老不遇一生夜氣未嘗屈沒身不說歸故里遺愛自
知懷舊邑此翁此檜兩相似相與閱世何終極汝南
山淺無良材棟柱棟椽聊障日便令殺身起大廈亦
恐衆林無匹敵且晉枝葉桃雲霓猶得世人長太息

贈蔡駁居士一首

結茅汝上只三間種稻城西僅一廛梅老外生詩律

在秀公弟子佛心傳埋盆疊石常幽坐留客開樽報
醉眠開道隣僧乞米送時無韓子定誰憐

癸未生日一首

我生本無生安有六十五生來逐世法妄謂得此數
隨流登中朝失脚墮南土人言我當喜亦言我當懼
我心終頽然喜懼不入故歸來二頃田且復種禾黍
或疑穎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為均是食粟處
兒言生日至可就瞿曇語平生不為惡今日安所訴
老聃西入胡孔子東歸魯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預

白鬢一首

中歲謬學道白鬢何由生故人指我笑聞道未能行
我笑謝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方道師白髮生而有
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嘗隨客奔
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毀墻支折棟在我不在爾
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黃金齒髮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餘樽傾瀉亦醺醺道人又厭世間
濁僧舍猶存肉食慙花折園夫時送客餽留孫女尚
分甘蘇軾詩有為翁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
不談蘇軾詩有為翁欲遊紫極誰爲伴長揖孤松對

寄住汝南懷嶺南五年一醉久猶醉身逃爭地差云
靜名落塵寰終自慙耳畔飛蛇看尚在鼻中醇醉近
能耳今朝寒食唯當飲買酒先防客欲談

穎川城東野老一首姓劉氏名正

我歸穎川無故人城東野老須如銀少年推埋起黃
塵晚歲折節依仙真走如麀鹿人莫親呼來上堂飲
清樽踞牀閉目略頻伸指我黃河出混淪東流入海
還天津沐浴周遍纒逡巡嬰兒踟躕乘日輪脫身遊
戲走四隣逢人不告非自珍許我已老却閉門東朝
太山款真君告我不返遊峨岷還家一舍卧不晨闔
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師洞賓嗟世賤目貴所聞

汝南示三子一首

此生賴有三男子到處來看老病翁飲食粗便魚稻
足音塵不隔馬牛風道場莫問何方是舍宅元依畢
竟空且爾不歸歸亦得汝曹免復走西東

謝任亮教授送千葉牡丹一首

花從單葉成千葉家住汝南繞洛南亂剝浮苞任狼
籍併偷春色恣醺醉香穠得露久彌馥頭重迎風似
不堪居士誰知已離畏金槩剪送病中庵

思歸二首

汝南百日番走過三男子思歸非吾計聊亦為爾耳
行裝理肩輿客舍卷床第兒言世情惡平地風波起
舟行或易搖舟靜姑且已匏繫雖非願蠖屈常有埃
老人思慮拙小子言有理長炊廩粟紅晚市淮魚美
索居庖無人歸去迎伯姊終歲得安閑幽居無彼此

又

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無與具朝食
翩然乘肩輿面有風土色許蔡雖云近傳舍三經夕
衰老累汝曹愧歎心不憚磨刀繪縷紅洗盞酒花白
母老行役難女來生理葺外孫跨鞍馬遇事亦閑習
居然數口家解我百憂集厄窮須父子它人非所及

萬蝶花一絕

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欲向釵頭
挿又恐驚飛鬢似鴉

春盡一首二明五夏

春風過盡百花空燕坐笙簫起城中樹影連天開翠
幕鳥聲入耳當歌童楞嚴十卷幾四讀法酒二升是
客同試問隣僧行乞在何人閑暇似衰翁

亭中詠醉人一首四月十日夢是篇
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連臂城外醉相人枕睡此人心未必

空甃爾頽然似無事我生從來不解飲終日騰騰少
憂累昔年曾見樂全翁自說少年飲都市一時同飲
石與劉不論升斗俱不醉樓中日夜狂歌呼錢盡酒
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誰謂兩人皆醉死此翁
年老不復飲面光如玉心如冰我今在家同出家萬
法過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誰與言欲言已似前生記

立秋偶作一首六月十三日

汝南遷居一首

病暑暑已退思歸未成歸人事不可期當受不當遣
客居汝南城未覺吾廬非忽聞鵲反巢坐使鳩鶯飛
三選擇所安一枝粗得依我來衆草生漸見百卉腓
天行若循環物化如發機閉目內自觀此理良密微

寄內一首

與君少年初相識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
弟君雖少年少過失昏晨定省歲月短五十還朝定
何益憂深責重樂無幾失足一墜南海北身居甯中
不見天仰面虛空聞下石丈夫學道等憂患婦人亦

爾何從得歸來舊許生白鬚回顧慙君髮如漆遷居
汝南復何事龜老支牀隨所擲相望一月兩得書聞
君肺病久消釋我經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風掃蒸濕
病除寢食未復故相見猶驚身似腊劉根夫婦俱有
道去目饒君著顛策

病愈二首

學道雖云久沉痾竟未除炎蒸度三伏晝曉覺中虛
嘉穀不自長荒榛終費鉏何辭用蘭石梨棗得扶踈

又

病退日身輕身輕心轉清山空流水上海靜寸燈明
朝市誰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慙巧士流蕩過平生

九日三首

早歲寡歡意衰年仍病纏客居逢九日十酒破千錢
黃菊驚秋晚兒孫慰目前登高懶不出多酌任頽然

又

狂夫老無賴見逐便忘歸小酌還成醉僑居不覺非
妻孥應念我風雨未縫衣憂患十年足何時賦式微

又

黃菊與秋競白鬚隨日添時人知不意野老未相嫌
但酌清樽盡猶存薄俸霜日西聞客至更問酒家帘

立冬聞雷一首九月二日

陽淫不収欽半歲苦常燠禾黍飼蝗螟梗稻委平陸
民飢強扶耒秋晚麥當宿閔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縮
蒼蔚山朝濟滂沱兩翻瀆經旬勢益暴方冬歲愈覺
半夜發春雷中天轉車設老夫睡不寐稚子起驚哭
平明眎中庭松菊半摧秃潛發枯草萌亂起蟄蟲伏
薪樵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種不入土春餉難滿腹
書生信古語洪範有遺贖時無中壘君此意誰當告

將歸二首十月三日

又客初何事言歸似有名騰騰且隨俗落落竟無成
病苦醫猶厭囊空身自輕家人驚別後無限白鬚生

又
為客不滿歲還家見兩孫遙知臨竹戶相對引瓢樽
老罷那憊瘦心寬尚喜存風波隨處有何幸免驚奔

示資福論老一首并引

子讀楞嚴至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釋然而笑曰吾得人涅槃路矣然孤坐終日
猶苦念不能寂復取楞嚴讀之至其論意根曰見
聞逆流流不及地名覺知性乃嘆曰雖知返流未
及如來法海而為意所留隨識分別不得名無知

覺明豈所謂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頌以示論老
幽居百無營孤坐若假寐根塵兩相接逆流就一意
意念紛無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無覺乃造真實際
百川入滄溟象水皆一味止為潭淵深動作濤瀾起
動止初何心乃遇適然耳吾心未嘗勞萬物將自理
三不歸行一首

客心搖搖若懸旌三度欲歸歸不成方春欲歸我自
懶秋冬欲歸事自變問我欲歸定何時天公默定人
不知孔公晚歲將入楚磐桓陳蔡行且住昭王已死
不復南意欲歸老父母邦衛靈父子無足取姑爾息
肩埃東魯三桓豈知用聖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
一戰却齊虜請君召師君亦許歸來閉戶理詩書并
見時出從大夫亭見周公已不復老死故國心亦足
孔公愈老愈 屯連顧我未及門下賢鄉邦萬里不
能往妻孥近寄潁川上依嵩架頰緒茅茨自問此忘
於何期汝南一寓歲行復來年歸去栽松竹

罷提舉太平官欲還居潁川一首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半粟奈何處朝市日耗大倉積
中心久自笑公議肯相釋終然幸寬政尚許存寄秩
經年汝南居又與茅茨隔祠官一場空避就兩皆失

父子相携扶里巷行可即屋弊且圻墻蟻餘尚遺粒
交遊忌點染遠往但親戚閉門便衰病杜口謝彈詰
餘年迫懸車秦草屢濡筆籍中顛未敢爾後儻客乞
幽居足暇豫肉食多憂慄未懷城東老未盡長年術

次遲韻寄迨遜一首

飢民畏寒尤惡雪旋理破裘絰敗纈我雖父客未成
歸黍酒蕘羹還潑節汝南薪灰舊如土爾來薄俸纔
供蕪眼前煖熱無可道心下清涼有餘絮穎川歸去
知何時祠宮欲罷無同列夜中髮鬢夢兩兒欲迂老
人先聚說

次遲韻對雪一首十一月七日

雪寒近可憂麥熟遠有喜我生憂喜中所遇一已委
平生聞汝南米賤豚魚羨今年惡蝗旱汎民鬻妻子
一食方牛菽三日已干糶號呼人誰聞憫惻天自適
繁陰忽連夕飛霰墮千里卷舒驚大速原隰殊未被
貧家望一麥生事如毛起荐飢當逐熟西去真納履

還穎川一首甲申正月五日

昔貧仕不遇避世遊金馬嗟我獨何為不客在田野
畝區寄汝南落泊反長社東西俱畏人何適可安者
故廬已荆榛遺墟但松檟頽齡迫衰暮舊物一已捨

安能爲妻孥辛苦問田舍平生事瞿曇心外知肯假
歸休得濱渤坐受百川瀉何人曾造物未聽相陶冶
題郟城彼岸寺二首

文殊院古栢

曾看大栢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當稱子
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棟梁知事誰家用丹楫唯應海
水宜日莫飛鷄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武宗元比部畫文殊玄贊

遺墨消磨顧陸餘開元一一教吳盧本朝唯有宗不
近國本長晉後世模出世真人氣雍穆入藩老釋面
清癯君人不惜遊人愛風雨侵陵色欲無

上巳日夕病不出示兒姪二首

春氣侵脾久在牀開門桃李著泥香牛鳴頗覺西湖
近鳳去長憐北樹荒欲出老人無伴侶退歸諸子解
農桑南隣約賣千竿竹拄杖穿林看荳長

卧聞諸子到西湖鷓鴣翩翩眾客俱執扇藤屨試輕
駛隻雞斗酒助歡娛行歌久已饒渠輩唾棄舊應屬
老夫春服既成沂正浴孔門世不乏迂儒

葺東齋一首三月十八日

弊屋如鷲巢歲歲添泥土泥多斲完絮屋老終難固

况復非吾廬聊爾避風雨圖書易新幌几杖移故處
宵眠不擇安鼻息若炊釜兒孫喜相告定省便蚤莫
我生溪山間弱冠衡茅往生來乏華屋所至輒成趣
苦恨無囊金莫克償地王投老付天公著身豈無所
次遲韻千葉牡丹二首

溪上名園似洛濱花頭種種聞尖新共傳青帝開金
屋欲遺姚黃比玉真秦嶺猶應篆詩句杜鵑直恐降
天神老人髮少花頭重起舞欹斜酒力勻

老人無力年年懶世事如花種種新百巧從來知是
妄一機何處定非真園夫漫接曾無種物化相乘豈
有神畢竟春風不揀擇隨開隨落自勻勻

盆池白蓮一首

白蓮生淤泥清濁不相干道人無室家心迹兩蕭然
我住西湖濱蒲連若雲屯幽居常閉戶時聽遊人言
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隣父閱我獨遺我數寸根
溼水不入園庭有三尺盆兒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溫
及秋尚百日花葉隨風翻舉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
此心湛不起六塵空過門誰家白蓮花不受風霜殘

詠竹二首

湖濱宜草木脩竹可三尋屢居多野思移種近牆陰

及爾迷未醒方予熱正侵無兼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又

南隣竹甚茂門巷不容賓縣印君當往囊金我患貧
翠旌稍亂起犀角筍初勻不惜圖書賣端來作主人

見兒姪唱酬次韻五首

芝蘭生吾廬一雨一增精本亦何預人懷抱終眷眷
老傳時已迫塵垢日須浣未慙舊文書展讀不終卷

又

讀書雖不惡不讀亦自好根牙就區別花實隨時老
耘鋤不可無雨露勿憂少我釣不在魚一竿寄洲島

又

宇宙非不寬閉門自爲阻心知塵外惡且恐閉居苦
聊跌默非睡龕燈翳復吐道士爲我言嬰兒出歌舞

又

身病要須閑閑極自成趣空虛維近道懶拙初非悟
偶將今生脚還著古人獲大小適相同本來無別處

又

西湖雖不到甘井竊餘涼三伏罷飲酒桂漿搗一鱗
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離合此歡未易忘

初得南園一首

倒裳僅得千竿竹埽地初開一畝官十里故園蒐
裏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願諸侯賜顏氏終成陋
巷風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孫它日記衰翁

移竹一首

牆陰竹蒙密板築念相妨欲補園東缺欣乘兩後涼
三年生筍遍一徑引風長但恐翁彌老筠板懶復將

記夢一首六月二十

長魚三尺困橫盆送入清流喜欲奔報我金是僅盈
寸擲還聊喜不貪存

樂城後集卷第三

樂城後集卷第四

詩七十首

葦居五首

南堂初一家隔絕歲月久開牆比風入爽氣通戶牖
棟梁未堪折斤斧聊結構非言事輪奐粗反昔人舊

又

庭方正數尋風月所從入百年養毒樹橫芒比刀戟
伐之念生久不代愁跣足且復為人謀庖堪利朝食

皂雨木
宜食棊

又

竹林失蕃養春筍日瑣細草蔓半縈纏樛櫟互虧蔽
已令具刀鑿稍竦秋霜厲欲成林下飲更種園東地

又

雜花生竹間竹荒花亦瘁移花通在鞭春到兩皆遂
牆東破茅屋排去救遺址時來拾瓦礫細細晉花地

又

東南昔民居屋敗如齧齒一完城未能綴葺聊且爾
內修晨夜虞外結比隣喜無心本何營生理未免此

再賦葦居三絕

誰將脩竹寄隣家秋斫長竿春食葦旋築高牆護鷄

犬稍容愁阮醉喧譁

短垣疏戶略藏遊翠竹長松夾征斜遊宦歸來四十

戴祖成好事一田家

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猶堪

住西望吾廬已自奢

歲莫口號二絕

六十來年又七年眼昏頭白意茫然逢人欲說平生

舊少有能知兩世前

兩世相從今幾人回頭強半已埃塵此心點檢終如

一時事無端日日新

雪後小酌贈內一首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為燈正和風應節來出遊吾已懶小酌意難裁

竹徑泥方滑菁畦凍欲開細君憐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一首三月二十三日

奪官分所耳年來祿又絕天公尚憐人歲賚禾與麥

經冬雪屢下根續連地脉庖厨望斲餌甕益思麴蘖

一春百日旱田作龜板拆老農淚欲墮無麥真無食

朱明候纔兆風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潤已逾尺

繼來不違願飽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

我幸又已多鉏耒坐不執同爾樂豐穰異爾若稅役

時聞吏號呼手把縣符赤歲賦行自辦橫欵何時畢

叔寰蜂一首

空中蜂隊如車輪中有王子蜂中尊分勞減口未有

處野老解與蜂語言前人傳宴延客住後人秉艾催

客奔布囊包裹開如市空入竹屋新且完小窻出入

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處處命儔侶共入新

宅長子孫今年活計知尚淺蜜蠟未暇分主人明年

少割助和藥慙愧野老知利源

養竹一首

病竹養經年生筍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

欲求五寸圓更聽三年後蕭疎畫椽桶無復堪作帚

吾廬適營豈便可開戶牖秀色到衣冠清風盪塵垢

物生恨失養養至無不厚斧斤目摧割陰陽自難救

閑居翫草木農圃即師友養人如養竹舉目皆孝秀

和遲田舍雜詩九首并引

吾家本習山田廬之多寡與楊子雲等仕宦流落

不復能歸中窻嶺南諸子不能盡從晉之潁川買

田築室餘飢寒之患既蒙恩比還因而居焉然拙

於生理有無之計一付諸子夏五月麥方登場遲

往從諸農夫簞瓢經艾知以為樂作詩九章澹然

有詩人之思歸而山之爲和之云

夢生置不視麥熟爲一來我懶客亦情田荒誰使開
勤事知有僕直駕獨來回交遊悉吾病門巷多蒼苔

又

我生無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棟宇完先問松筠碧
床鏡日益銷車轄轉生遊東家雖告貧鬻否猶未必

又

偶自十年閑非繼十人作早歲漫云云忘大終落落
齒髮已半空頭顱不難度顏曾本吾師終身羨藜藿

又

至人竟安在陶鑄皆批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
方醉狂正作吾語未可莊天定能勝人更看熟黃梁

又

平湖近西垣杖履可以遊偶從大夫後不往三經秋
益中挿蒲蓮菱芡亦易求閉門具樽俎父子相獻酬

又

試問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別無安心法但復麈師規
外物來無從往亦無所至佛法見在前我亦從此逝

又

老佛同一源出山便異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州

子房見黃石願封小國晉終老預人事斷穀爲呂憂

又

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牽挽千牛力
斷成華屋柱加以綴衣飾人心喜相賀松心終自惜

又

汲汲隘有爲昏昏墮無記湛然古井水心在獨無意
讀書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稅

兩病一首

晴送麥入倉兩催穀舍穗共怪天公仁曲盡老農意
誰爲三日霖下澆一丈地百谷爭奔流通川不可厲
夜聞屋山落畫說城闌閉老羸知奈何脾病尤所畏
中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醫過我言勿藥行自喜
損食存谷神操心辟邪氣几然槁木居油爾元和至
天唯不窮人人則昧其理學道三十年愧爾良醫賜

施崇寧寺馬一首并引

子自龍川還潁川安於閑放不畜車馬僧悟緣自
成都來爲子致一滇馬甚駿曰聞公歸自南方家
無良駒此可以備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
然馬入吾廡輒苦多病意具非吾物也西鄰道僧
和禪席之盛鄉閭之所奔走乃祝之曰俾爾爲和

馬歸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為詩以示和

南歸閉門萬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間下
澤軍何須櫪上追風驃鄉人記我少年日滇馬為
致風前鳥三年伏櫪人共怪馬不能古心可曉坐
馳千里氣蟠結日食生芻空自笑主人自是箕顛
人誰復為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識神駿山下泉其
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翹足長鳴且忘老

南堂新斃花壇二首

亂竹侵紅藥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談笑得土長精神
榮悴非由爾芬芳止為人庭西弁泉好汲灌每躬親

又

老木不恐伐橫社枝宜少除根莖漸有託兩露稍分
餘生意初無損開花終自如它年諸草木賦此幽后

亭中謝和老惠茶一首

西鄰禪師憐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興已覺三嗅
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椀煎營病未能兩腋風生空
自笑定中直往蓬萊山盧老未應知此妙

新霜一首

敗簷疏戶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曉濃霜滿地作微
雪落華投空似飛鳥新春未覺凜庾空宿適暗奪金

調少早田首種末言入敢信來年真食麩

戲作家釀二首

方暑儲醜藥及秋春秫稻甘泉汲桐栢火候問隣媪
唧唧鳴甕盎噉匕化梨棗一撥欣已熟急筍熾不早
病色變渥丹羸軀驚醉倒子雲多交遊好事時相造
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門柰此牛好未
出禁酒國耻為甕間盜一醉汁滓空入腹誰復告俗
賦入腹語

又

我吹半合耳晨興不可無千錢買一斗眾口分須史
月俸本有助法許吏未俞慙慙坐相眎饒涎落盤盂
穎渥舊之水稊糯貴如珠今年利陂場確聲喧里閭
典衣易鍾釜入壑坐醞酬歡欣走童孺左右陳肴蔬
細酌奉翁媪餘潤露庖厨詰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壺
一家有喜色經冬可無沽莫怪杜拾遺斗水寬憂虞
冬至雪一首

早又甃不死連陰未成雪微陽凡地來顛風三日發
父老竊相語號令風為節講武罷冬夫讖旬休保甲
疊囚出死地冗官去煩雜手詔可人心吾君信明哲
風頻雪猶吝來歲恐無麥天公聽一言惟幸早誅魃

歲莫二首

嶺南萬里歸來客，類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誰言猶有命，長閑豈復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難了，手注遺編近一新。點檢平生無幾恨，濁醪初熟正逢春。

又

文章習氣消未盡，般若初心老漸明。粗有春秋傳舊學，終憑止觀定無生。維摩晚亦諧生事，彌勒初猶重世名。鬢髮來年應更白，莫留塵滓濁澄清。

春後望雪一首

秋雨僅熟禾冬雪不掄，坭風搜麥根天意欲為害。老濃強推測妄謂春當改，三陽已換節六出尚茫昧。朝春扶桑嗽夜聽土囊噫，倉場又空竭榆棗方伐賣。丁夫病風熱孺子作瘡疥，無知此何幸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誰憎亦復自無柰，慎勿翻雪海凍餒無疆界。

除夜一首

年更六十七旬滿，三百六俛仰定何為。萬事如轉教禪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禦勢盡行將復，學道道可成無心。心每足守歲聽兒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一首

歷時書不兩此法，存春幾請誅早。賤天公信聞不賤。

去出末門油雲累，高立濛濛三日雨。入上如膏流，二麥返生意百草萌。牙抽農夫但相賀，漫不知其由。賤來有巢穴遺卵遍九州，一掃不能盡餘孽。未遽休安得風雨師，速遣雷霆搜衆魃。誠已去秋成，僅無憂。

甲子日雨一首

一冬無雪麥方病，細雨逆春歲有望。愁見積陰連甲子，復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終年計，濁酒誰供清旦嘗。賴有真人不飢渴，閉門却掃但焚香。

新火一首

百日共一籠，終年事烹煎。力耕餽飢饉，竈斃火亦煩。昨日一百五，老穉俱食寒。呼童憂枯竹，聚然吐青煙。適從何方來，熒熒百家傳。性火出真空，應量甕無邊。老病何所求，石餅煮寒泉。欽為一夫用，無心固當然。

次韻和人詠醅醖一首

蜀中醅醖生如積，開落春風山寂寂。已憐正發香醖暖，猶愛未開光的皜。半垂野水弱如墜，直上長松勇無敵。風中婀娜應數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園聞道開愈繁，老人自恨歸無日。百花已過春欲莫，燕坐繩床空歎息。朝來滿把得幽香，按頭亂掙銅餅濕。一番花藥轉頭空，誰能往問天台拾。

閑居五詠

杜門

可憐杜門久不覺杜門非牀銳日日銷髀肉年年肥
眼暗書罷讀肺病酒亦稀經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跡聽了不昧色聲久已微終然渾為一誰言我無歸

坐忘

少年嘗病肺納息肺自飲靈液洗昏煩百藥無此驗
爾來觀坐忘一語頓非漸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諸暗
咖映百無營純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說豈吾惜

讀書

習氣不易除書魔開即至圖史紛滿前展卷輒忘睡
古今浩無垠得失同一軌前人已不悟今人復如此
愍然瘖婦愛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陳慟哭傷人氣

買宅

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東家欲遷去餘積尚可捐
一費豈不病百口儻獲安田家伐榆棗賦役輸緡錢
長大可雙棟瑣細堪尺椽生理付兒曹老幸食耳眠

移竹一首

前年買南園本為一畝竹稍去千百竿欲廣西南屋
本心初不爾百口居未足龜儂斤斧餘慙愧琅玕綠

東園有餘地補種何年復凜凜歲寒姿餘水非此簇

城中牡丹推高皇廟園遲迨聯騎往觀歸報未

開戲作一首

漢廟名園甲穎昌洛川珍品重姚黃兩餘往看初疑
晚春盡方開自不忙爭占一時人意速養成千禁化
工長老人終歲關門坐花落花開已兩忘

外孫文驥與可學士之孫也予親教之學作詩

俊發猶有家風喜其不墜作詩贈之一首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遺孫生不識妙理定誰傳
孔伋仍聞道買嘉終象貨文章猶細事風節記高堅

春深三首

郊原紅綠變青陰閉戶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
菁坐看新竹補疎林簾中飛絮繁殘夢窻外啼鴉件
獨吟欲聽榜嚴終懶出道人知我粗無心情雖克時請榜嚴

小園松竹有清陰懶病從茲日益深醉客滿堂慙北
海野僧同社憶東林逢人問道空長嘯久客思歸尚

越吟三十年前誦圓覺年來雖老解安心

又

偶有茅簷溪水陰溪水自西湖聽水亭不遠近依
城市淺非深幽居每自比陳寔古學何人貴社林隣

父時來陪小飲兒曹頗解續微吟前年僅了春秋傳
後有仁人知我心

次遲韻示陳天倪秀才姪孫元老主簿一首

茅簷有佳客肅肅清風興吾孫成均來左酌良朋為
憐衆兄弟將冠未有稱條枚失煥燎中林化薪蒸老
夫方苦貧不辦酒如澠夏田已失麥種豆喜多蠅人多難為豆何以待君子簞瓢容一升君來豈非誤門
庭冷如水

再次前韻示元老一首

豪華多自悟不待文王與四方有餘師十室豈無朋
我老不知時早歲誰誤稱歸來理茅屋對客食黎蒸
遇渴即飲水何嘗問淄澠冠裳強包裹毀譽如飛蠅
植根久已爾若頹日自升忘我亦忘法無水知消水

築室示三子一首

宅舍元依畢竟空小乘慣住草庵中一生滯念餘妻
子百口僑居怯雨風松竹已栽猶稍稍棟梁未具勿
忽忽三進院吾真足餘問兒曹莫問翁

開窓一首

綠竹琅玕色紅葵旌節花開窓風細細窺戶月斜斜
活計無多子文章自一家一牀方病卧隨意上三車

遊往泉城獲麥一首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穎川稻不足人言小麥勝西
川雪花落磨成玉冷淘槐葉水上齒湯麩羊羹火
入腹五年墮俗粗得飽晨朝稻米纔供粥兒曹知我
老且饒觸熱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郎來亭午驅
牛汗如浴吾兒生來讀書史不慣田間爭斗斛今年
久旱麥粒細及半罷休饒老宿歸來爛熯熟蒼耳來
歲未知還爾熟百口且留終歲儲貧交強半倉無設
送元老西歸

畫錦西歸及早秋十年太學為親留讀詩免就當年
說答策甘從下第收莫嫌簿領妨為學從此文章始
自由家有吏師遺躅在當令著舊識風流伯父士宦時號為

蜀人舊食決明花耳穎川夏秋少菜崇寧老僧

教人并食其葉有鄉人西歸使父為老言之戲
作一首

飲蔬舊採決明花三嗅馨香每嘆嗟西寺衲僧并食
葉因君說與故人家

諸子將築室以畫圖相示三首

還家卜築初無地隨分經營似有時多斫脩篁終未

恐略存古栢更無疑畫圖且作百間計入室猶應三
歲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任於斯

舊廬近已借諸子新宅分耳臨老時萬里松楸終獨
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間疎戶幽人到林上長松野

鶴期已覺高軒暫衛賜可憐黃犬哭秦斯
積因得果通三世臨老長閑自一時又爾觀心終未

悟偶然見道了無疑南遷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
與期自斷此生今已矣世間何物更如斯

題韓駒秀才詩卷一絕

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獨到希我讀君詩笑無
語恍然重見儲光羲

秋社分題

天公閱貧病兩止得豐穰南畝傷功作東家杜酒香
分均思孺子歸遺笑東方肯勤拾遺住休嫌父老狂

釀重陽酒

風前隔年麴甕釀重陽酒適從臺無餽飲啜不濡口
秋嘗口已迫收拾煩主婦仰空露成霜寧展翰將秀

金微火猶壯未可多覆部唧唧候鳴聲涓涓報初溜
輕巾漉糟脚寒泉養壘缶誰來供嘉節但約鄰人父

生理正艱難一醉陶衰朽它年或豐餘此味恐無有

中秋無月同諸子二首

風雨來無定泥塗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衆人心

雲外天衢淨人間濁露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惜七
卷衣換斗酒欲飲月明中坐看浮雲合遙憐四海同

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來歲尚無窮且盡樽中
淥高眠聽風雨

予昔在京師畫工精若拙為子寫真今十三年
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葉縣楊生畫不減韓復

命作之以記其變偶作一首

白髮蒼顏日日新丹青猶是舊來身百年迅速何曾
住方寸空虛老更真一幅蕭條寄衰朽異時髮鬢見

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

九日獨酌三首

府縣嫵吾舊黨人鄉鄰畏我昔黃門終年閉戶已三
歲九日無人共一樽白酒近今沽野店黃花旋遺折

籬根老妻也說無生話獨酌油然對子孫
故國忘歸懶問人新居斫竹旋開門菊生籬下不知

節酒滴床頭初滿樽漲水驟來直有浪淨雲卷自去
無根凡心漫作頽濱傳留與它年好事孫

平昔交遊今幾人後生誰復欵吾門茅簷適性輕華

屋黍酒忘形敵上尊東圃旋移花百本西軒恨斫竹
千根舍南賴有凌雲栢父老經過說二孫古栢孫何

泉城田舍一首

泉城欲治麥禾困五畝鄰家肯見分莫問三吳未處
士似勝吾鄉楊子雲陰晴卒歲關憂喜豐約終身看
逸勤家世本來耕且養諸孫不用耻鉏耘

樂城後集卷第四

樂城後集卷第五

雜文一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賦一首

仲春中休子由於是始生東坡老人居於海南以
沉香山遺之示之以賦曰以爲千壽乃和而後
之其詞曰

我生斯晨閱歲六十天鑿六竇俾以出入有神居之
漠然靜一六爲之媒聘以六物紛然馳走不守其宅
光寵所眩憂患所迓少壯一往齒挫髮脫失足隕墜
南海之比苦極而悟彈指太息萬法盡空何有得失
色聲橫鶯香味並集我初不受將爾誰賊收眎內觀
燕坐終日維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圍千尺
風雨摧斃塗濟齧蝕膚革爛壞存者骨骼巉然孤峯
秀出巖穴如石斯重如蠟斯澤焚之一鉢香蓋通國
王公所售不顧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養
蘭茝棄擲越人覓裸章甫美適東坡調我寧下我息
久而自笑吾得道迹聲聞在定雷鼓皆隔豈不自保
而佛是斥妄真雖二本實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慄
叩門爾耳未入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無明所歷
則真如密古之至人衣草飯來人天來供金玉山積

我初無心不求不索虛心而已何廢實腹弱志而已何廢強骨母令東坡聞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釋求與東坡俱證道術

和子瞻歸去來詞一首

昔子謫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淵明歸去來之篇要予同作特子方再遷龍川未暇也辛巳歲予既選潁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沒於晉陵是歲十月理家中舊書復得此篇乃泣而和之蓋淵明之故與子瞻之辨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遺意焉耳

歸去來兮歸自南荒又安歸鴻乘時而往來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惡之莫逃今雖歡其足追蹈天運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蓋有口之必食亦無形而莫衣苟所賴之無幾則雖喪其亦微吾駕非良吾行弗奔心游無垠足不及門視之若窮挹焉則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飯稻與食肉撫簞瓢而愧顏感烏鵲之夜飛樹三遠而未安有父兄之遺書命却掃而閉關知物化之如幻蓋捨物而內觀氣有習而未忘痛斯人之不還將禁室平西廡堂已具而無栢歸去來兮世無斯人誰與游龜自閉於床下息眇歸乎無求閱歲

月而不移或有為子深憂解刀劍以買牛拔蕭艾以為疇蕘累而行捐車捨舟獨棲棲於圖史或以佞而疑丘散衆說之糾紛忽水漬而川流曰吾與子二人取已多其罷休已矣乎斯人不巧惟知時時不我知誰為晉歲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多廩之億秭知春華之耘籽疇白首之章教信稚子之書詩若妍醜之已然豈復臨鏡而自疑

潁州擇勝亭詩一首

子瞻為汝陰守以輜為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之曰擇勝為作四言一章轍愛其文故繼之云我嗟世人誰實與謀生伏其慮死安于丘既成不化窘若繫囚我行四方所見或不江海之民生記于舟前炊釜鶩後鑿區澗畫設豆觴夕張衾調出入濤瀾歸宿汀洲與風皆行與水皆浮坐食網罟以魚去晉居無四鄰行無朋儔胡貉之民駕車以游外纏羸帶內輯貂馳美水薦草驅馬縱牛逐射兎鹿聚爬薪樵食肉飲水雨雪相咻草盡水乾風捲雲收所至成羣不懷一飯今我奈何橫自綢繆翼為華堂湧為層樓繚以修垣貫以通溝勢窮物變何異一漚棄之不忍徙去莫由矧茲士夫况焉周流如鷺巢春知不期秋

脩椽高棟徒與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尤我兄和仲
寒剛立柔視民如傷有急斯周視身如傳苟完不求
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頽尾甚清
湖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
民曰公來庶幾無愁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停雲詩一首

丁丑十月海道風雨愴雷郵傳不通子瞻兄和陶
淵明停雲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轍亦次韻以報

雲跨南溟南北一兩瞻望豈遙隔奔斯阻夢往從之
引手相撫笑言未半捨我不佇晚稻欲登白露霄濛
人飲嘉平漿酒如江番人以十月臘祭我獨何爲觀
成于窓此心了然來無所從欣然而笑是無枯榮手
足相依所鍾則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
以長生跋扈飛揚誰匪南柯運歷相尋憂喜雜和我
游其外所享則多削迹援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韻陶淵明勸農詩一首

子瞻和淵明勸農詩六章哀僂耳之不耕子居海
康農亦甚惰其耕者多閩人也然其民甘於魚鱖
蟹飯故蔬果不飶冬温不雪衣被吉貝故執麻而
不績生蠶而不織羅紈布帛仰于四方之負販工

習於鄙朴故用器不作醫奪於巫鬼故方術不治
手居之半年凡羈旅之所急求皆不獲故亦和此
篇以苦其窮庶或有勸焉

我遷海康實編于民少而躬耕老復其真乘流得坎
不問所因願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麥黍稷
果蔬蒲荷百種咸植糞澆耘籽乃後有穡爾獨何爲
開口而食撥拾于州搜捕于陸俯鞠婦于仰薦昭穆
閩乘其媮載來逐逐計無百年謀止信宿我歸無時
視汝長久孰爲沮溺風雨相耦築室東臯取足南畝
后稷爲烈夫豈一手斷木陶土器則不置績麻繅蠶
衣則可箕樂餌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窮相視徒塊
莫爲之先冥不謂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屨以爲不信
出視同軌期爾十年風變而美

沐老圖贊一首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迫然若遺其形夫子與回
見之而驚人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它哉夫人皆
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則全四支百
骸孰爲吾纏死生終始孰爲遷彼赫赫者將爲吾温
肅肅者將爲吾寒一温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
之而况吾身乎温爲吾和寒爲吾堅忽乎不知而更

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香城順長老真贊一首

長老順公昔居圓邇從先子游數日耳頃予謫高安特以先契訪予再三子嘗問道於公以播鼻為答子即以偈謝之曰播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鏈公領之紹聖元年子再謫高安而公化去已愈年矣其門人以遺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贊之

曰

與訥皆行與璉皆處於南得法為南長子成就緇白可名為老慈愍黑闇可名為姥我初不識以先子故訪我高安示播鼻語再來不見作佛繡素向也無來今亦奚去

自寫真贊一首

心是道士身是農夫悞入廊廟還居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壺頽然一醉終日如愚

六祖卓錫泉銘一首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湧清涼滑甘蟾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

公住山四歲泉日湧溢衆嗟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

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持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漑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飽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詐我訊于祖師其亦可哉

代李熊卧帳頌一首

子瞻在黃日以卧帳遺李熊以頌問曰問李儼老何心居此愛護鐵牛障闌佛子熊不能答紹聖二年九月訪子高安戲代答之

鐵牛正卧佛子正渴奪我與爾是天人業為我害爾是地獄業安卧此間我爾休歇茲大寶帳為降魔設

夢齋頌一首

墨秀上人遊行無定予兄子瞻作夢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為作頌曰

法身充滿處皆一切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非實中以寐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非遊四方齋則不遷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抱一頌一首

道士朱元經舊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過

光元經謁之演甫曰聞君未嘗求人今求我何故

元經曰君後自當知之後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復

見元經元經知黃白術演甫每問之元經不答曰

有抱一法君不問我問此何用演甫在光而元經

蛻去演甫為治後事此元經昔見演甫之意也崇

寧甲申歲予閑居潁川演甫之子煥為我道此因

采道書中語作抱一頌此非獨道家事乃瞿曇正

法也

真人告我晝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

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則去子子若得一萬事皆畢

飢而念一一與子糧渴而念一一與子漿寒而念一

一與子裳病而念一一與子方鬪而念一一與子兵

念一之至於忘一忘一之至與一為一與一為一

人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謂念一

樂城後集卷第五

樂城後集卷第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予少作此解後失其本並得之故錄於此

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先王之所以為其國未有非利也孟子

則有為言之耳曰是不然聖人躬行仁義而利存非

為利也惟不為利故利存小人以為不求則弗獲也

故求利而民爭民爭則反以失之孫卿子曰君子兩

得之者也小人兩失之者也此之謂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

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而不害於民

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芻

蕘雉免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

為也

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

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小大之相刑貴賤

之相臨其命無不出於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違不

得已而從之樂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誠樂

而為之也堯禪舜舜禪禹湯事葛文王事昆夷皆樂

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謂畜君以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
謂之賊

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
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子思言
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與浩然之氣凡
孟子之說皆所以貫通於子思而已故不動心與浩
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
以爲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
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
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
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具焉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
之氣其次論心之所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
於義達於義所以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
氣也三者相須而不可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
之間是何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者心之發而
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鬪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
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

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
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有進而爲勇有退而
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
禁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
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氣血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
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旣衰戒之在
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志一則動氣七
一則動志夫志意旣修志盛奮氣則氣無能爲而惟
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志無能爲而惟氣之
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
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可何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
之於其言勿復求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
其有此氣夫言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
然而氣則然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所
欲爲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強爲之則其
氣索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
子養其義心以致其氣使氣與心相狎而不相難然

後臨事而其氣不屈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昔之君子以其恥然之身而臨天下言未發而衆先喻功未見而至先信力不及而勢與之者以有是氣而已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養志以致氣盛以克體體克而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不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強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之所守不可不多也多學而薰守之事至而有不應也是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

之北宮黜之養勇也曰吾無辱於兩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懼於兩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黜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約北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麗然爲之而吾氣勃然應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謂也有

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之謂餒矣故心不能不動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達於義者何也勉強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則終身而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直而勿強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獲其真強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強是學道之要也

孟子曰我知言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何謂也曰是諸子之病也孟子之於諸子非辯過之知其病而已病於寒者得火而喜以爲萬物莫火若也病於熱者得水而喜以爲萬物莫水若也一惑於水火以爲不可失矣誠得其病未有不覺而自泣也彼其爲是險詖之辭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達也爲是淫放之辭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爲是邪辟之辭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發其蔽平其陷解其難未有不解者也

執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諸子也

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反求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審標之的雖在左右上下無不中者矣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居於人上而一爲非禮則害之及於物者衆矣誠必由禮雖不爲仁而仁不可勝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謂也

龍子曰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貢也作法者必始於粗終於精鑿之不若練也簡策之不若紙也車之不若騎也席之不若牀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諸侯之不若郡縣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寤於泥塗者寘之於陸而安失目陸而後有藁秸自藁秸而後有莞簟捨其不安而後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貢之未善也法非聖人之所爲世

之所安也聖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聖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貢也

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人安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也已難曰否居於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謂不可而仲子之所爲不可也仲子以凡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凡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辟廬之果汚也而不食於毋避兄之室之不可繼也故曰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禦人于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受於孔子何也曰以其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文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也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無所咎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也孔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蓋謂是也

學者皆學聖人學聖人者不如學道聖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從聖人也以貌從聖人名近而實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學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所謂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巳故非性也無所待之謂性有所因之謂故物起於外而性作以應之此豈所謂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謂故方其無事也無可而無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則性滅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大人之方無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無物故可以謂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則物入之矣或利而誘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無事也物未有以參之有水而

無物故可以謂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則物之所參也或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水行於無事則平性行於無事則靜方其靜也非天下之至明無以窺之及其既動而見於外則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吾將何以推之惟其有事於運行是以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淺之辨也

孟子嘗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知故之非性則孟子嘗知性矣然猶以故爲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惻隱之心而已乎蓋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惡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無耻之心矣有辭讓之心而已乎蓋亦有爭奪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蓋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無耻之心不義之端也爭奪之心不禮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

君之罪也是八者未知其孰為主也均出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則別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以告於人而欲其信之難矣夫性之於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後形應物而後動方其無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則物之報也惟其與物相遇而物不能奪則行其所安而廢其所以不安則謂之善與物相遇而物奪之則置其所可而從其所不可則謂之惡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惡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謂之水火能上能焚者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雖堯桀而均有是性是謂相近及其與物相遇而堯以為善桀以為惡是謂相遠習者性之所有事也自是而後相遠則善惡果非性也

孔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堯為父而有毋朱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女在其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

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飲者也然而或以為清冷之淵或以為塗泥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雖是亦有可飲之實信矣今將指塗泥而告人曰吾將飲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以巧論智以力論聖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嘗至無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終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於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處而處然後終身行之而不匱故曰由射於百步之外其至兩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為一中矣然而時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

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從而祭膾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魯為女樂之故也去於膾肉之不至為君也於其君之有大惡也孔子有不行焉於其

君之無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於膳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辭於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荷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養，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壽則爲之，夭則廢之，天壽非人所爲也。而真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於此，知天壽之無可爲也，而命立於彼矣。

孟子曰：莫非命者，順受其正，何謂也？天之所以受我者，盡於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與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謂之正。忠信孝弟，所以爲順也。人道盡矣，而有不幸，以至於大故，而後得爲命。巖牆之下，是必壓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壓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禍，是豈命哉？吾所處者，然也。

人之爲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奮而行之，君子惟從而已之。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

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濱，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親事，烝乂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哉？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執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踐形。七色者所強於外也，中雖無有而猶知強之。孟子以是爲天性也，有人於此，其進之銳也，則天下以爲不速退矣，是自然勉強而力行之，則其進也必銳，不勝而息厭之則其退也必速，身不取而覆觀之於其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其所厚者，薄無不薄也。故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含筆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烏可哉？亡親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謂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於於陵，食於辟廬，而不顧而不能以不義不受齊國，是所謂進銳而退速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

之有也孟子之為是言也則未見司馬懿楊堅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損於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於不仁得國之與得天下也何以為異君子之所恃以勝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

孟子曰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無欲害人之心與無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將充之則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猶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謂造端乎夫婦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歟

樂城後集卷第六

樂城後集卷第七

歷代論一 井引

予少而力學先君子師也亡兄子瞻子師友也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以為士生於世治氣養心無惡於身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苟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予既壯而仕仕宦之餘未嘗廢書為詩春秋樂傳因古之遺文而得聖賢處身臨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後復作古史所論益廣以為略備矣元符庚辰蒙恩歸自嶺南卜居頰川身世相忘俛仰六年洗然無所用心復自故國史之間偶有所感時復論著然已老矣目眩於觀書手戰於執筆心煩於慮事其於平昔之文益以踈矣然心之所嘗不能自己輒存之於紙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堯舜第一

堯之世澤水為害以意言之堯之為國當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為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之德曰舜父頑母瞽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堯以為然而用之君

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用禹澤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於治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奪細民患兵之不強而陵虐隣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舜孔子爲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第二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父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天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充末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周公第三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郡相

距皆百里千里於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大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

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蔣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閭狹不可井則町之爲小頃町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說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遷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伯第四

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於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

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師成列而未試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不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思楚人之患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咎犯曰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相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邪鄩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伯者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楚莊王克陳入鄩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敵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丹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靈公楚靈王之所爲王亦爲

之而尚何以爲伯乎於乎此一君者皆賢君也兵一不義而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第五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爲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爲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它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大嬖之害溺於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况於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曰自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亦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陽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

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知瑩趙武第六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伯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分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失惟知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之戰卒以敬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偕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

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苦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之忍也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歟

漢高帝第七

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強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險藉郡縣扭於丞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儂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

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內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也項梁之死也楚懷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慄悍禍賊嘗攻襄城襄成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冬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已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懷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謀也

漢文帝第八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後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救陵駕中國帝屈體遣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罷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

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火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罷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奔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於乎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罷錯者鮮矣

漢景帝第九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爲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斤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允雍之怨困迫至死罷錯始與帝謀削諸侯遠衆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說講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爲大將折吳楚之銳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爲相守正不阿惡其倖倖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

母第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樂城後集卷第七

樂城後集卷第八

歷代論二

漢武帝第十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彘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彘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內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誅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第十一

周成王以管祭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滕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都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爾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舉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宥國之大臣受其

寵祿而任其大節有蓄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老光不識也其後雖聞父陰不雨之言而實夏侯勝感刺贖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宮近發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誰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心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

天下故吾論三宗享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漢哀帝第十二

漢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節儉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卽位收攬威柄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旣而傳太后侵侮王后僭竊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任佞臣董賢位至三公富擬帝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旣失德朝無名臣所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晝習故事吾令莽助君賢頓首幸甚莽旣至使尚書劾免賢上郎日自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之憂吕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末年有亡國之憂成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慮今王氏之亂與吕氏土國等耳而哀帝無其人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漢光武上第十三

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已至焉雖至於堯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有無所復施則亦僅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伏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旣平政事一出於何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備文武破尋邑取趙魏鞭笞羣盜無遺策計其武功若優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爲敵必有不能辦者及旣獲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爲賢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已者斥非讖者棄專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多矣至於明帝任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志不獲伸雖號稱治安皆其

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漢光武下第十四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寘刀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龜錯而文景不以為悟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筭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仕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畧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比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

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閭顯立順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隗囂第十五

智者為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為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譙恭下士豪桀歸之形政修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舉大衆束手稱臣遠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貧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臣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為六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

驚與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吝終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計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恠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方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下能救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表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表雍容風議皆得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輒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後知所去就哉

鄧禹第十六

鄧禹初以兵入關乘勝獨克關輔警蹙是時赤眉方入長安將諸豪桀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精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

郡土廣人稀統餒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北屯朮邑光武聞之敕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盤桓不進明年亦眉西走扶風禹方入長安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赤眉之亂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緩取之議者見禹之敗因以禹爲失計吾以爲不然赤眉方強急之實難緩之爲得逮其自敗西走扶風而禹乘之猶能還兵敗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此聽禹堅守北道時出撓之而使別將挾持其東東西蹙之磨以歲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敗而西歸也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遇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於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第十七

孔子謂顏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用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是而已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

行父宣淫於朝洩冶強諫以死春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冶亦名以爲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爲也李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東漢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賢帝質帝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爲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冀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爲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知其資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不去以陷於大戮則固之死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陳蕃第十八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爾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

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恐欺天今道路訥訥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斫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將官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明門攘臂大呼適遇王甫甫收殺之嗚呼天之將亡漢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倡狂寡慮乃與未嘗更事者比幾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貧哉

樂城後集卷第八

樂城後集卷第九

歷代論三

荀彧第十九

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錫之議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爲文若欲終致節於漢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從曹公於東郡致其筭略以摧滅羣雄固以帝王之業許之矣豈其晚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則我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埃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項以致文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于乃遂此則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過也

賈詡上第二十

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聞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統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公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

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乘破趙之勢傳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使公誠用詡言端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吳吳知公無并吞之心雖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玄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吳旣修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旣不能守而孫劉皆奮執謂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旣降張魯下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旣定馮嶮守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夫玄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曄欲以虛聲下玄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過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智莊子范文子歸獻子謂武子曰

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遂至於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帥戰必不克雖克不令若不能充為辱已甚不如還也遂全師而歸夫兵久於外徂於一勝而輕與敵遇我怠彼奮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賈誦下第二十一

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強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賈誦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權備對難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帝不能用遂興陵江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貪得幸勝末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謂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耻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欲晉之無彙謝安乘符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折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必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

人者皆耻不若怵於外之患也

劉玄德第二十二

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而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張於荊州吳乘其敵羽以敗死先主欲為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季漢君臣之分締友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羽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先主文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至於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以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遺怨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自以伐吳為失計矣哉

孫仲謀第二十三

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也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權酷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惟用霍光故蜀也

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雖後主之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且遠甚矣大帝方其蜀任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折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喪其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彼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屬之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晉宣帝第二十四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略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

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畔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斃無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疑光孰為得之邪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搥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夷內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為國必

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晉武帝第二十五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故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而擢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橫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且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在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事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遼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輩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叅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以庸才與仲達叅雄為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

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愨懷之小惠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齊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且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後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踈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木子母弟秦粲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撐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羊祜第二十六

善爲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爲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鄆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爲政欲出兵擊之日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爲外懼武子不能用大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陵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卻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甲兵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覺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爲未可取也羊祜爲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馭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具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

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實充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爲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孫皓窮凶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成越也吳計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卧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推祜此言蓋亦憂在乎吳矣憂在乎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王衍第二十七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形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形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

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以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號法術而天下貴名刑魏文始慕遠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藉父子漲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欲惡理法之成其姦也故蔑弃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不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

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貨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喪期而不受教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亦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拔華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道而刑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纒諛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開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關吾則罪人爾矣

樂城後集卷第九

欒城後集卷第十

歷代論四

王導第二十八

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隴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稍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旣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涼邑此二豐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舍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囑曰捨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

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倉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伐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輒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禍族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白若四圍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矣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恭侈者因而斃之遂豐卷戮子哲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昭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斃恭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祖逖第二十九

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已將強敵弱則利於進取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逮此二者而求成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為境中原雖屢有變而南兵不出也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為北伐之計石虎之老也庾翼為徙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符堅之敗謝安父子乘戰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奔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自謂富強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弁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云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弊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而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者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辨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單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皝征符健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及宋武破廣固張安所至蕩定有弔伐之風此三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剿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狼狽而返而况下其者乎惟晉

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令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奮威將命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桀必有應者沉弱之士喜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鉏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為入深計也石勒遣兵攻逖輒就破其衆每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後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毋葬成臬勒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吝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符堅第三十

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雖齊桓管仲不能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

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卒大舉伐晉敗於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國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後世皆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伯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耻雖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冲爲之將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稽之稽之天道論之人情雖內無垂萇之壘而堅之堅必不免矣然堅以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姚萇也收二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凡其舊臣而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大雅之稱文王曰殷之子孫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文王用人其廣如此而堅何尤焉德雖不若文王而竊慕焉顧其所以處之何如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殷之遺孽猶與管蔡間周之隙曰子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也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多士而撫寧之

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師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忠愍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慮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亡由此觀之文王之用殷人豈苟然而已哉今堅畜養豺虎于其復心而貪功務勝不顧其後宜其斃於垂萇也哉使堅信猛之策南結鄰好戢兵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萇百人安能動之文王雖未可說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第三十一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畫掃羣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邑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桓文公不能忍而片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

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錫耳
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

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

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

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昏姻

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

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

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

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

而使傅亮南走建業發几錫之議劉穆之死南方無

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

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及

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

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

之功有曹公蒯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

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

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

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

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

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
止於是也

宋文帝第三十二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

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弑君書之矣

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書曰晉

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上有罪也稱國以殺殺無

罪也里克弑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

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己

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弑君而國人之所不

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

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

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

議也惠公以弑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

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

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臧至其謀臣呂甥卻

稱其內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

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

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第義真亦以輕

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

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

孔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弑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

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特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

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儁

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

之荆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此面

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

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守輕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弑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

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傳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梁武帝第三十三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形道行於

其間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後雖召公畢公之資君子不以為知道者至春秋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

徒以仁義忠信成功於天下然其於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收文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

子上達小人下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魯子庶幾以道許之一特賢者若老子之

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

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子其猶龍邪老子體道而不嬰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然

卒不與其斯世也捨禮樂政刑而欲行道於世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道與老子

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之於世疾

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與區區一隅招延緇素譯經談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繼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為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亡議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為不足賴矣後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斥去僧徒毀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悟矣二者皆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絮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雖然茂君臣廢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可勝言

者誠以形器治天下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遺意也哉

唐高祖第三十四

唐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及克長安誅鉏羣盜天下為一其功亦出於太宗蓋天心之所付予人心之所歸向其在太宗者審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是兄弟疑問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憲為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討睿宗踐祚而唐室復安又將以長立憲七辭曰時平先長敵國亂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玄宗之賢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吾嘗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專其私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不敢違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季歷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

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吾以避王季亦畏亂故爾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之憲與玄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言焉蓋古今一人而已

唐太宗第三十五

唐太宗之資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任賢使能將相莫非其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三代以來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子孫爲戮不絕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史曰其當玉身乎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亦弗崇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旣平征伐四夷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僮而克之其賢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爲之原其意亦欲誇當

時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旣立十餘年後寵魏王泰使兄弟相傾承乾旣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異日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輕予奪至於如此帝嘗得祕識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旣已成在官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能絕季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於布衣忠力勁果有飾俠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信將戮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用疾革謂高帝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僕射高帝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它日勣見帝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勣匹

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之重社稷所由安危勦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幼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勳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報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挾數以待臣下於義旣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難失國而必復太宗惟不知道雖天下旣安且治而幾至於絕滅孔子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狄仁傑第三十六

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吕后欲王諸吕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儼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爲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柰何勢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疆計封王諸吕吕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吕氏以亡豫王旣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

志得氣滿以爲武氏有大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大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決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徵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大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爲後且母子與姑姪執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官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旣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東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

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歷代論五

唐玄宗憲宗第三十七

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玄宗繼中睿之亂政紊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羅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斥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悅者諛佞也故禍發皆不旋踵若令符節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失真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統部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樂城後集卷第十

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栢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

敢以利害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中力以致貞觀之

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

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洎裴度李

絳後用常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

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

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後雖以公

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融惡朕已罪

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

而言利者爭進帝堅楊慎矜王鉷目以益甚至楊國

忠而聚歛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台憲

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异皇甫鏐皆以利

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乎欲崇臺池官

觀以自娛樂异鏐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

度卒逐去而异鏐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

宗在位歲久聚歛之害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

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

橫遂與唐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恐

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盡玄憲之淫伏所獲無幾

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

姚崇第三十八

唐史官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

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

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

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

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玄

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復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

天下事迎刃而解若無足為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

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視

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群

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

捕蝗雖古之道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

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已可疑矣既而

崇所親吏趙誨以財死崇懼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頌皆言三年喪未終不可巡

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

問崇崇曰符堅故毀也山有朽壤而崩木蠹而折理

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

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
 大考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
 遷長安裴輝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
 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官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
 令妨農獨赦所過相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
 東幸之計林甫獻西還之議其意同耳孰謂崇獨賢
 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
 卹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
 後崇璟既沒玄宗愈老愈輕蔑群臣方任張九齡而
 廢太子瑛用牛仙客則聽李林甫方發楊國忠而縱
 安祿山則用輔璆琳專以適己為悅類崇有以啓之
 也故吾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
 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第三十九

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廢之亂玄宗厲精政事姚崇
 宋璟彌縫其闕而損其過庶幾貞觀之治在易天下
 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為在易
 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
 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
 至石必差寸寸而量致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窳失

故無妄之世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其曰無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得邑人之焚其五曰無妄之疾
 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獲必菑而後畲小人所謂無
 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獲不必旗耕也於道可畲
 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
 行人也而責得於邑則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
 其橫故無妄之疾雖勿藥何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
 者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
 文融得其隙論之請治籍外羨曰逃戶命攝御史分
 行括實玄宗壽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
 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
 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十餘
 萬田亦稱是然州縣希肯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
 戶為客歲終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
 淺言之則失在求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時帝方以
 耳目之奉責得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為聚飲
 以迎侈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
 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情不平而欲平之小人僥倖其
 利以為進取之計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沉近世之
 賢相也嘗言吾在朝廷十有餘年無功可紀推加之

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持此聊以報國古今善言醫者患醫之難以爲有病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愚醫舉目皆是愚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陸贄第四十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爲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贊始以從官事唐德宗老而爲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關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善人不常其德或承之蓋贄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無常以巫醫之明而治無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以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二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女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爲之抽貫弄閒架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爲禍亂之首者獨四五

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誑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皆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况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願復爲惡老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猶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畔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誣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上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氏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敗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棄而遠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何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無詞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曰方諸將無復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其肯捐驅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賈將降詔軍中獎萬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仕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比觀之帝常持無常之心故前勇而後

怯贊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爲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旣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可帥張絳旣爲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昇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而贊賢非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贊因事言曰齊桓公自昔入齊伯業旣成而管仲以不忘在昔爲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其執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領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蒼龜也贊言雖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爲使贊反國而爲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四十一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

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爲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吏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止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議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役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困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爲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廷乂之權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爲安而德裕以制勝爲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憂矣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爲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爲恨雖議者亦不直增孺然吐蕃自是不爲邊患幾終唐僧世則

孺之言非爲私也。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爲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又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爲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哲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如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南，訴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實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僻逆意，倖然小文去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藪後皆爲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韜第四十二

國無彙而後可以伐人，冒彙以伐人，敵無彙則已受其災，敵有彙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暴，思亂之民以伐具，具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色靈

王遂死於外，齊潘王質而好勝，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彙以攻人，其禍如此矣。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卜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沉酒聲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整於耳曰之奉，民怨兵怒，國有上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偪起未有識安危之幾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廉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及目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已。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蜀之易與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彙以伐人，蹈齊潘之禍而以爲安，借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馮道第四十三

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雖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桓之子貢以爲不仁問之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千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於管子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散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而爲何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議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

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每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類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相陰公爲漢嗣而使道逆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母使我爲妄語人太祖爲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無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爲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少怨哉

兵民第四十四

事固有出於不得已而爲後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劉蕤蘇二也何謂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界之才界之才則付之祿隨其精粗適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資

其身是未有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讀詩書執射御習書計高可以治人不可以爲役而祿從之矣

農工商賈服田疇通貨賄運機巧上可以雄里閭下可以養親戚而利從之矣有人於此才力過人操行凡鄙上不能爲吏下不能爲民天昇之才而無以資之嬰之以勞苦迫之以饑饉不羣起爲盜則無以求濟其欲此勢之所必至自秦漢以來天下未嘗無是患也唐衰而府衛之兵廢朝廷有禁兵藩鎮有衝兵兵民之分蓋漸於此及五代之際而點涅之兵分布內外於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賦以養兵兵盡其力以衛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成之勞更相爲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於山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蕩無著之人一隸於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俛首受管而不放肆居則學弓劍出則效首級積歲月以取祿位有其才必得其養氣頗相從凡凶人勇夫皆萃於軍中然後人人各得其歸故雖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寧而盜賊不起較之漢唐之間十不三四天下陰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盡於養兵而又較版圖數丁口使之執干戈習戰陣奪其農時而奪

之以鞭扑民有怨心而責其效死以報國求信其私說而不卹後害嗚呼其亦未之思歟

燕薊第四十五

何謂割燕薊之利石晉始以燕薊之地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體以奉之雖號爲創業而日不遑給出帝不勝其詬未有以待之而輕犯其怒遂以亡國是時割地之害深矣至於本朝乃見其利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啗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戒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爲中國之敵漢文帝待之以和親而匈奴日驕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謂之天之驕子非一日也今朝之所以原之者不過於漢文帝而虜弭耳馴服則石氏之割燕薊利見於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據有全燕擅桑麻粟粟之饒燕玉帛子女之富重歛其人利盡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給予之厚賈生所謂三表五餌兼用之矣被醢飲乳之裕而身服錦繡之華口甘麴藥之美至於若藥橘抽無一不享犬羊之心醜然而足俛首奉約習爲禮義吾無割地之耻而獨享其利

此則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寶之亂朔方河隴之兵起而東征吐蕃乘虛襲據郡縣唐內苦藩鎮背叛置而不問百年之間獸心倡狂無復顧忌理極而變部族內潰而唐玉遺黎解辦內嚮中原未嘗血刃而壞王自復今吾不忍塗炭生民而以皮弊犬馬結異類之驩推之天理儻亦有唐季吐蕃之變乎

樂城後集卷第十一

樂城後集第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大夫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忘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觀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年餘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實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生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失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

以來官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佻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謀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又而不止百靈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官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恃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爲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真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崇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

修禮書而兄子瞻出茶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辭還轍始求爲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夜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條例上以轍爲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多牾一曰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轍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富民不免逸限如此則輟差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廣僧牒數千道爲本錢行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卽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和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廡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指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教看祥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究移知歛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輩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屬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權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掄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夜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德聖繼之以並是以皇帝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捐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優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詠一呂嘉問寒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爲九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禁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治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循愒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醜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矣而歸咎先帝不思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

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譎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官觀自便不預貶竄輟具疏其姦請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魁之司馬君實旣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爲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說爲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爲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輒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牙磐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旣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額役盡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越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次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皆舉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白三代常祀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州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蕪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饗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國典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九祀明堂或

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讓皇帝二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人不報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大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夫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親郊轍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

伸前議合祭天地讖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真二年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轍書曰頃者西人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恐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陲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具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健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則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緩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果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宣喻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熟爲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寨夏人遂服輸尋遷起居郎爲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旱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

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汴淀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聞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比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善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迥極豐厚是以敎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成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

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算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關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網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關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網船雖不打造而額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遠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權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

雖欲求富其道無由盜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

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冒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費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一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實矣苟良苦邊遠在

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為然從之惟都水監仍舊轍自為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轍蕪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全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為也即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埃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為然遂申尚書

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撈諸司使知所立額埃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撈出文字郎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徽仲大喜欲擬以為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求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求壽與三省吏數人與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分欲入省體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為御史所攻末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眾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為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芩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

遷朝爲銜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
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
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
以推搡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
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
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輒於延和面論其非退
後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
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
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
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
諛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
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
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
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有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
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
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
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
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

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
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德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
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
有爲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
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
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
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
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
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
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
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
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
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
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
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柵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
子小人勢同米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
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繫身重
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
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淺

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踉蹌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其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覲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際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遠遠又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圖舍施設

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誠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從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後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迹可見之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况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轍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眾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睨官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康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求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餼，功未可謂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贖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願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願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願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入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願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願法，上下二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既行，諸縣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願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願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

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蠲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諺議待時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休哉然大臣估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上有罷免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

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開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界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違遲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

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遼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火之議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約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擢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遼驕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為是面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宜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為不以漸制之及其大甚必嘉之罪只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

至如此豈朝廷羨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搨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修築寨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九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頓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為界此理最為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州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面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詭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

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嘉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後熙河之計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敗不直轍曰熙河師巨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堦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坊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下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飛敕邊臣微仲不敏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人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尚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尚熙河斥其不可議又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請國事親舊得失不置置胷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廡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埃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

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後轍去鋸牙底幾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長，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卽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卽塞此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豈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綫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北添進五七埽，繆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繆約令北流入東，卽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繆數安持，恣意復露第三次，卽乞晉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晉河門，卽不許安持計窮第四次，卽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鞏畫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部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此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便卽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數久之深，以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

漲水之後流河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它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嶮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會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鬻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徽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徽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諭之徽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

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入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晉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特荒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定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聞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

聖求爲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特皇大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賈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埃內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爲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就改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額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之隨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馭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慮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議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第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官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臆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洵洵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

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朋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權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鄴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諭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貸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後徙岳州已乃後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議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管櫟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附於其廋雖遠不忍負也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闕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

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親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